瑞如系列 26

古道西風斷腸人

2

獨孤紅 著

衆利書店



瑞如系列

26

古道西風斷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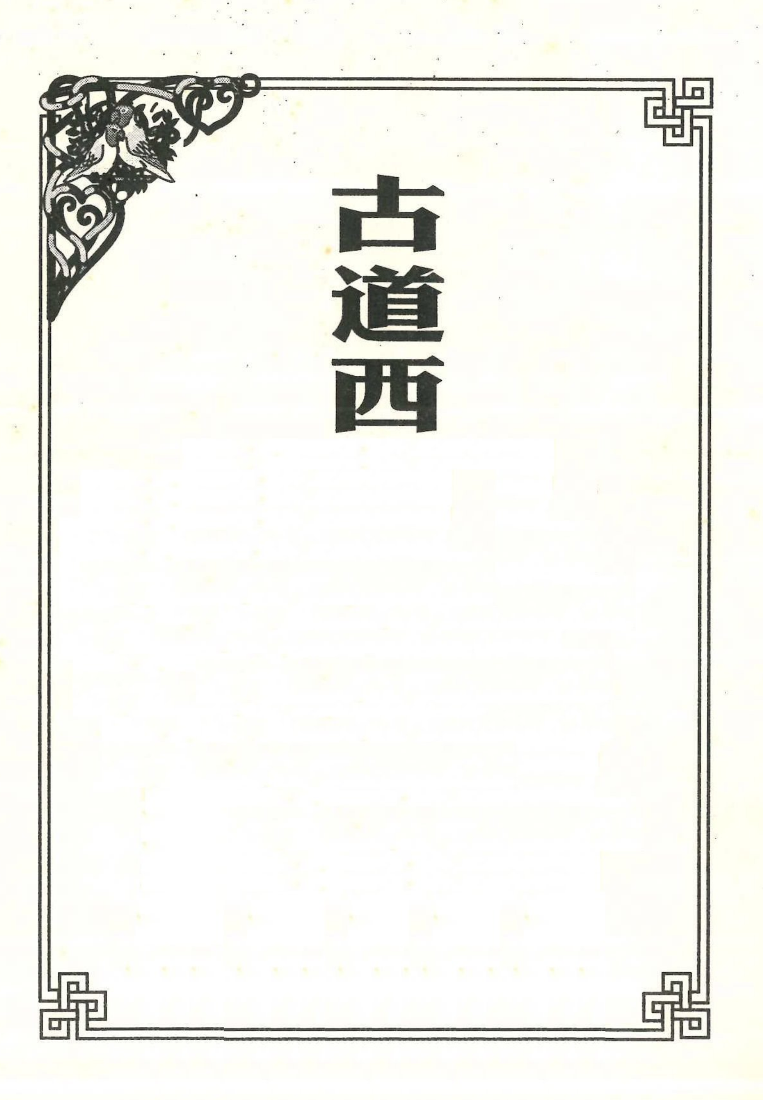
2

書店

170

ISBN 986-7933-04-4

9789867933041 00170



古道西

瑞如作品系列

1	嶽震山河	1-3冊	丹雲	450	元
2	龍鳳引	1-3冊	丹雲	510	元
3	夜夜念奴嬌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4	落跑英雄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5	紅塵羅刹	1-3冊	丹雲	510	元
6	霸槍艷血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7	江湖接班人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8	天齊大帝	1-3冊	丹雲	510	元
9	英雄赤女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0	雙絕奇俠	1-3冊	丹雲	510	元
11	酷呻天下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2	五鳳七仙女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3	武林亞馬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4	多情野馬無情刀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5	柔情種馬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6	月光之城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7	凝玉蓮花	1-4冊	司馬玹	680	元
18	烈焰狂龍	1-4冊	丹雲	680	元
19	繞指神劍百煉刀	1-5冊	司馬玹	850	元
20	霸王解甲	1-3冊	千川	510	元
21	刀劍江湖	1-3冊	蒼天	510	元
22	碧血玉連環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23	碾玉觀音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24	飛雲幻雪江湖路	1-5冊	丹雲	850	元
25	魔劍染天香	1-4冊	司馬玹	680	元
26	古道西風斷腸人	1-3冊	獨孤紅	510	元

古道、西風、斷腸人 第二冊

獨孤紅 著

「萬花堡」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就在附近?只知道來得還真快，只不過一刻工夫，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後，段施主面前不遠處射落了八個人。

八個人當中，四個人是適才那兩名掉了長劍的黑衣漢子、錦袍漢子，還有那遭段施主廢了一隻手的黑衣漢子。

另四人則是三男一女，二老二少；兩個老的，是兩名穿著打扮跟昏死地上的「陰掌追魂」左沖一樣，年紀也跟左沖差不多的老者，一胖一瘦，胖的矮胖，瘦的瘦高，不論矮胖或瘦高，都臉色冰冷，目光銳利逼人，看得出來，都是高手。

兩個年輕的，一男一女，男的二十多歲，女的少一點兒，男女都是一身華服，男的白晰俊逸，算得上個美男子，只是眉宇間一股子傲氣，還有幾分煞氣，女的更是艷若桃李，嬌靨上除了也一股子傲氣之外，還有幾分令人皺眉的刁蠻。

八個人一射落，錦袍漢子立即畏畏縮縮躬身：「就是他！」

這一句，顯示他四人對發生在此地的事，已經是有所稟報了。

儘管是已經聽過了對此地發生的事的稟報了，看見了倒在地上人事不省的左沖，胖瘦兩名老者跟那俊逸、艷麗的一男一女臉上還是變了色。

俊逸華服客冰冷道：「你等真會生事。」

錦袍漢子等四人一驚躬身，都沒說話，是都沒敢說話。

艷麗華服姑娘一雙杏眼緊盯著段施主，柳眉雙揚說了話：「左老都落個這樣，幹嘛怪他幾個？」

這是說連護堡八老之一的左沖都不行，還能怪錦袍漢子等四人麼？

看來姑娘較爲講理，較爲體恤人。

可是俊逸華服客還有話說：「不是他幾個把事辦砸了，左老會落個這樣？」

倒也說得通。

艷麗華服姑娘卻也有話說：「還是不能怪他幾個，誰叫他幾個碰上了好管閒事的高人？」

這就把事推向了段施主，衝著段施主來了。

也就是說不要怪自己人了，要怪怪那管閒事的外人吧。

其實她不必推，事情本就如此。

俊逸華服客一雙目光投向了段施主，突然間明亮了許多，明亮得有點嚇人，話聲更見冰冷：「整件事從頭到尾我已經知道了，我不願再說，也不必再說，我只要你答我兩問，一、姓甚麼，叫甚麼？哪條路上的？二、『萬花堡』跟你有甚麼仇，甚麼怨？」

段施主說話了，他淡然道：「我可以答你這兩問，只是我的回答恐怕不夠讓你滿意。」

俊逸華服客道：「你且答答看。」

段施主道：「先答你這頭一問，我，落拓江湖斷腸人，既然落拓江湖，當然也就是來自江湖路。」

俊逸華服客冷笑：「的確是不能讓我滿意……」

段施主道：「但是真說起來，這無關緊要，是不是？」

俊逸華服客沉默了一下，旋即道：「倒也是。」

還真是，事情都已經走到這地步了，段施主姓甚麼？叫甚麼？是哪條

路上的，有甚麼要緊？

艷麗華服姑娘說了話，冷然、也傲然：「答第二問。」

段施主沒在意，道：「『萬花堡』跟我無仇無怨。」

俊逸華服客道：「那你……」

段施主道：「我答你這第三問，你『萬花堡』的做為不當，我該管，恐怕只要是正義之士，只要碰上，都會管。」

俊逸華服客道：「甚麼叫『萬花堡』做為不當？花老頭兒他要是把『萬花堡』要的東西交出來，不就甚麼事都不會有了麼？」

段施主道：「這就難怪『萬花堡』的做為不當了，既然如此，也就沒有甚麼好說的了，我讓這幾個找你等來，是要你等帶走你『萬花堡』護堡八老之一的左沖，另外還有一件事……」

俊逸華服客道：「聽說你要找的是『萬花堡』身分、地位更高的人？」

段施主道：「是的。」

俊逸華服客道：「你認為我等幾人是『萬花堡』身分、地位更高的人麼？」

段施主道：「四位中有兩位也是『萬花堡』護堡八老中人不說，尊駕與

這位姑娘是『萬花堡』堡主的公子跟千金，在『萬花堡』中，身分跟地位應該是是只比左沖高，不比左沖低，而且當得了家、做得了主吧。」

艷麗華服姑娘嬌靨上的傲氣增添了三分，她沒有說話。

俊逸華服客陰鷙而銳利的目光一疑，卻道：「你不但知道我兄妹，也知道我兄妹來了洛陽？」

段施主道：「不錯。」

俊逸華服客道：「你知道的不少。」

段施主道：「可以這麼說。」

似乎不願多談。

其實真說起來也沒甚麼，只要是武林中人，哪有不知道一龍、二虎、三家、四堡、五莊院的，既然知道一龍、二虎、三家、四堡、五莊院，除了一龍、二虎，尤其是一龍，當然也知道三家、四堡、五莊院都有些甚麼人？

俊逸華服客道：「你知道我兄妹，或許不算甚麼，可是你知道我兄妹也來了洛陽，這就不能不算甚麼了。」

「萬花堡」堡主的公子跟千金聯袂來到洛陽，這是大事，洛陽地面上

不會不知道，洛陽地面上既然知道，身在洛陽的武林中人就不會不知道，這應該也算不了甚麼。

可是，聽俊逸華服客這麼說，他兄妹雙雙來到洛陽，似乎是秘密來到，這段施主也知道，那就的確不能不算甚麼了。

段施主卻道：「以我看，那也不算甚麼。」

還是不願多說。

俊逸華服客道：「你剛說要我兄妹來帶走左老之外，還有一件事？」

顯然，既問不出想要知道的，只好轉話鋒、換話題了。

段施主道：「不錯。」

俊逸華服客道：「甚麼事？」

段施主道：「我要你這個當得了『萬花堡』的家，做得了『萬花堡』的主的人親口許諾，從今以後不再來洛陽騷擾花老一家三口。」

嬌麗華服姑娘柳眉陡揚，煞威逼人，叱道：「我看你是瘋了！」

俊逸華服客則笑了，只是笑得嚇人：「這就是你那另一件事？」

段施主道：「不錯。」

俊逸華服客依然笑吟吟的：「就憑你？」

段施主道：「當然是就憑我。」

俊逸華服客滿臉笑意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冷怒，是陰鷙之氣跟煞氣大盛，道：「你知道不知道我兄妹爲甚麼帶著我『萬花堡』護堡八老裡的兩位來到洛陽？」

段施主道：「當然知道，這就是我爲甚麼要你來帶走左沖之外，還要親口許諾從今以後不再來洛陽騷擾花老一家三口的道理所在。」

俊逸華服客道：「或許你只知道一半，我兄妹此來，除了一定要花老頭兒獻出我『萬花堡』所要的東西之外，還要嚴懲那管我『萬花堡』閒事、壞我『萬花堡』好事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膽大狂徒。」

艷麗華服姑娘冰冷道：「聽清楚了麼？」

段施主不理艷麗華服姑娘，道：「這恐怕就麻煩了。」

俊逸華服客道：「怎麼說？」

段施主道：「你我雙方不但心意相左，甚至根本對立。」

俊逸華服客一笑搖頭：「一點也不麻煩，各憑本事，手上見真章。」

段施主道：「恐怕也只好如此了，只是，左沖的例子……」

俊逸華服客道：「我看見了，就在我兄妹眼前，不是麼？」

段施主道：「你兄妹也知道，左沖仗以追人魂魄的陰掌，從此不能再用了？」

俊逸華服客兩眼厲芒一閃，陰鷙之氣跟煞氣也爲之一盛，道：「當然知道。」

顯然是已經得到稟報了。

段施主道：「那就沒甚麼好說的了，先把左沖扶過去吧。」

俊逸華服客沒說話，只微一抬手。

那錦袍漢子如奉諭旨，立即帶著兩名掉了長劍的黑衣漢子，過來扶起仍人事不省的左沖，退了回去。

段施主又道：「行了，如今由哪位出手？對我施以嚴懲。」

只聽瘦高老者叫了一聲：「少堡主。」

俊逸華服客道：「有勞陰老了。」

瘦高老者姓陰，人如其姓，也陰森森的。

瘦高老者沒見跨步，甚至沒見閃身、沒見動，他人已經到了段施主面前一丈處停住，嚇人。

段施主又說了話：「『無影邪煞』，名不虛傳。」

瘦高老者一雙細目一睜，逼人厲芒爲之一閃，陰冷道：「你知道老夫？」

段施主道：「我知道的多了，眼前還有個『冷面人屠』，沒有錯吧？」

矮胖老者臉色一變！揚聲道：「沒錯，你究竟是何許人？」

段施主淡然道：「『萬花堡』的護堡八老都是成名多年的老一輩人物，武林中人知道、叫得出名號，算甚麼稀罕事麼？」

是理，也讓矮胖老者受用，聽得他有點飄飄然，所以他沒再說話。

同樣的，這話也讓瘦高老者受用，他也沒再多問，只聽他陰冷道：「不必再說甚麼了，你就出手吧。」

段施主沒動，道：「要我出手？」

瘦高老者道：「老夫與人過招，向不先出手，何況對你這後生？」

段施主道：「那又麻煩了。」

瘦高老者道：「怎麼？」

段施主又道：「我與人過招，一向也不先出手。」

瘦高老者臉色一變：「後生，你怎麼說？」

段施主說得毫不猶豫：「我說我與人過招，一向也不先出手。」

瘦高老者更見陰冷，目射厲芒：「後生，你太狂妄，太大膽。」

段施主道：「那倒不是，只是我的習慣如此，你的習慣不也如此麼？我能說你太狂妄，太大膽？」

其實「無影邪煞」就是仗著成名多年及一身武學狂妄、大膽，段施主不會不知道，他只是故意這麼說。

瘦高老者可聽不得這個，加以若是雙方都不願先出手，都堅持，眼前怎麼打得起來？打不起來如何能出氣、能替左沖報仇、能為「萬花堡」雪這個恨？

夠瘦高老者氣得，他臉色連變，兩眼厲芒速閃，氣歸氣，卻不能自貶身分先出手，一時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時候俊逸華服客說話了，只聽他道：「陰老，不要跟個後生一般見識，成全他吧。」

這是要瘦高老者先出手。

艷麗華服姑娘也冷笑道：「怎麼知道他不是膽怯，想取巧？」

這也是要瘦高老者先出手。

她錯了，她應該想得到，左沖是個甚麼情形？她這些人又都是段施主讓她「萬花堡」的人找來的，段施主怎麼會是膽怯？怎麼會是想取巧？「萬花堡」這些人都應該想得到。

不知道瘦高老者想到了沒有？有少堡主跟姑娘說話，他的面子跟身分保住了，可以先出手出氣、報仇、雪恨了，只聽他一聲：「敬遵少堡主跟姑娘令諭。」

他的確不愧是「無影邪煞」，這句話話聲方落，他已然欺到段施主近前，一股陰冷之氣捲向段施主胸腹之間，卻仍然未見他有閃身、跨步的任何動作。

而，也未見段施主動，他已然躲開了。

瘦高老者撲了個空，一怔！脫口道：「你……」

段施主淡然道：「你號稱『無影』，我也不差。」

瘦高老者道：「老夫就不信……」

段施主截口道：「不管你信不信，我要及時再說一句，這一句，對你家少堡主說，也對你說，望以左沖爲鑑，此刻改變心意，還來得及。」

俊逸華服客臉色一變！

瘦高老者則道：「後生，你這一句說得多餘。」

艷麗華服姑娘道：「陰老說得好！」顯然，她的心意跟瘦高老者一樣。

段施主道：「知過不改，執迷不悟，這就是四堡之一的『萬花堡』，我不再說甚麼了。」

瘦高老者道：「你本來就不再說甚麼了。」

話落，他已然又到了段施主近前，只是，這回沒有陰冷之氣捲向段施主，段施主也沒有躲，只見瘦高老者機伶一顫，只聽他一聲大叫，之後，他步履踉蹌退了回去，臉色發白，渾身顫抖，抖得簌簌作響。

「萬花堡」的人都看見了，可是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因爲根本沒見段施主動。

俊逸華服客驚聲叫：「陰老……」

瘦高老者沒說話，段施主說話了：「陰浩他號稱『無影邪煞』，今天他

碰見了我這個比他快的人，從今後，他不再無影，也不再是邪煞了。」

這話說得夠明白了，而且看樣子不假。

「萬花堡」的護堡八老又一個完了。

「萬花堡」的護堡八老在「萬花堡」何等身分、地位？在天下武林何等修爲、威名，一天之中竟連著折損兩個？而且還都是根本沒出幾招，這怎不令人震驚！

俊逸華服客爲之驚怔，一時沒能說出話來。

艷麗華服姑娘滿臉驚怒，揮動著手厲聲叫：「剁了他，剁了他！」

剁，得有人出手，誰出手？

艷麗華服姑娘只叫沒動，俊逸華服客還沒有定過神來，錦袍漢子跟三個黑衣漢子根本不是對手，不敢動，就剩下矮胖老者了，只聽他冷笑連連，騰身撲向段施主。

高手過招，快，快得令人分不出誰是誰？他快得令人看不出兩個人過了幾招，只知道轉眼工夫之後，有人發出了一聲悶哼，人影分開，矮胖老者退回了原處，面如死灰，一動不動。

俊逸華服客已經定過神了，急叫：「洪老……」

段施主從容、泰然，又說了話：「我告訴你吧，『人屠』從此不能再殺人了。」

這也夠明白！

護堡八老又折損了一個！

仍然在一日之間，仍然是那麼容易！

「萬花堡」的護堡八老多麼不可一世，碰上這個「落拓江湖斷腸人」，怎麼就成了紙糊的？

俊逸華服客的震驚可想而知，他又一次的沒能說出話來。

突然一聲尖叫：「你該死，該萬死！」艷麗華服姑娘瘋了似的撲向段施主。

這還得了？俊逸華服客知道，妹妹的所學絕比不了護堡八老，就連他自己也只是勉強跟護堡八老差不多，妹妹這不是以卵擊石？絕對凶多吉少，他心膽欲裂，就打算跟著撲擊，聯手對敵，助妹妹一臂之力，免得妹妹也傷在人手底下。

段施主卻躲開了，也沒有出手。

艷麗華服姑娘撲了個空，叫：「你躲甚麼？你出手呀！」

段施主道：「我一向也不對女子出手。」

這就是說，不跟女鬥。

艷麗華服姑娘顯然聽不得這一句，她跺了蠻靴：「你閉嘴！」

她又要撲。

俊逸華服客及時一把拉住：「妹妹！」

他這是不讓妹妹再出手，再撲擊了。

艷麗華服姑娘掙：「放開我！」

沒掙開。

俊逸華服客急叫：「妹妹！」

艷麗華服姑娘連掙：「放開我，放開我！」

俊逸華服當然不放，沉聲喝：「妹妹！」

艷麗華服姑娘霍然回過臉，又跺了蠻靴：「你這是怎麼了，還算個男子漢麼？八老一連傷了三個，你能不在乎？『萬花堡』是個甚麼所在？還要不

要在武林中立足了？『萬花堡』是個甚麼所在，受得了這個？嚥得下這個？你怕他，我不怕他，他不是說一向不對女人出手麼？正好，我看看他能撐到甚麼時候？」

她還掙，真跟瘋了似的。顯見得姑娘是氣極了。

俊逸華服客想必急了，也因急而氣，就是不放，急怒暴喝：「妳敢不聽我的?!」

艷麗華服姑娘道：「就敢！」

俊逸華服客更急、更氣：「妳……」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怎麼了？你這麼窩囊，憑甚麼讓我聽你的？」

俊逸華服客道：「我窩囊？我是爲妳。」

艷麗華服姑娘嬌靨一仰：「不用，我不怕他！」

俊逸華服客道：「妳不怕我怕，八老已經連傷了三位，妳要是再有個閃失，我怎麼回去見爹娘？」

這話都說出口了，而且他也說了實話。

聽了這麼一句，艷麗華服姑娘像是突然讓人潑了一盆冷水，剎時間醒

了，火氣也剎時熄滅了，她先是爲之一怔！然後突然安靜了，既不掙了，也不叫了，不過，還只是一瞬間的事；一瞬間之後，她又跺了蠻靴，又叫了起來：「你讓我怎麼辦？你讓我怎麼辦？別人不知道，你清楚，咱們能不拿到那種牡丹秘方麼？可是有他在，咱們就拿不到種牡丹秘方，能不先對付他麼？」

俊逸華服客道：「我清楚，我怎麼不清楚？可是妳也該清楚，我爲甚麼不讓妳出手。」

艷麗華服姑娘當然清楚，其實又何止她清楚，在場的人都清楚，因爲俊逸華服客剛才話說得夠清楚了。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當然也清楚，可是你不讓我出手，你倒是出手呀？」

俊逸華服客臉色一變：「我……」

只這麼一聲，沒有說下去，沒了下文。

艷麗華服姑娘卻又道：「不要忘了，咱們非拿到那種牡丹秘方不可。」

俊逸華服客道：「可是……」

艷麗華服姑娘道：「可是甚麼？我剛才說過，別人不知道，難道你也不清楚？」

俊逸華服客急了，大叫：「我清楚，我清楚，自己家的事我怎麼不清楚？可是……」

又一個可是，然後又住口不言，沒了下文。

其實他不必說，誰都清楚，是因爲段施主。

眼前「萬花堡」的這些人，沒一個是段施主的對手，硬拚只是白犧牲。

艷麗華服姑娘道：「還可是，總得有個辦法呀。」

俊逸華服客道：「我知道總得有個辦法，可是誰有辦法？是妳，還是我？」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你放開我，我跟他拚了。」

她又掙。

俊逸華服客還是不放，道：「妳跟他拚了就有用麼？妳拚得了他麼？」

這話說得更明白了。

可是，艷麗華服姑娘似乎有著好強，連示弱都不願的性情，她道：「不

試怎麼知道？」

俊逸華服客更急了，大喝：「妹妹！」

艷麗華服姑娘還想再說。

靜聽至此，段施主卻說了話：「你『萬花堡』對所謂的種牡丹秘方，似乎是志在必得，非拿到手不可？」

艷麗華服姑娘說了話：「本來就是。」

段施主道：「你兄妹所謂的種牡丹秘方，對你『萬花堡』真這麼重要？」

艷麗華服姑娘道：「你多此一問。」

似乎還真是，已經說了半天了，而且，不重要也不會這麼勞師動衆，連少堡主跟姑娘都來到了洛陽。

段施主道：「再怎麼重要，也不該用這種手段。」

艷麗華服姑娘道：「不用這種手段，花老頭兒肯給麼？」

真說起來，還真是。

段施主道：「奈何碰上了我，這種手段行不通。」

艷麗華服姑娘道：「你……有行得通的辦法？我『萬花堡』願意出重金，

花老頭兒他肯賣麼？」
這倒是！
段施主道：「這也未必行得通，你『萬花堡』願意出重金，花老他可不一定非賣不可。」
這倒也是！
艷麗華服姑娘道：「那……」
段施主道：「你『萬花堡』是哪裡聽來的？洛陽『花神』花老藏有種牡丹秘方？」
艷麗華服姑娘道：「不必聽說，想也知道。」
段施主道：「想錯了，據我所知，根本沒有所謂的種牡丹秘方。」
艷麗華服姑娘道：「據你所知？」
段施主道：「花老親口告訴我的。」
艷麗華服姑娘道：「他會對你說實話？他當然不會承認。」
段施主道：「花老會對我說實話，他不會騙我。」
艷麗華服姑娘道：「可是據我所知，花老頭兒藏有種牡丹秘方，這秘方

是前人留下來的，還有個名字叫『富貴寶典』。」
段施主道：「知道來處，還知道名字，這不是想就知道的吧？」
艷麗華服姑娘微一愣，道：「這無關緊要。」
顯然，她是不願透露怎麼知道的。
段施主道：「這無關緊要，只是有關緊要的是，我告訴你兄妹，花老根本沒有所謂的種牡丹秘方，我也不許任何人再來騷擾他一家三口。」
艷麗華服姑娘道：「你說你的，『萬花堡』做不到，我也告訴你，無論如何，『萬花堡』非得拿到花老頭兒種牡丹的秘方不可，『萬花堡』可以出重金，一旦拿到牡丹秘方，『萬花堡』絕不會再來騷擾他一家三口。」
段施主道：「無論如何？」
艷麗華服姑娘道：「無論如何！」
段施主道：「我可以不再說甚麼了，但是我還願意再問一聲，為甚麼？」
艷麗華服姑娘道：「這是我『萬花堡』的事。」
段施主道：「你『萬花堡』總要講理。」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萬花堡』不能講理！」

段施主沒說話。艷麗華服姑娘也沒說話。

段施主沒說話，是因爲他覺得不對。艷麗華服姑娘沒說話，似乎是因爲她發現她說溜了嘴，想收收不回來了。

沉默了一下之後，還是段施主先說了話：「爲了這根本沒有的牡丹秘方，『萬花堡』居然能不惜一切，若說是因爲堡主愛花成癡，似乎讓人難以相信。」

又沉默了一下之後，艷麗華服姑娘也說了話：「我說過了，這是我『萬花堡』的事。」

段施主道：「犧牲了『萬花堡』的所有，也在所不惜？」

艷麗華服姑娘遲疑了一下，香唇邊掠過了一絲抽搐之後才點頭：「不錯。」

段施主看見了，道：「我可以不說，也沒有必要說，但是我還是願意說，跟我說實情實話，也許我幫得上忙。」

艷麗華服姑娘、俊逸華服客聽得都一怔！

艷麗華服姑娘道：「怎麼說？你願意幫『萬花堡』的忙？」

段施主道：「是的。」

艷麗華服姑娘嬌靨冷現詫異神色，深深看了段施主一眼：「這回該我問了，爲甚麼？」

段施主道：「如若『萬花堡』有甚麼不得已，情有可原。」

艷麗華服姑娘又深深一眼：「你這個人倒是個有意思的人。」

俊逸華服客說了話：「你收手不管眼前事，就是幫了『萬花堡』的忙了。」

段施主道：「我不能這麼樣幫『萬花堡』的忙，我還不知道你『萬花堡』爲甚麼非要所謂種牡丹秘方不可，別說花老根本沒有所謂的種牡丹秘方，即使有，我也不能讓你『萬花堡』仗武強取豪奪，尤其不能讓你『萬花堡』用這種手段……」

俊逸華服客道：「這麼說，若是讓你知道『萬花堡』爲甚麼非要花老頭兒種牡丹秘方『富貴寶典』……」

段施主道：「那我也不能收手不管，任由你『萬花堡』仗武強取豪奪，或者用任何不正當的手段。」

俊逸華服客道：「那你就不是要幫『萬花堡』的忙。」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不是說了麼？我『萬花堡』可以不惜重金，出高

價。」

段施主道：「我也說了，花老他可以不賣，何況他根本就沒有種牡丹秘方。」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哥哥說得對，那你就不是要幫『萬花堡』的忙。」

段施主道：「你兄妹是寧可犧牲『萬花堡』的所有，也不願說實情實話。」

艷麗華服姑娘道：「就是我兄妹說了實情實話，你也幫不了『萬花堡』的忙。」

段施主道：「何妨說說看。」

艷麗華服姑娘道：「沒有用……」

段施主道：「難道你兄妹真能不惜犧牲『萬花堡』的所有？」

艷麗華服姑娘沉默了一下之後，突然這麼說：「我娘病了……」

俊逸華服客忙叫：「妹妹！」

艷麗華服姑娘道：「人吃五穀雜糧，誰不生病？有甚麼好怕人知道的？」

俊逸華服客欲言又止，最後還是沒說話。

艷麗華服姑娘接著道：「我娘的病來得突然，而且嚴重，可以說是怪病，

多少名醫束手無策，最後來了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大夫，他居然穩住了我娘的病，他跟我爹一樣，也愛花成癡，尤其愛牡丹，他說洛陽的花老頭兒藏有『富貴寶典』，若能擁有，今生無憾。」

段施主道：「原來如此，是這個醫者要你『萬花堡』……」

艷麗華服姑娘道：「不，不能冤枉他，他沒有要『萬花堡』怎麼樣，是『萬花堡』想讓他盡心盡力治好我娘的病，派人前來洛陽找花老頭兒要『富貴寶典』，想贈送給他。」

段施主道：「令堂得的是甚麼病？」

艷麗華服姑娘道：「不知道。」

段施主道：「不知道？那醫者沒有說麼？」

艷麗華服姑娘道：「沒有，他只說是無名怪病。」

段施主道：「令堂的病狀如何？」

艷麗華服姑娘道：「昏睡不醒，剛得病時昏睡十幾天，不進滴水粒米，日漸消瘦。」

段施主道：「所謂這名醫者穩住了令堂的病情，是……」

艷麗華服姑娘道：「經過他一連三天的診治，我娘醒過來了，可以飲食了，也日漸恢復了，只是還得臥身病榻，不能下床。」

施段主道：「那醫者是怎麼爲令堂診治的？」

艷麗華服姑娘道：「既施藥，也扎針。」

段施主道：「他爲令堂開的是甚麼藥？」

艷麗華服姑娘道：「不知道，他每隔三天來『萬花堡』給我娘治一回病，藥都是他帶來的。」

段施主道：「『萬花堡』也從沒人問過？」

艷麗華服姑娘道：「既然我娘的病有起色，就是仙丹妙藥，他不說，就應該是不傳之秘，不必問，不該問。」

這倒也是。

段施主沉默了一下，道：「既然那醫者並沒有要你『萬花堡』怎麼樣？你『萬花堡』又何必……」

艷麗華服姑娘道：「爲只爲想讓他盡心盡力儘快治好我娘的病，還有，萬一他雖然沒有明說，卻是暗示呢？」

段施主微一怔！道：「那他就不是真正濟世救人的醫者。」

艷麗華服姑娘道：「那是不是更糟？他久等不見『萬花堡』爲他取來他想要的『富貴寶典』，不來爲我娘治病了，我娘的病會怎麼樣？『萬花堡』又該怎麼辦？」

還真是！

段施主道：「若真是讓妳不幸料中，那還真糟，花老根本就沒有種牡丹秘方。」

艷麗華服姑娘道：「事已至今，你還說……」

段施主道：「就是因爲事已至今，我更要說，你兄妹也應該相信。」

艷麗華服姑娘道：「花老頭兒真沒有『富貴寶典』？」

段施主道：「花老親口告訴我的，他牡丹所以種得好，被稱爲『花神』，那是因爲多年的經驗，也是他歷經多次失敗摸索出來的；沒有所謂的秘方，更沒有甚麼『富貴寶典』。」

艷麗華服姑娘臉色變了：「那還真糟了！」

顯然，她信了。

只聽俊逸華服客叫道：「妹妹，妳怎麼能信他……」

艷麗華服姑娘道：「那怎麼辦？『萬花堡』的所有都犧牲了，還能有甚麼？就算娘的病治好了，又怎麼樣？要是真根本就沒有種牡丹秘方『富貴寶典』，那不是連娘都沒有了麼？」

俊逸華服客還叫：「妹妹……」

段施主道：「萬少堡主，難道你真要固執到『萬花堡』一無所有麼？」

俊逸華服客道：「我是爲我母親的病……」

段施主道：「眼前你所面對的，哪一樣對『萬花堡』對令堂的病有助益？」

還真是，仗武強取豪奪所謂的種牡丹秘方，根本行不通，若是不惜犧牲一切，那只有犧牲，還是活不了母親的病，何況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富貴寶典」？

俊逸華服客道：「可是我身爲人子，對母親的病總得盡心盡力。」

段施主道：「那是當然，只是你少堡主如此這般的盡心盡力，對『萬花堡』及令堂的病是適得其反。」

俊逸華服客道：「那我應該怎麼辦？你說你願意幫忙，如今我妹妹已經

跟你說了實情實話了，你還不肯收手……」

段施主道：「我願意幫忙不是幫這種忙，即使是我願意幫這種忙，花老根本就沒有種牡丹秘方，『萬花堡』根本就拿不到所謂的『富貴寶典』。」

俊逸華服客還想再說。

艷麗華服姑娘道：「照你這麼說，你能幫我兄妹哪一種忙？」

俊逸華服客又叫：「妹妹……」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相信他。」

明說了，而且直截了當。

俊逸華服客急了：「妹妹……」

艷麗華服姑娘霍地轉過嬌軀，高揚柳眉，圓睜杏眼，大聲道：「你怎麼不想想？咱們這些人都不是他的對手，他要是有歹意，何必跟咱們費這麼多口舌？只制住你我，逼你我點頭答應，從此不再騷擾花老頭一家三口就夠了，是不是？」

還真是。

俊逸華服客或許想到了，他口齒啓動，欲言又止，最後他還是說了話，

他說的是：「那娘的病怎麼辦？」

艷麗華服姑娘沒答話，回過嬌靨又望段施主：「你還沒有答我問話。」

段施主道：「我願意竭盡棉薄，爲令堂治病。」

兄妹倆都一怔！艷麗華服姑娘道：「怎麼說？你願意爲我娘治病？」

段施主道：「『萬花堡』所以勞師動衆，前來洛陽奪取所謂的種牡丹秘方『富貴寶典』，都是因爲令堂的病，若是能治好令堂的病，『萬花堡』不就不會再要所謂的種牡丹秘方，『富貴寶典』了麼？」

的確。

艷麗華服姑娘還待再說。

俊逸華服客先說了：「你通醫術？」

段施主道：「自認還可以。」

俊逸華服客道：「自認還可以？我母親的病多少名醫都爲之束手……」

段施主道：「令堂的病，不是經過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醫者的診治，才有了起色的麼？名醫不見得能治每一種病，藥要對症，病也要找能治的人。」

還真是！

不過，俊逸華服客還有話說：「說是不錯，可是生病的是我母親，不是別人，我的母親不能讓人試手，好不容易遇上一個把我母親的病治得有起色的大夫，『萬花堡』爲甚麼要換人診治？」

也是理。

段施主也有話說：「我這是爲『萬花堡』解難，如若『萬花堡』能不騷擾花老一家三口，自是可以讓那位醫者仍爲令堂診治。」

俊逸華服客臉色一變：「難道我『萬花堡』還不能做這個主，找誰爲我母親治病？」

段施主道：「你誤會了，我說這，我這是爲『萬花堡』解難，這是兩全的辦法。」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俊逸華服客叫道：「妹妹……」

艷麗華服姑娘道：「難道你不明白他的意思？」

俊逸華服客道：「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只是，倘若他不能治咱娘的病怎麼辦？」

艷麗華服姑娘一時沒能答上話來。

這也難怪，也是她的娘親，事關重大。

段施主說了話：「倘若我不能治令堂的病，我收手不管眼前事，任由你『萬花堡』就是。」

艷麗華服姑娘霍地轉過嬌靨望段施主，杏眼之中閃射異彩。

俊逸華服客雙目之中也異彩閃射，道：「君子一言。」

段施主道：「你放心，我雖然不是知名的大人物，但由來說一句算一句。」

艷麗華服姑娘道：「你這麼有把握？」

段施主道：「我只能這麼說，『萬花堡』也只能相信我。」

似乎是實話。

艷麗華服姑娘點了頭：「好吧……」

俊逸華服客又叫：「妹妹……」

艷麗華服姑娘轉過嬌靨：「你有別的主意麼？」

俊逸華服客欲言又止，最後還是沒說話。顯然，他沒有別的主意。

艷麗華服姑娘轉臉又望段施主：「你甚麼時候可以到『萬花堡』去？」

段施主道：「我隨時可以去。」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兄妹這就回去，你能跟我兄妹同行？」

段施主道：「自無不可，只是有些話我必須說在前頭，在我跟你兄妹前往『萬花堡』期間，我不願『萬花堡』的任何人……」

艷麗華服姑娘截口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答應，我擔保在這段期間，『萬花堡』的任何人不騷擾花老頭兒一家三口，要是你能治好我娘的病，『萬花堡』的人更是永不來騷擾花老頭一家三口。」

段施主道：「妳兄妹何時回去？」

顯然，他接受了艷麗華服姑娘的擔保，他相信艷麗華服姑娘的擔保。

艷麗華服姑娘道：「當然是愈快愈好，這就去！」

她抬皓腕抖玉手，又一聲：「走！」

還真是說走就走，轉眼間，這片廢墟中不見人了。

似乎，「萬花堡」護堡八老裡的三個，跟那傷在段施主手底下的「萬花堡」人白犧牲了。

是麼？

這片廢墟中剛不見人，又一轉眼工夫之後，這片廢墟中又現人蹤。

這回現的人蹤是六個，一女五男，那赫然是公子哥兒跟他的四名隨從，還有馬妞。

一出現，六人都四下張望，公子哥兒道：「怎麼沒人？」莫非告訴錯咱們地方了？

馬妞道：「不會吧……」

少鬍子張望一匝之後，銳利目光落在地上，道：「稟公子，此地有人來過。」

公子哥兒忙道：「此地有人來過？」

少鬍子道：「就在不久之前。」

馬妞嬌靨上難掩失望之色：「這麼說，咱們來遲了一步。」

公子哥兒更是懊惱：「那個人爲甚麼不早一點告訴咱們？」

這句話話聲方落，這片廢墟中又有人現身，來人是個中年灰衣漢子，一臉的精明幹練，一望可知是個經驗、歷練兩豐富的江湖客，只見他微躬身，說話相當恭謹：「公子請不要見怪，在下也是好不容易才打聽到的。」

公子哥兒臉上懊惱之色稍減，道：「那麼，如今……」

中年灰衣漢子道：「在下又打聽到公子要找那位的去處，趕來稟報。」

馬妞忙凝目。

公子哥兒精神一振，忙道：「他哪兒去了？」

中年灰衣漢子道：「公子要找的那位，恐怕是去了『萬花堡』了。」

公子哥兒跟馬妞都一怔！

公子哥兒道：「怎麼說？他去了『萬花堡』了？」

中年灰衣漢子道：「公子要找的那位，是跟『萬花堡』人一起走的。」

公子哥兒道：「一起走未必見得就是……」

少年灰衣漢子道：「在下想不出還有別的可能，而且公子要找的那位，跟『萬花堡』人走的是『萬花堡』所在方向。」話鋒微頓，他接著又是一句：「不知公子要找的那位，會不會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跟『萬花堡』人走的。」

公子哥兒眉梢兒微揚：「我懂你的意思，你太高抬『萬花堡』了，『萬花堡』還沒有那個能耐。」

中年灰衣漢子微一怔！脫口道：「怎麼說？連『萬花堡』都……」

公子哥兒道：「不然我要找的那個人，怎麼能伸手管『萬花堡』的事？」

中年灰衣漢子道：「可是聽說『萬花堡』這趟來的，除了少堡主、護堡八老也來了好幾位。」

公子哥兒道：「『萬花堡』誰來都一樣。」

公子哥兒對段施主信心十足。

也難怪，段施主的確就是那麼一位高手，高手裡的高手。

中年灰衣漢子道：「那在下就不知道公子要找的那位，爲甚麼跟『萬花堡』的人一起往『萬花堡』去了。」

公子哥兒道：「洛陽地面的江湖道，都知道我要找的那個人，跟『萬花堡』是敵非友了，是不是？」

中年灰衣漢子忙點頭：「是的。」

公子哥身道：「這就對了，我要找的那個人，怎麼會跟『萬花堡』的人一起往『萬花堡』去？」

中年灰衣漢子道：「所以在下認爲……」

公子哥兒截口道：「我再跟你說一遍，不可能。」

中年灰衣漢子似乎不好再說甚麼，道：「是。」

公子哥兒似乎也覺出自己的態度跟口氣過了些，道：「不怪你這麼想，不知道我要找的那個人的，都會這麼想，因爲誰都知道『萬花堡』，卻不知道我要找的那個人。」

中年灰衣漢子道：「那在下就不知道究竟是怎回事了？」

公子哥兒道：「無論如何，謝謝你又跑這一趟。」

顯然，他不便再探討，更不便再辯了。

中年灰衣漢子道：「公子好說，在下告辭了。」

一欠身，轉身走了，轉眼間出了廢墟不見了。

公子哥兒轉望馬妞：「馬家姊姊，妳看他會跟『萬花堡』的人一起往『萬花堡』去麼？」

馬妞道：「照理說是不會，可是他爲甚麼會跟『萬花堡』的人一起，又是往『萬花堡』所在的方向去呢？」

公子哥兒眉鋒微皺：「這就是我想不通的。」

只聽小鬍子道：「公子，屬下能不能說句話？」

公子哥兒道：「你說！」

小鬍子道：「公子可以不必傷神，公子找的是李爺，知道李爺往哪裡去了，公子就往那裡找就對了。」

馬妞點頭道：「英護衛說得對。」

原來小鬍子姓英。

公子哥兒想了一下，也點了頭：「好，就聽你的，咱們走！」

說走就走，一行六人很快的行出廢墟不見了。

※　※　※

河南輝縣，有座「蘇門山」，山在東華門外。

輝縣不算大地方，也沒甚麼名氣，可是輝縣的「馬家橋」卻是遠近皆知，俗話說：「不知輝縣，只知馬家橋。」

因爲相傳神農氏在採百草製藥時，就是用輝縣的「百泉」之水調配而成，每年四月，全國藥商齊集「馬家橋」成市，一時車水馬龍，路爲之塞，而且「馬家橋」的藥王庙規模之宏大，也是數得著的。

這座「蘇門山」也不是名山，也不算高，可是有名泉，古蹟也不少。

名泉就是神農取水的百泉，池長達五、六里，分內外二池，爲一小型湖水，有界橋湖亭，水閣涼廳諸勝，此泉夜間出水，白晝停歇，細泉萬道，湧涓不息。

古蹟則有關帝庙，孔子庙，呂祖閣及宋大儒邵雍邵康節的「安樂窩」等。

就在「蘇門山」的一處山坳裡，有一條從外直通往裡的道路，是一塊塊青石鋪成的石板路，寬長可容兩輛馬車並行。

這條石板路的起點，也就是山坳口，矗立著一座宏偉高大的石門，兩根高而粗的門柱，兩根門柱上頂著的那塊門頭，硬是用三大塊青石雕成的，兩根門柱上雕的不是走獸，也不是飛禽，而是百花，各式各樣的花朵，雕工精細高絕。

那塊厚而寬大的門頭上三個擘窠大字，也是鐵劃銀鈎，那三個大字是——「萬花堡」

的確不愧「萬花堡」，從這座石門順著這條石板路往裡，路兩旁整齊的種著姹紫嫣紅、爭奇鬥妍的百花，千姿百態，美不勝收，兩旁花之後，則是

整齊的兩排松樹，青松百花，直能令人塵念全消。

路蜿蜒向裡，萬花與松樹也蜿蜒向裡，直到深處，直到山坳底。

山坳底，座落著一座石堡，好大的一座石堡，看上去，整座堡的外觀都是用一塊塊的青石砌成的，而堡裡，森森樹海之中則露著高喙狼牙，流丹飛簷。

石堡外的堡橋底下，也種著一圈百花，連那上寫三個大字「萬花堡」的堡門上，也雕滿了花。

「萬花堡」真是到處皆花，堡門一邊各四、八名抱刀壯漢，穿的也是錦衣華服。「萬花堡」的堡主真是愛花成癡了！

一輛馬車，五人五騎，進入那座高大石門，順著石板路往裡走。

馬車，車轅上駕車的是那錦袍漢子，跟那廢了右手的黑衣漢子，車簾低垂密遮，車裡坐的不知是誰？

五人五騎則是兩名黑衣漢子、俊逸華服客、艷麗華服姑娘，還有段施主。未見護堡八老中的那三位，想必都在車簾低垂密遮的馬車裡。

進入山坳之後，一路之上雖然美，段施主卻是面無表情，看也沒看一

眼。

那兄妹倆也是如此，不知道是因爲看多了，不稀罕，還是因爲有心事。恐怕是後者，事不但沒有辦成，護堡八老一連折損了三位，回來怎麼交代？怎麼會沒心事？

馬車跟五人五騎順著石板路到了一處廣場，相當大的一片廣場，廣場兩旁是一間間的石屋，每間石屋前各有一塊花圃，種著四時的花卉，奇花異卉盛開，又是一片花圃錦簇。

石板路的盡頭，是一座飛簷流丹，狼牙高喙宮殿式的建築，宏偉高大，美侖美奐，不知道是甚麼所在？這座建築後，另有一堵高牆，牆上兩扇高大拱門，就在這座宮式建築的左右，那堵高牆的另一邊，也就是高牆之後，樹海森森，濃蔭蔽天，森森樹海之中露著幾角飛簷狼牙，想必那是後堡所在，高牆分隔了前堡後堡。

這時候，廣場兩邊的各間石屋裡奔出了幾十名錦袍及黑衣漢子，奔向馬車的奔向馬車、奔向五人五騎的奔向五人五騎，顯然這是迎接。

也就在這時候，那堵高牆上右邊那座高大拱門豁然大開，從後堡那一

邊走過來一前二後，再後是五名華服老者，一共是八個人。

最前面那位，是位五旬上下的清癯老者，一襲上繡白花的錦袍，頭戴金冠，看上去相當溫文，頗有幾分王者的氣勢。

背後也是五旬上下的兩名老者，著華服，中等身材，兩人不但穿著打扮相同，就連相貌也長得一樣，想必是一對孿生老兄弟。

再後那五名華服老者，穿的一樣，但年紀、高矮、胖瘦，各不相同。

從各間石屋裡奔出來迎接的那些錦袍漢子、黑衣漢子，忙都停住，一起躬身，相當恭謹。

車轅上的，健馬上的，也都忙下車，下馬，俊逸華服客、艷麗華服姑娘齊聲叫：「爹。」

難怪，原來是「萬花堡」的堡主。

段施主也下了馬。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說了話：「回來了，事情辦得怎麼樣了？『富貴寶典』拿到了麼？」

俊逸華服客、艷麗華服姑娘互望一眼，還沒有說話。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目光左右一掃，又道：「左老、陰老、洪老呢？怎不見他三位？」

總得面對，總得說，俊逸華服客臉色發白，還在猶豫，艷麗華服姑娘說了話：「在車裡。」

察言觀色，再聽這話，這麼大年紀的人了，再加上能爲一堡之主，又是老江湖，多少總有點明白，臉色一變，兩眼立現厲芒，霍地轉望那低垂密遮的車蓬。

他背後那對孿生老者左邊一名，閃身撲到車前，伸手掀起了車蓬。

車裡，盤坐著「陰掌追魂」、「無影邪煞」、「冷面人屠」，如今三人神情頹廢，臉色痛苦羞慚，齊聲說話，話聲沙啞，顫抖：「堡主，屬下無能……」

那五名華服老者臉色變了。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震聲問：「這……這是怎麼回事？」

「陰掌追魂」、「無影邪煞」、「冷面人屠」三張老臉上閃過抽搐，都沒有說話。到底還顧面子，不好說。

金冠錦袍老者霍地轉望俊逸華服客，震聲又問：「飛兒！」

俊逸華服客竟不敢直視堡主父親的逼人凌厲目光，他忙轉望艷麗華服姑娘，叫：「妹妹……」

他不敢說，這是叫妹妹說。

從這一點看，身爲少堡主的俊逸華服客，大不如艷麗華服姑娘。

艷麗華服姑娘毅然面對，她抬手指段施主，道：「左老、陰老、洪老傷在了他的手底下。」

多少道目光霍地望段施主。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道：「他？」

艷麗華服姑娘道：「他就是那管咱『萬花堡』閒事的人，他說他是『落拓江湖斷腸人』。」

話聲一落，衆錦袍漢子、黑衣漢子立即圍向段施主。

五名華服老者中有人暴喝：「閃開！」

衆錦袍漢子、黑衣漢子立即退向兩旁。

五名華服老者向金冠錦袍清癯老者躬身：「屬下等要爲左、陰、洪三位報仇雪恨，請堡主允准。」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雙眉一揚，就要說話。

艷麗華服姑娘先說了話：「慢著！」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望艷麗華服姑娘。

艷麗華服姑娘道：「他如今是我請來給娘治病的大夫。」

聽見的都一怔！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道：「怎麼說？他如今是妳請來爲妳娘治病的大夫?!」

艷麗華服姑娘點頭：「是的！」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轉臉向俊逸華服客：「飛兒。」

這是向兒子求證，也是問兒子是怎麼回事?

俊逸華服客卻又望艷麗華服姑娘：「妹妹，還是妳說吧！」

艷麗華服姑娘可不怕說，她說了，從頭到尾說了個清楚。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卻聽得臉色連變，聽畢，立即怒叫：「荒唐，妳瘋了?他伸手管咱『萬花堡』的閒事不說，還連傷左、陰、洪三老，這種人該碎屍萬段，挫骨揚灰，妳居然還把他請來堡裡爲妳娘治病……」

艷麗華服姑娘道：「我這是為『萬花堡』、為娘，沒有辦法裡的辦法。」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道：「怎麼說？妳這是為『萬花堡』、為妳娘，沒有辦法裡的辦法？」

艷麗華服姑娘道：「左、陰、洪三老一連都傷了，哥哥跟我又不是他的對手，我能怎麼辦？他說他能治娘的病，又願意治娘的病，您說，我又能怎麼辦？」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道：「妳……荒唐，妳真瘋了，『萬花堡』現有能為妳娘治病的人，『萬花堡』也不是沒有人了，妳竟然不知道該怎麼辦？」

艷麗華服姑娘道：「以您說，應該怎麼辦？」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怒叫：「怎麼辦？妳居然還問我該怎麼辦？立即把他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姑娘倒是能心平氣和，而且還淡淡的：「您是一堡之主，又是做爹的，那就聽您的。」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咬牙切齒：「妳給我站開些。」他就要抬手示意。

艷麗華服姑娘及時又道：「爹，左、陰、洪三老就在您眼前，你可別怪

我沒有告訴您。」

俊逸華服客此時也叫：「爹！」這是攔阻乃父。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暴叫：「我看你兄妹是嚇破了膽了，我花逢春怎麼會有你兄妹這一雙兒女？」

艷麗華服姑娘道：「您這一雙兒女是為『萬花堡』，他兄妹倆並沒有嚇破膽，只是左、陰、洪三老的實例，以及他兄妹倆出手的結果，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跺腳叫：「武林中數的著的高人我都知道，憑我『萬花堡』的威名，『萬花堡』的實力，我就不信對付不了他名不見經傳這麼一個。」話落，他抬手就要揮。

只聽馬車裡的陰浩叫道：「堡主，不可！」

金冠錦袍清癯老者為之一怔！道：「陰老，怎麼你也……」

陰浩臉色苦澀：「這後生毀屬下三人的平生修為，屬下三人自是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挫骨揚灰，只是姑娘跟少堡主硬是為『萬花堡』著想，堡主不可不聽。」

五名華服老者之中，一名豹頭環眼老者怒叫：「老陰，憑你『無影邪煞』這塊招牌，怎麼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陰浩臉色更見苦澀：「老查，你看我三人還威風得起來麼？」

豹頭環眼華服老者一怔。

左沖也說了話：「堡主跟你五人的好意，我三人不是不知道，只是，若是為我三人再讓你五人受到傷害，我三人就要愧疚一生了。」

天下武林誰不知道「陰掌追魂」左沖，「無影邪煞」陰浩？若不是萬不得已，他二人怎會說這種說？怎會如此滅自己威風？

豹頭環眼華服老者叫了一聲：「老陰，老左。」沒再說話。

顯然，這是聽陰浩跟左沖的了。

護堡八老裡折損的三老有二老說了話，其他五老聽了這二老的，不再強出頭報仇雪恨，身為堡主的金冠錦袍清癯老者花逢春，自然也就無法再堅持，但他氣還是相當氣，叫道：「好，你等不必出手，我親自來……」

艷麗華服姑娘說了話：「爹，我娘一個人的病，已經讓『萬花堡』焦頭爛額了，您還要再添一個麼？『萬花堡』是不是想從『四堡』之中除名？」

花逢春氣得發抖，戟指姑娘，叫：「丫頭，妳……」

姑娘道：「您不要這麼生氣，為一冊甚麼『富貴寶典』，竟派出人去向一個洛陽種花老農強取豪奪，甚至擄人孫女，本就是『萬花堡』的不對，你仔細想想看是不是？」

花逢春道：「這不都是為妳娘的病麼？」

姑娘道：「不錯，都是為了我娘的病，只是，如今有人願意不計前嫌，為我娘治病，而且他說他能治，也不再需要甚麼『富貴寶典』，唯一的條件只是要『萬花堡』不再騷擾洛陽老花農一家三口，您又何樂而不為？」

花逢春似乎沒那麼氣了，道：「他說他能治？」

姑娘道：「是的。」

花逢春道：「要是他不能治呢？」

姑娘道：「他說他願意收手，不再管這件事，他也任憑『萬花堡』處置。」

花逢春目光一凝：「這話是他說的？」

姑娘道：「正是！」

花逢春一點頭：「好，我記住他這句話了，人是你兄妹找來的，我不管

了！」一頓揚聲：「迎左、陰、洪三老入後堡，好生伺候。」

話落，他轉身向後堡行去。

那一對孿生老者跟那五名華服老者當然轉身跟了去。

也自有人小心翼翼扶那三老下車，兩個攙一個的行向後堡。

那幾十名錦袍漢子、黑衣漢子站著沒動，不知道該怎麼辦？

姑娘說了話：「都站這兒幹甚麼？還不快把馬匹接過去，散了。」

那幾十名錦袍漢子、黑衣漢子如大夢初醒，這才忙過來七手八腳接過幾匹健騎散去。轉眼間，偌大一片廣場上只剩下段施主跟那兄妹倆。

段施主說了話：「多謝姑娘。」

艷麗華服姑娘道：「謝我甚麼？」

段施主道：「謝姑娘讓我免於一場武鬥。」

艷麗華服姑娘道：「你知道我爲我『萬花堡』。」

段施主道：「爲正確的事敢抗拒老父，姑娘一樣令人敬佩。」

艷麗華服姑娘道：「不要捧我了，你能不能治我娘的病？我身上還背負著呢。」

段施主道：「姑娘放心，令堂的病我一定能治。」

姑娘道：「還沒有看過，就知道一定能治？」

段施主道：「沒有過個把握，我不會伸手攬下這件事，跟隨著兄妹來到『萬花堡』，病也不過就是那幾種，我治過不少疑難怪病。」

姑娘道：「那是最好不過，我兄妹既然把你帶來了『萬花堡』，你就是我『萬花堡』的客人，請先到大廳坐坐，喝杯茶。」

她抬皓腕，往那座宮殿式的建築讓。

原來那是「萬花堡」的待客大廳，可真夠氣派的。

段施主沒動，道：「我來『萬花堡』不是來做客的，請讓我先看令堂的病。」

姑娘道：「不急在這一刻。」

段施主道：「救人如救火，片刻之差便足以延誤病情。」

姑娘看了段施主一眼：「好吧，請跟我來。」她轉身往後堡走。

段施主跟了過去，俊逸華服客默默的跟在段施主後頭。

他是少堡主，他是兄長，如今卻成了妹妹做主，似乎在平常日子裡，

論做事，論擔當，他就不如妹妹。

段施主跟著姑娘過拱門進入後堡，眼前又是一番景象，到處是濃蔭大樹，到處是花木扶疏，似乎世上的花都到「萬花堡」來了。

所以，這後堡不但美，還香，尤其寧靜，一眼看過去，不見一個人。

林木中，亭、台、樓、榭一應俱全，段施主跟著姑娘一陣東彎西拐之後，到了一間精舍前。

精舍紅磚綠瓦，小巧玲瓏，門關著，聽不見一點聲息。

姑娘上前叩門輕叫，門輕開，開門的是名清秀錦衣婢女，一見姑娘，盈盈施禮：「少主，姑娘。」

姑娘輕問：「夫人醒著麼？」

那名婢女道：「回姑娘，夫人睡著。」

姑娘道：「甚麼時候睡的？」

那名婢女道：「夫人睡著有一會兒了。」

姑娘回望段施主：「跟我進來吧。」

她先進了精舍，段施主跟著進去。

精舍雖小，卻分內外兩間，外間是間小客廳，佈置擺設都相當典雅，而且窗明几淨，點塵不染，裡間門上垂著上繡各種花朵的布簾，應該是臥房所在。

姑娘回過頭來一聲：「請稍候。」她先掀簾進入裡間，旋即又掀簾探出螓首，請段施主進去。

這是先看看母親此刻的情形，段施主是否適合進入。

段施主進了裡間，俊逸華服的少堡主跟隨在後。

裡間果然是間臥房，小了些，但是舒適、淡雅，靠裡一張睡榻，姑娘跟另一名錦衣婢女站在榻前，榻上仰臥一相貌慈祥，雍容的婦人，看上去約摸四十餘，正睡著，睡得相當安穩，看上去沒有一點病容。

姑娘輕聲道：「這就是家母。」

段施主一雙目光凝注在婦人臉上，道：「令堂不像個有病的人。」

姑娘道：「家父跟我兄妹，還有多少醫者，都是這麼看，可是事實上……」

段施主截口道：「姑娘說，令堂起先昏睡不醒，後來經過這一醫者診治，醒是醒過來了，但是仍臥身病榻，不能下地？」

姑娘道：「是的。」

段施主道：「神智、言語、飲食如何？」

姑娘道：「一切如常。」

段施主沉默了一下，道：「請姑娘叫醒令堂。」

姑娘上前輕拍輕喚，叫醒了婦人。

別看姑娘性情強頑剛烈，此刻可是輕柔小心，這顯示她不但也有女兒家特有的一面，而且也是個孝女。

婦人醒來，頭一眼望見姑娘，道：「舞兒，怎麼妳在這兒？」接著望見俊逸華服客跟段施主，道：「飛兒也來了？這位是……」

說話卻顯得有氣無力。

姑娘道：「娘！這位是哥哥跟我爲您請來的另一位大夫，哥哥跟我帶他來看您的。」還是把兄長放在前頭。

婦人道：「我這病不是有大夫能治了麼？而且治得已經有了起色，怎麼……」

姑娘道：「可是您還是老不能下床，多請一位大夫看看，總是好的。」

婦人看了看段施主，沒再說話，顯示她聽了姑娘的。

姑娘望段施主，這是讓段施主爲母親診治。

段施主道：「容我先爲夫人把脈。」

婦人自己伸出的手臂。那名錦衣婢女爲段施主搬來了凳子。

段施主坐在榻前，隔著衣袖爲婦人把了脈，然後他請婦人張開嘴看了看，最後他讓姑娘按開婦人的下眼皮看了看，站起，道：「擾了夫人安睡了。」

婦人道：「好說，先生這是爲我診治，我感謝。」

這話，顯示出婦人的性情、爲人。

段施主微欠身：「不敢當，治病乃醫者天職。」

姑娘說了話：「看好了？」

段施主道：「是的。」

姑娘道：「怎麼樣？」

病人家屬都希望，而且急於知道診治的結果，這是人之常情，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段施主未答，道：「請夫人歇息吧。」

這如同告退。姑娘懂，她看了段施主一眼，道：「娘歇息吧。」

婦人也沒有說甚麼？

姑娘與俊逸華服客、段施主告退出了裡間，姑娘有點急不可待：「家母的病……」

段施主道：「不要再擾夫人安歇。」

顯然，段施主還是不肯說。

姑娘又看了段施主一眼：「請跟我來。」

她帶著段施主出了精舍。

一出精舍，一直沒說話的俊逸華服客說了話，有些急，也有些不悅：「到底是怎麼回事？看出我娘是甚麼病了沒有？」

姑娘凝望段施主，這也是姑娘急於知道的。

段施主略一凝神，似在聽甚麼？然後道：「眼下只有賢兄妹在，可以說了，令堂這不是病。」

兄妹倆都一怔！俊逸華服客道：「怎麼說……」

姑娘道：「家母這不是病？」

段施主道：「不錯，令堂這不是病。」

姑娘道：「那是……」

段施主語出驚人：「令堂是中了毒。」

的確驚人，兄妹倆一怔！俊逸華服客脫口叫：「家母這是中了毒？」

姑娘也叫：「怎麼會……」

段施主道：「令堂的脈象如常，喉間也不見顯示，只有眼皮的血色稍有跡象。」

姑娘又一聲：「怎麼會?!」

段施主沒有說話。

俊逸華服客道：「家母中的是甚麼毒？」

段施主道：「應該是一種極爲高明的慢性毒，一種出自武林秘製的毒。」

兄妹倆臉色變了，姑娘道：「出自武林秘製的毒？」

俊逸華服客道：「怪不得那麼多醫者看不出來……」

姑娘道：「家母怎麼會中了武林秘製的毒？」

段施主道：「這就要查了，也應該查明白。」

俊逸華服客目光一凝：「你沒有看錯麼？家母確是中了武林秘製之毒？」

段施主道：「我沒有看錯，也可以擔保不會看錯。」

俊逸華服客沒再說話，寒著臉，高揚眉，目閃冷芒，神色怕人，轉身要走。

段施主道：「少堡主請留一步。」

俊逸華服客停住。

段施主道：「少堡主那裡去？」

俊逸華服客道：「稟知家父，盡追查明。」

段施主道：「少堡主可否稍待？」

俊逸華服客道：「這種事怎可遲?!」

段施主道：「這種事的確不宜遲，但是我讓少堡主稍待，自有我的道理。」

俊逸華服客還待再說。

姑娘說了話：「哥哥，你就等一等。」

俊逸華服客神色仍是那麼怕人，道：「說你的道理。」

段施主望姑娘：「『萬花堡』可知道，眼下為令堂治病的這位醫者，甚麼來歷？」

姑娘目光一凝：「你是說……」

段施主道：「毒既是武林秘製，令堂所中之毒，就是有人下毒，在未查出是何人下毒之前，『萬花堡』上下，以及每一個進出『萬花堡』的人，都有嫌疑。」

姑娘道：「這倒是，只知道他是位在輝縣的一位醫者，這就是他的來歷。」

的確，病家只知道大夫是哪裡的醫者，一般這就夠了。

段施主道：「姓甚麼，叫甚麼？」

姑娘道：「只知道他姓華，『萬花堡』上下稱他為華先生。」

段施主道：「是武林中人？」

姑娘道：「『萬花堡』上下沒有看出。」

段施主道：「當初怎麼來的？」

姑娘道：「『萬花堡』派人遠近訪求醫者，就這麼把他從縣城請了來。」

段施主沉默了一下，道：「姑娘說，多少名醫都治不了令堂的病，只有

他讓令堂的病有了起色？」

姑娘道：「是的。」

段施主道：「他能治令堂的病，這是不是表示，他看出了令堂是中了毒？」

姑娘一愣，道：「對呀！」

俊逸華服客道：「是麼？妹妹！」

姑娘道：「你倒糊塗了，看不出病來，如何對症下藥？」

俊逸華服客也一怔！他也明白了，道：「不錯，可是怎麼沒聽他告訴咱們？」

段施主道：「少堡主問對了，這就是爲甚麼我覺得他可疑的道理所在。」

俊逸華服客目中冷芒一盛：「這麼說，是他對家母下毒？」

段施主道：「只能說他最可疑。」

俊逸華服客道：「他這是爲甚麼？甚麼理由？」

姑娘道：「家母昏睡不醒在先，他是甚麼時候下的毒？又是怎麼下的毒？」

段施主道：「這就要問他了。」

俊逸華服客神色更見怕人，轉身又要走。

段施主道：「少堡主，不宜動聲色。」

俊逸華服客停住：「你是說……」

段施主道：「消息走漏，驚動了他，再想找他，恐怕就難了。」

一語驚醒了夢中人，俊逸華服客沒再動，道：「依你應該怎麼辦？」

段施主道：「他甚麼時候來堡爲令堂診治？」

姑娘道：「每三天來堡看病，今天就該來了。」

段施主道：「今天？」

姑娘道：「每三天一定來，來的時候不一定，只是一定在白天。」

段施主道：「這麼說，他今天一定來，只是來的時候不一定。」

姑娘道：「是的。」

段施主道：「讓他來，等他來。」

姑娘目光一凝，緊盯段施主：「我哥哥叫花飛，我叫花舞，閣下你……」

段施主道：「告訴過姑娘了，『落拓江湖斷腸人』。」

姑娘道：「我知道，我是問閣下你究竟是當今的哪一位？」

段施主道：「『落拓江湖斷腸人』就是『落拓江湖斷腸人』。」

姑娘道：「總可以告訴我，因何事而斷腸吧？」

段施主道：「自無不可，因斷腸事而斷腸。」

姑娘沉默了一下，道：「你既然不願說，我也不便再問，『萬花堡』就只認你『落拓江湖斷腸人』了。」

段施主沒有說話。

※　　※　　※

半個時辰之後。

「萬花堡」前堡。廣場上，從堡門方向走進了一名青衣老者。

老者五旬上下，清癯、文質彬彬、長髯五綹，揹著一口藥箱，十足的一個濟世救人醫者，而且還有幾分仙風道骨。

在廣場上走動的「萬花堡」人，對青衣老者相當尊敬，深深躬身叫一聲：「華先生。」

青衣老者則微笑點頭相應。

為堡主夫人看病的那名醫者，段施主等的那名醫者來了。

青衣老者揹著藥箱，逕直行向大廳左邊通往後堡的那扇拱門。

一名錦衣漢子從大廳行出，垂手恭立，揚聲發說：「我家少堡主、姑娘，請華先生廳裡相見。」

青衣老者腳下頓了一頓，隨即改變方向，折向廳門。

錦衣漢子恭迎青衣老者入廳，進入大廳，青衣老者看見了三個人，兩個是他意料中的，也是他認識的，那是少堡主花飛，姑娘花舞，還有一個是他沒想到的，也是他不認識的，那是段施主。

青衣老者見認識的跟不認識的三人起身相迎，忙趕過去拱手：「少堡主、姑娘。」

兄妹倆雙雙答禮，少堡主花飛抬手讓：「華先生，請坐。」

青衣老者懂禮、客氣，再拱手：「謝謝少堡主、姑娘。」

他放下藥箱，跟認識的、不認識的三位一起落了座。

錦衣漢子奉上香茗，然後退了出去。

青衣老者含笑先說了話：「少堡主跟姑娘剛回來？」

花飛道：「華先生知道我兄妹出去了？」

青衣老者道：「聽堡裡的弟兄說，少堡主跟姑娘去了洛陽。」

花飛道：「不錯，我兄妹是去了洛陽。」

青衣老者道：「看牡丹花會去了？」

花飛道：「不錯，是看牡丹花會去了。」

青衣老者道：「美不勝收吧！」

花飛道：「的確美不勝收。」

青衣老者道：「今年我走不開，等明年了。」

花飛道：「先生爲家母的病情錯過了今年洛陽牡丹花會，我兄妹感激之餘也甚爲歉疚。」

青衣老者忙道：「不敢，不敢，少堡主千萬不要這麼說，濟世救人是醫者的天職，哪還有比治病更要緊的事？一場花會算甚麼？何況明年還有，年年都有。」

花飛道：「不管怎麼說，家母的病能有起色，皆拜先生之賜，『萬花堡』永誌不忘。」

人家沒有明要，他沒提「富貴寶典」種牡丹秘笈的事。

青衣老者也沒提，而且轉了話題：「言重、言重，少堡主言重。」話鋒微頓，接問：「少堡主跟姑娘見召，不知有甚麼諭示？」

姑娘花舞說話了：「先生不要客氣，我兄妹只爲請教家母的病情。」

青衣老者道：「不敢當，少堡主跟姑娘只管問，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花舞道：「那最好不過，先謝謝先生。」話鋒微頓，接道：「先生爲家母診治已有一段時日，她老人家的病雖然已有起色，不知爲何卻仍不能下床？」

青衣老者至今不問那位不認識的是何許人？兄妹倆也不爲雙方引見。

青衣老者道：「那是因爲夫人的病還沒有痊癒。」

應該是如此，也如同沒有說。

花舞道：「以先生看，家母何時才能痊癒，離開病榻？」

青衣老者道：「不敢瞞少堡主跟姑娘，眼前還不敢說，恐怕要再等一段時日才看得出來。」

花舞道：「她老人家得的究竟是甚麼病？」

青衣老者沉默了一下，道：「我只能說夫人得的是一種怪病，無以名之。」

花舞道：「無以名之？」

青衣老者道：「是的。」

花舞道：「無以名之，先生多日來如何對症下藥？」

青衣老者道：「姑娘問得好，不瞞少堡主與姑娘，我投以疑難怪症之藥，以治疑難怪症之法來治夫人的病。」

沒能難倒他。不過也如同沒有說。

花舞沉默了一下，忽作驚人語：「先生，家母會不會是中了甚麼毒？」

青衣老者沒有驚，只是一愣：「中毒？」

花舞道：「是的。」

青衣老者道：「姑娘怎麼會這麼想？」

花舞道：「多少醫者都看不出家母得的是甚麼病？先生也無以名之，而現爲疑難怪症……」她沒有牽扯段施主。

青衣老者卻又問：「夫人得的可能是任何一種病，醫者看不出來，不敢信口雌黃，只能以疑難怪症視之，只能以疑難怪症名之，怎麼姑娘單往中毒

上想？」

花舞仍沒有說出段施主來，她道：「我是突然想到了，提醒先生。」

青衣老者道：「我可以告訴姑娘，夫人不是不毒。」

花舞道：「何以見得？」

青衣老者道：「夫人若是中毒，我看得出來。」

花舞道：「我相信先生一定看得出來，我認爲先生只是沒有讓『萬花堡』的人知道。」

青衣老者神色仍然平靜，道：「姑娘怎麼這麼說？」

花舞道：「只因爲家母若是中毒，而不是罹患甚麼怪病，此事非同小可。」

青衣老者道：「因飲食不慎而中毒的事不少，算不得甚麼大不了的事……」

花舞道：「倘若是遭人暗中下毒，是不是就該另當別論？」

青衣老者仍無驚容，卻又一愣：「遭人暗中下毒？」

花舞道：「是的。」

青衣老者道：「夫人怎麼會遭人下毒？」

花舞道：「先生行醫之人，不暗武林事，『萬花堡』列名武林，自難置身武林事外，家母遭人暗中下毒，是絕對有可能的。」

青衣老者道：「可是……」

花舞道：「先生是不是仍然要告訴我，家母不是中毒，沒有中毒跡象。」

青衣老者道：「是的。」

一直沒說話的段施主，這時說話了：「那麼請教先生眼底冷青、喉間發烏，這是甚麼跡象？」

青衣老者看也沒看段施主一眼，道：「姑娘，我明白了，容我告退。」

他站了起來。

花舞跟著站起，道：「先生這是……」

青衣老者道：「少主跟姑娘已經不相信我，而打算換人爲夫人診治了，我自當知識趣退讓。」他一拱手，要走。

花舞道：「先生還不能走。」

青衣老者道：「姑娘這話……」

花舞道：「在沒找出暗中對家母下毒那人之前，『萬花堡』人及進出過

『萬花堡』之人，皆有嫌疑。」

青衣老者仰天一聲哈哈：「不但聽信江湖郎中之言，還把醫者當成下毒的嫌疑犯，簡直是天大笑話，『萬花堡』如此荒唐，可以從武林中除名了。」

話落，仍然要走。

花飛霍地站起，伸手就攔。

青衣老者沉臉冷叱：「憑你也配？」他抬手一拂。

只這一拂，不但把花飛的手格開了，還把花飛震得站立不穩，砰然一聲又坐了下去。花飛堂堂「萬花堡」少主，竟然顯得如此不濟，青衣老者一身武功可想而知。花飛、花舞兄妹倆臉色變了。

花舞道：「你這是不打自招。」她要出手。

段施主又說話了：「現形了，醫者好修爲，我來代勞吧！」

沒見他動，他已然站立在青衣老者面前，擋住了青衣老者的去路。

青衣老者抬手一拂，格開了花飛的手，震得花飛站立不穩，砰然坐下之後，就要往外走，眼前忽然多了個人，這使得他臉色變了，只聽他一聲：「原來是個不露相的真人。」

他抬手抓向段施主心口。一出手便是足以致命的辣招，而且快捷如電，五指指尖帶著觸肌生疼、足以洞金穿玉的銳風，極具威力。

段施主說了聲：「我當不起，你才是不露相的真人。」

他不躲不閃，抬手出招，先是突出一指，疾點青衣老者掌心，逼得青衣老者一驚變招，然後雙方閃電般互換三招，第五招，青衣老者悶哼，身軀一晃後退，砰然也坐回了他的座位。

他再驚欲起，段施主已經到了面前，左掌落在了他的右肩上，淡然問：「還能再動麼？」

青衣老者臉色大變，沒有動，顯然，他知道不能再動了。

花飛這時才站了起來，道：「他不是個醫者，下毒的就是他。」

段施主道：「少堡主錯了，他是個醫者，只是他也是個武林中人。」

花舞目光一凝：「聽你的口氣，似乎知道他。」

段施主道：「賢兄妹應該也知道他，只是沒有想到會是他。」

花舞道：「我兄妹應該也知道他？他是……」

段施主道：「成名多年的一位前輩人物，『辣手即中』司空曉。」

花舞、花飛臉色一變！連青衣老者也臉色一變！

花舞脫口叫道：「怎麼說，他……他就是『辣手即中』？」

段施主道：「正是。」

花飛道：「『辣手即中』司空曉不是多年前離奇失蹤，一直沒有露面現身麼？」

段施主道：「不錯，『辣手即中』離奇失蹤多年，曾經有人說他已經死了，怎麼也沒想到他會出現在此時此地。」

花舞還有點疑惑：「沒有弄錯麼？他確是『辣手即中』司空曉？」

段施主道：「人就在這兒，賢兄妹可以當面問。」

花飛、花舞兄妹還沒有問，青衣老者一雙銳利目光緊盯著段施主說了話：「後生何許人？怎麼會認出老夫？」

不用問了，已經承認了。

花舞道：「真是『辣手即中』司空曉？」

段施主道：「『辣手即中』成名多年，武林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青衣老者「辣手即手」司空曉道：「老夫是問你，怎麼會認得出老夫？」

段施主道：「就這麼認出來了。」

如同沒說。

司空曉道：「多年後的今天，能認出老夫的人不多，能五招之內擊敗老夫的人更少，後生究竟何許人？」

這也是花舞、花飛兄妹想知道的。

段施主道：「落拓江湖斷腸人。」

還是那個詞兒。

司空曉、花飛、花舞都不滿意。

司空曉道：「後生……」

段施主道：「我認爲花少堡主跟花姑娘兩位，急於知道的是你爲何對花夫人下毒？」

這當然是兄妹倆急於知道的。很容易，也很快的就轉移了注意。

花飛喝道：「說！」

司空曉道：「老夫沒有……」

段施主道：「這不像『辣手即中』。」

司空曉默然不語。這就如同承認了。

花舞道：「『萬花堡』跟你何怨何仇？」

司空曉說了話：「『萬花堡』跟我無怨無仇。」

花舞道：「那你爲何對家母下毒？」

司空曉道：「妳『萬花堡』既然列名武林，不會不知道，武林中，有些事不必仇怨。」

花飛、花舞當然知道，像他「萬花堡」派人赴洛陽，找老花農強取豪奪甚麼牡丹秘方，就不是因爲仇怨。

花舞道：「總是爲點甚麼？」

司空曉道：「那是當然。」

花舞道：「爲甚麼？」

司空曉又默然不語。

這是不說，不知道是不願說，還是不敢說?花飛一揚眉，要動。

段施主道：「這也不像『辣手即中』。」

司空曉仍默然不語。

段施主又道：「你是個成名多年的前輩人物，尤其你是『辣手即中』，難道你願意自取羞辱？」

倘若司空曉遭人動手逼供，就是自取羞辱。

司空曉卻仍默然不語。

段施主道：「必然是關係重大，不然『辣手即中』不會甘願自取羞辱。」

的確，成了名的武林人，惜名聲、重顏面，甚於性命，尤其是司空曉這類人物。

花飛又揚雙眉：「那你更是非說不可。」他又要動。

司空曉忽然瞋目喝道：「你敢？」

花飛道：「你看我敢不敢？」他揚手要摑。

司空曉道：「你不要你娘了?!」

花飛手上一頓道：「我娘怎麼了？」

司空曉道：「別忘了，你娘的安危還抓在老夫手裡。」

花飛手收了回去，道：「我會逼你爲我娘解毒。」

這雖這麼說，他顯然是有所顧忌了。

司空曉道：「你敢動老夫一指頭，休想！」

花飛道：「我不信你……」

司空曉道：「你可願試試，拿你娘的一條命，抵老夫的一條命？」

花飛激怒：「你……」

激怒歸激怒，他卻不敢再動了。

花舞也爲之急怒，但她也不能沒有顧忌，她一時也沒有對策，她望向段施主。顯然，這是向段施主求援。

段施主說了話：「花少堡主跟花姑娘總不能因爲不敢動你，而不救花夫人。」

司空曉道：「要救花夫人容易，放老夫走，老夫留下解藥。」

花飛道：「你先交出解藥……」

司空曉冷笑：「你當老夫是三歲孩童？」

花飛激怒，又揚了手。司空曉眼一瞪，花飛揚起的手居然又停住了。

司空曉仰天大笑，花飛臉上爲之一陣紅，一陣白。花舞也跺了蠻靴。

段施主道：「賢兄妹不必如此，這不失顏面，親人的安危抓在人手，任

誰都會有所顧忌。」

花飛、花舞沒說話，可是看得出來，兄妹倆好受些了。

段施主又說了話，這話是對司空曉說的：「可是我沒有顧忌。」

花飛、花舞一怔！

司空曉也一愕：「你……」

段施主淡然一笑：「因爲花夫人不是我的親人。」

花飛、花舞又一怔！這回還多了一份急。

司空曉也笑了，是冷笑：「那你試試？」

段施主又淡然笑：「我這是說笑，在這個時候應該輕鬆一下，花少堡主跟花姑娘怎麼會讓我試？我也不能那麼做。」

花飛、花舞爲之哭笑不得，在這個時候他居然有這種心情？難道真是事不關己？這又算甚麼斷腸人？

姑娘花舞除了哭笑不得之外，還有點生氣，她瞪了段施主一眼。

段施主像沒看見，又說了話，這次卻是驚人之語：「據我所知，你對花夫人下的這種毒，沒有解藥。」

花飛、花舞又一愕！

司空曉也一愣：「後生胡說！」

段施主道：「我胡說麼？」

司空曉道：「你知道，還是老夫知道？」

段施主道：「你知道，我也知道，你對花夫人下的這種毒，是你的獨門奇毒『金剛傾倒、神仙難逃、軟骨散』沒有錯吧？」

司空曉臉色大變，震聲道：「後生究竟何許人？竟然連老夫的獨門奇毒都知道？」

至少他承認對花夫人用的，確是段施主所知、所說的他的獨門奇毒了。

段施主道：「這無關緊要，要緊的是你這號稱獨門的奇毒，有解藥麼？」

司空曉遲疑了一下，道：「老夫這獨門奇毒的確沒有解藥……」

兄妹倆大驚！雙雙臉色大變，神色怕人，驚怒暴喝聲中就要出手。

司空曉及時道：「但是老夫能解，也只有老夫能解。」

下毒的人能解毒，只有下這獨毒的人能解這種毒，這都是合理的。

兄妹倆手上爲之一頓。

段施主搖了頭：「不，還有一個人能解你這獨門奇毒。」

兄妹倆忙凝神。

司空曉道：「還有一個人能解？誰？」

段施主道：「我！」

兄妹倆一怔！

司空曉一怔之後失笑：「後生？你？老夫的獨門奇毒你能解？你也把老夫當三歲孩童？」

段施主道：「難者不會，會者不難，解你那獨門奇毒很空易，只要把體內之毒逼到『百匯穴』，然後針刺放血，奇毒立解，沒有錯吧？」

司空曉臉色大變，驚問：「後生，你……你究竟是甚麼人？」

這等於是承認段施主所說的解他獨門奇毒之法了，也就是說段施主的確也能解他的獨門奇毒了。兄妹倆為之驚喜，齊望段施主。

段施主道：「我就再說一遍，落拓江湖斷腸人。」

司空曉趁段施主說話分神，想猛然往起竄。

段施主道：「我解得了你那獨門奇毒，你解不了我這獨門扣穴之法。」

扣在司空曉右「肩井」上的五指微微一緊。

只這麼微微一緊，司空曉悶哼一聲，身子往下一縮，然後額上見了汗珠，粒粒豆大。

花飛咬牙切齒：「老匹夫，看你還能要挾誰？」

他又揚掌欲摑。段施主伸右手擋住。

花飛叫：「你……」

段施主道：「他是無法要挾誰了，但少堡主這種手法也無法讓他說出少堡主想知道的。」

花舞說了話：「哥哥，聽他的。」

顯然，姑娘對段施主如今是相當信服了。

花飛道：「那你說……」

段施主道：「少堡主若是信得過，讓我來。」

花飛收回了手。做哥哥的也一樣。

段施主突然右掌疾探，在司空曉兩腮上捏了一下，然後收回，道：「在我面前，想嚼舌自絕都不容易。」

司空曉口半張，兩眼發紅，額暴青筋，沒有說話，他是說不出話來了。

花舞叫道：「他想嚼舌，居然不惜一死……」

段施主道：「司空曉，你是十足的老江湖了，怎麼也有這一失一疏？」

司空曉不能說話，不能問，但是他想知道段施主何以這麼說。

花飛、花舞也想知道。

段施主道：「你可知道，你這一嚼舌自絕，等於是不打自招了一半？」

司空曉當然還是不明白，他更想知道了。

花飛、花舞也一樣。

段施主道：「一般來說，像你這種情形，既然落入人手，就應該自知逃生無望，除了十分愛惜名聲，十分剛烈的人，爲了保住性命，爲了免受折磨，十九都會實話實說，你成名多年，不能說你不愛惜名聲，說你沒有性情，但以我所知道的你，卻還不至於寧死不說實話，你爲甚麼會嚼舌自絕？那是因爲你怕洩露實情，不敢說實話，而怕洩露實情，不敢說實話，不是爲自己，是爲別人，也就是說，你怕牽扯別人，這就顯示，你跑到『萬花堡』來下毒，這件事情裡還有別人，我說的對不對？」

司空曉明白了，但是他只明白一半，他面有驚容，既有驚容，應該就是表示段施主說對了。

花飛、花舞兄妹應該也只是明白一半，只是一半，就已使姑娘花舞對段施主投以佩服目光，她問：「怎麼說他這嚼舌自絕如同不打自招了一半？」

這也是司空曉、花飛想知道的。

段施主道：「他只顯露出這件事裡不只是他，還有別人，卻還沒有說出這別人是何許人？爲甚麼跑來『萬花堡』下毒令堂，這不是只招了一半麼？」

花飛、花舞兄妹倆明白了，姑娘花舞覺得，段施主這是有意說笑，在這個時候還能說笑，這位斷腸人應該是位頗爲風趣的人，也顯示出這位斷腸人在處理這麼重大的事情時，還能如此鎮定，可以說是談笑用兵，的確是位高人，她不由又投過佩服一瞥，只是這位高人究竟是當今武林的哪一位？她也不由的想。

司空曉也明白了，不知道他心裡怎麼想？但至少知道一點，那就是他會想：這後生究竟是當今武林的哪一個？不但武功高絕，還這麼高明？

段施主又說了話：「司空曉，我這就讓你能說話，你馬上也就有了再次

嚼舌的機會，只要你認爲能比我快，儘管再次嚼舌，不過我要告訴你，你要是再次嚼舌不成，我可是會讓你受一次你生平從沒有受過的痛苦，不信你儘管試。」

他又右掌疾探，一閃而回。

司空曉的嘴不再半張了，合上了，他兩眼閃現怕人厲芒。

而就在司空曉兩眼閃現怕人厲芒的同時，段施主右掌再次疾探，司空曉又一次嘴半張，合不上了，段施主淡然道：「看來你是不信。」

他右掌再探，這次點出一指，點在了司空曉心口之上。

司空曉一張臉立即漲紅，緊接著身軀抖動，簌簌作響，隨即兩眼上翻，喉間格格作響，然後額上見汗，汗珠豆大，衣衫濕了，有如水洗。

花飛、花舞兄妹雖出身武林「四堡」之一，見識過不少武林事，也經歷過不少血風腥雨，卻從沒有見過這個，爲之心驚，姑娘花舞更是轉過嬌靨不忍看。

段施主適時解除了司空曉的痛苦，托上了司空曉的下巴，道：「你信了麼？」

司空曉未再嚼舌，說了話，有氣無力，相當虛弱：「老夫可殺不可辱，後生，你給老夫一個痛快……」

段施主道：「士可殺，不可辱，司空曉，你這不能稱士，不過，你究竟是位成名多年的前輩人物，我願意敬你三分，只是你得讓我能敬你。」

司空曉沒有說話，他已經在逐漸恢復了，不說話不是沒力氣說話，顯然是不願說話。

段施主道：「你是個成名多年的前輩人物，爲甚麼甘心受人指使、受人利用？甚至甘心爲人捨命？不，你不是甘心爲人捨命，你不是爲人捨命的那種人，你應該是怕，寧願捨自己的命。」

司空曉仍沒有說話。

段施主道：「我不知道當今武林誰能讓你怕成這個樣子？我也想不出當今武林有誰能讓你怕成這個樣子？我佩服那個人，佩服他能讓你『辣手即中』怕到寧捨自己性命，爲他而死。」

司空曉還是沒有說話。

段施主道：「我不知道你是怕那個人，還是怕『搜魂奪魄』？」

司空曉一驚！抬眼望段施主。花飛、花舞也一驚！

花舞脫口叫：「搜魂奪魄？」

段施主仍望司空曉：「剛才我那手法，已經讓你很痛苦了，你應該知道『搜魂奪魄』能讓你痛苦十倍。」

司空曉只望著段施主，不說話。

段施主道：「『搜魂奪魄』手法，在武林中常聽人提起，但卻很少有人見過，因爲放眼武林會這種手法的沒幾個，可巧，也很不幸，我就是那少數幾個裡的一個。」

司空曉還是不說話。

段施主道：「你又不信了，要不要再試試？」

司空曉說話了，他除了臉色還有些發白，衣裳還是濕的外，其他已經恢復了，他道：「老夫只求個痛快。」

段施主道：「若能那樣，剛才我讓你嚼舌自絕，不就省得費這麼多口舌了麼？」

說得也是。

司空曉又不說話了。

段施主道：「怕那個人，還是怕『搜魂奪魄』？你做明智抉擇。」

司空曉突然臉色大變，鬚髮俱張，神情怕人，似乎要掙扎著竄起來。

當然，他沒能竄起來，甚至連掙扎都沒能掙扎。

段施主道：「你若是因難以抉擇而又急又氣，那『萬花堡』花堡主、花少堡主、花姑娘兄妹，又當如何？」

司空曉低下了頭，漸漸斂態，漸漸爲之頹然，片刻之後，他抬起了頭，話說得又有點有氣無力：「後生，沒有想到司空曉在成名多年後的今天，會撞在你這麼一個人手裡，老夫認栽了，只是，告訴你，你未必知道……」

段施主道：「說說看。」

司空曉道：「老夫是『日月教』中人。」

花飛、花舞兄妹倆微一愣！

段施主道：「日月教？」

司空曉道：「不錯。」

段施主道：「我確實不知道『日月教』，從沒有聽說過。」

花飛、花舞兄妹倆幾乎同聲：「『萬花堡』也沒有聽說過。」

司空曉有點傲然，道：「你等當然不知道，『日月教』極為神秘，除了『日月教』的人以外，無人知曉。」

花舞道：「你這是說『日月教』指使你來的？」

司空曉道：「不錯。」

花飛也問：「『萬花堡』連知道都不知道你『日月教』，當然也談不上仇怨，『日月教』為甚麼指使你到『萬花堡』來對家母下毒？」

司空曉道：「當然是為了掌控『萬花堡』。」

花飛道：「你『日月教』認為如此這般就能掌控我『萬花堡』？」

司空曉道：「老夫只要在適當時機表明，你認為你『萬花堡』敢不聽老夫的？」

花飛沒說話，他是沒話說了，因為他知道，司空曉說的沒有錯，他母親，也就是堡主夫人的安危掌握在人手，「萬花堡」就不得不乖乖的聽人的。

花舞也知道，她道：「『日月教』用這種手法要掌控『萬花堡』，為的是甚麼？」

司空曉遲疑了一下：「為的是掌控整個武林。」

花舞道：「『日月教』認為掌控『萬花堡』就能掌控整個武林？『萬花堡』不願妄自菲薄，可也不敢這麼自負。」

這是實話。

司空曉沒說話。

段施主雙目之中奇光一閃，要說話。

姑娘花舞臉色一變！先說了話，她急忙道：「難道『日月教』用同樣手法，也在別處……」

她沒有說下去，她一雙美目凝注司空曉，等著看司空曉怎麼說？

司空曉仍沒說話。

段施主道：「我也想到了，恐怕是了。」

花飛忙道：「對，不然他『日月教』怎麼能掌控整個武林？」

花舞又忙問：「三家、四堡、五莊院都有？」

司空曉還是不說話。

段施主道：「你已經說了，還多這個麼？」

不錯，已經說了這麼多了，就算就此打住，不說了，還是已經說了。

司空曉沉默了一下才道：「不錯，三家、四堡、五莊院都有。」

花飛悚然道：「倘能掌控三家、四堡、五莊院，可以說已經掌控整個武林了。」

花舞道：「都能得手麼？恐怕不大容易。」

她一雙美目仍然凝注司空曉，而且是緊緊凝注，她急於想聽司空曉怎麼說？

司空曉卻又不說話了。

段施主卻說了話：「若是我沒有料錯，雖然都是要掌控三家、四堡、五莊院，用的手法不會相同。」

花舞忙道：「是麼？」

段施主道：「請想，三家、四堡、五莊院不在一處，而是分在十二個地方，這十二個地方相隔也都不近，若是由一個人逐一下手，那曠日費時，得等到甚麼時候？而且各家的情形不同，可乘之機不一定都是施毒，所以，應讓是分別派人前往，針對各家的情形、各家的可乘之機下手，才能收效，才

能快捷省時。」

司空曉臉色變了。

花飛一點頭：「對，一語驚醒了夢中人，高明。」

姑娘花舞還凝望著司空曉，道：「是麼？」

司空曉不說話。

段施主道：「不必問他了，他的臉色已經告訴芳駕了。」

花舞驚聲道：「『日月教』究竟是個甚麼教？竟然想掌控整個武林？聽來嚇人。」

段施主道：「的確令人膽戰，『日月教』是針對各家的情形，各家的弱點下手，而且是在人茫然不覺的情形下下手，以令堂中毒的時日算，『日月教』在各家，恐怕不是已經得手了，就是即將得手了。」

司空曉說話了：「後生究竟何許人？司空曉怎麼會撞在你手裡？『日月教』怎麼會碰上你?!」

顯然，這是說……

花飛、花舞神情震動，一臉驚容，齊望段施主。

段施主道：「不急在這一時。」

司空曉道：「『日月教』派出來的這些人，不會人人都像老夫這麼背，正如後生所說，以時日算，各處不是已經得手，便是即將得手，急也沒有用，來不及了。」

姑娘花舞要說話。

花飛驚怒揚眉，要動。

段施主抬手攔住兄妹倆，他目中威稜逼視司空曉：「『日月教』似乎高明好手不少？」

司空曉有點傲然，道：「事實如此。」

段施主道：「既稱教，必有教主，『日月教』的教主，他是怎麼網羅這麼多高明好手甘心爲『日月教』效力的？」

司空曉道：「既爲教主，當然有他的能耐。」

這是實話。

段施主道：「令人佩服，我想知道他是當今武林的哪一位？」

司空曉道：「老夫不知道。」

花舞道：「借用這位的那一句，你已經說了這麼多了，不多這個。」

司空曉道：「不必借用誰的話，老夫真不知道。」

這回不靈了。

花飛說：「難道你不怕『搜魂奪魄』了？」

司空曉冷冷看了他一眼：「你跟老夫談甚麼『搜魂奪魄』？不是這後生，你整座『萬花堡』就得乖乖聽老夫的！」

這是實情！

花飛羞怒，臉上一紅，怒容冷現，又要動。

花舞道：「哥哥，不必氣，要怪只能怪咱們不濟，這麼久都沒有發現，還拿他當神醫、當恩人，甚至爲他派人到洛陽奪取甚麼『富貴寶典』？這又多虧了這位，不是他，『萬花堡』豈不又做錯了事、造了罪？」

花飛震聲道：「妹妹，妳……」

話雖這麼說，他已經收勢沒動了。

段施主像沒聽見，也像沒看見，速恢逼視司空曉：「以你『辣手即中』的名氣、輩分，在武林中的份量，既是『日月教』中人，居然會不知道教主

是何許人……」

司空曉道：「後生，你不必激老夫，老夫就是不知道。」

段施主道：「我可以跟你提『搜魂奪魄』吧？」

司空曉道：「你就是殺了老夫，老夫也是不知道。」

段施主道：「這麼說，你也從沒有見過教主？」

司空曉道：「不錯！」

段施主道：「那麼教主下令派遣……」

司空曉道：「自有傳達教主令諭之人。」

段施主道：「你『日月教』人覆命，又是……」

司空曉道：「不必覆命，任務達成與否，自有人知道。」

段施主道：「這麼說，自有人監視……」

司空曉道：「不必監視，『日月教』人個個忠心耿耿，都會盡心盡力為我教效命。」

段施主道：「你『日月教』那位教主，究竟用的是甚麼手法？居然能讓像你這種邪道巨擘俯首聽命，不但忠心耿耿，甚至不惜捨命？」

司空曉沒說話。

段施主道：「『日月教』人，除了你之外，還有哪些人？」

司空曉說了話：「不知道。」

段施主道：「那麼你『日月教』人之間，如何聯繫？」

司空曉道：「不必聯繫，各幹各的。」

段施主道：「你『日月教』人，又如何互相辨認？」

司空曉道：「不必互相聯繫，自然也就不必互相辨認。」

似乎是理。

段施主卻道：「不然，武林之中的爭鬥，無日無之，若是不必互相辨認，怎麼避免同教人拚鬥廝殺？」

司空曉呆了一呆，一時沒能說出話來。

段施主道：「司空曉，這恐怕是我最後一問了，不要在這時候再找羞辱。」

司空曉低下了頭，可是旋即又抬起了頭，面無表情，唇邊卻閃過抽搐，道：「既然認栽，就認到底吧，後生，擄起老夫的兩隻衣袖。」

段施主用右手擄起了司空曉的左衣袖，花飛過來幫忙擄起了司空曉的

右衣袖，他看見了，花飛、花舞也看見了，司空曉的左小臂上刺著一個象形的「日」字，右小臂上刺著一個象形的「月」字。他道：「司空曉，念你生平無大惡，我留你一條性命！」

他右手放下了司空曉的左衣袖，抬手上點，一指點在司空曉的左胸之上，司空曉應指昏了過去。

花舞忙道：「你廢了他的武功？」

段施主道：「真是對他說了這麼多秘密的報償了，一個對時之後自會醒轉，我把他交給貴堡了。」

他收回了扣在司空曉右「肩井」上的左手。

花飛道：「還沒有問他，是怎麼對家母下的毒？」

段施主道：「少堡主，那已經無關緊要了。」

花舞道：「家母所中之毒……」

段施主道：「若是方便的話，我這就爲令堂放毒。」

花舞忙道：「方便、方便。」

當下花飛召來了人，令將司空曉押走，然後兄妹倆雙雙陪著段施主又

來到後堡那間精舍。

姑娘花舞對母親說明後，堡主夫人自免不了震驚，當然也希望儘快把體內之毒祛除。

段施主遂請花飛、花舞兄妹一邊一個將堡主夫人挾坐在床邊，面向裡，背向外，然後搬把椅子坐在床前，單掌抵在堡主夫人背上，片刻之後，他收手站起，撥開堡主夫人頭髮，以金針刺堡主夫人「百匯穴」，針落血出，其色烏黑，足足放了一酒杯之多，血色才見鮮紅，他爲堡主夫人止血後，點了堡主夫人穴道，要兄妹倆將堡主夫人放倒，讓堡主夫人安睡。

兄妹倆剛才看得爲之心驚，如今一切就緒，自不免激動得對段施主千恩萬謝。

對堡主夫人的一番救治，既耗內力又費事，段施主卻像個沒事人，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再說，也尚未見到令堂下地走動，此刻言謝，爲時過早。」

姑娘花舞道：「我兄妹適才從頭看到尾，不必再見家母下地走動，對閣下的高明醫術已經是十分信服了。」

花飛忙點頭：「舍妹說得是，舍妹說得是……」看來，他如今對段施主是一絲兒仇恨與敵意也沒有了。

花舞道：「我跟我哥哥這就去見家父，稟明一切，可否由我兄妹陪著閣下一起去？」

段施主道：「『日月教』分頭下手各家，挽救事不宜遲，我正要向賢兄妹告辭，前往各家……」

花舞道：「三家、四堡、五莊院，除了『萬花堡』之外，還有十一處，閣下就是再高明，也分身乏術，何不等我兄妹稟明家父之後，讓『萬花堡』也盡一份心力？『萬花堡』可派的人多，跟其他各家也多少有些交情。」

是理。

花飛道：「『萬花堡』可派的人是不少，但卻沒有人會放毒……」

花舞道：「沒聽司空曉說麼？掌控各家的手法，並不全是下毒，而是針對各家的情形施爲，所以，咱們派去的人，並不一定要會放毒，只要能及時阻止，或者予以挽救就行了。」

段施主道：「即使是放毒也不難，只要將體內之毒逼在『百匯』一處，

然後再將毒血放出，最後再讓中毒之人安睡靜養一個對時，就算救了人了。」

花舞道：「那麼閣下是願意讓『萬花堡』也盡一份心力了？」

段施主道：「正如姑娘所說，三家、四堡、五莊院，除了貴堡之外還有十一處，『日月教』是分頭進行，多管齊下，如今勢如救火，我一個人分身乏術，無法兼顧，貴堡願意賜一臂鼎力相助，那是求之不得。」

花舞嬌靨上掠過一絲喜意，道：「說甚麼賜一臂鼎力相助？『萬花堡』忝爲武林一份子，自該爲武林盡一份心力，走吧，先見家父去。」

說走就走，姑娘花舞興衝衝、喜孜孜陪著段施主走，身爲兄長的少堡主花飛反而跟在後頭。

姑娘爲甚麼興衝衝，喜孜孜？母親毒解平安，「萬花堡」又能爲武林盡一份心力，當然高興。

還有沒有別的原因？那就只有姑娘自己知道了。

姑娘花舞陪著段施主到了一處，也沒聽走在後頭的少堡主花飛阻攔。

一進門就可以看出來了，這是間書房，相當大，相當典雅的一間書房。

書房不是待客處，尤其是招待一般的客人，或者是見陌生人，即使是

待客，也是招待知近的朋友。

如今姑娘花舞竟把段施主帶來了這裡，身爲少堡主，做爲兄長的花飛也沒有說話。

花逢春正在書房，他在負手踱步，似乎有甚麼煩心事？一見花舞陪段施主進來，花飛跟在後頭，他停了步，臉上有了怒容：「你兄妹怎麼回事？知道這是甚麼地方麼？」

姑娘花舞像沒聽見，她開始說段施主制住司空曉，救治母親的經過。

聽畢，花逢春臉上的怒容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震驚之色，而且叫出了聲：「怎麼說？妳娘是遭人下毒？不是病……」

花舞道：「她老人家是遭人下毒，不是病。」

花逢春道：「是司空曉？」

花舞道：「是司空曉。」

花逢春道：「『辣手即中』此人我知道，只是從沒見過，難怪沒有認出來……」一頓，問：「妳娘所中之毒，已經祛除了？」

花舞道：「她老人家所中之毒已經祛除了，如今正安睡靜養，一個對時

後醒來，就可以下床走動了。」

花逢春的臉色由震驚而驚怒：「真沒有想到，真沒有想到，竟會有這種事……」

花舞道：「多虧了這位，不然她老人家受制於人，『萬花堡』也得乖乖聽命於人，人是哥哥跟我找來的，所以如今哥哥跟我陪著這位來跟你說明。」

姑娘這句話，顯然是針對老父先前那句「人是妳兄妹找來的，我不管了」說的。

似乎是一語驚醒了夢中人，花逢春一臉驚怒立即轉變爲一臉窘迫、尷尬，轉望段施主：「花逢春老眼昏花，未能看出尊駕是位高人，大恩不敢言謝……」

段施主道：「堡主言重了。」

事既至今，花逢春既然說了這種話，護堡八老中那三位的事，恐怕要自認倒霉了。

花逢春道：「不管怎麼說，『萬花堡』不敢忘尊駕的援手之情。」

段施主道：「不過是舉手之勞，而且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三家、四

堡、五莊院及天下武林。」

花逢春也轉了話鋒：「司空曉說是『日月教』？」

段施主道：「正是。」

花逢春道：「『萬花堡』未聽說過『日月教』，也未聽武林同道提過，想是才有不久。」

段施主道：「恐怕也是因爲它極爲秘密。」

花逢春道：「日月合爲明字，難道這『日月教』與匡復有關？」

段施主道：「在下也這麼想過，只是未聽司空曉提，而且這種手法也不是從事匡復大業者所應有的。」

花逢春點頭：「這倒是，那麼眼下……」

段施主道：「事不宜遲。」

花逢春道：「那麼……」

姑娘花舞道：「跟『萬花堡』有交情，也一向有來往的是另三堡，哥哥跟我分頭前往，別處看爹派誰……」

花逢春道：「三家一向自以爲高高在上，未把咱四堡放在眼裡……」

段施主道：「在下本打算，辭別貴堡之後，先往三家。」

花舞道：「三家就煩勞閣下，恐怕也非閣下不可。」

花逢春道：「那五莊院……」

只聽外頭有人揚聲發話：「啓稟堡主，屬下後堡袁君毅求見。」

花逢春道：「進來。」

外頭一聲答應，進來個錦袍中年人，白白淨淨、斯斯文文，進來恭謹躬身：「堡主、少堡主、姑娘。」

花逢春道：「甚麼事？」

錦袍中年人袁君毅道：「啓稟堡主，前堡管事孫興命人來報，有五男一女來找這位客人。」

這位客人，當然是指段施主。

段施主爲之微怔。

花逢春道：「五男一女？」

袁君毅應道：「是。」

姑娘花舞道：「這五男一女現在何處？」

袁君毅道：「回姑娘，這五男一女現在堡外，這六人說是這位客人的朋友，前堡不知真假，未敢貿然放他六人進堡。」

花舞望段施主道：「這五男一女是……」

段施主道：「不知道。」

他還是真不知道。

花舞又望袁君毅：「這五男一女都姓甚麼？是甚麼來路？」

袁君毅道：「回姑娘，聽前堡來報弟兄說，那五個男的裡的一個自稱姓金，那個女的姓馬，都來自開封。」

花舞又段施主。

段施主聽說男的開封姓金，不知道是誰？聽說女的開封姓馬，他明白了，只是不明白那位開封馬姑娘怎麼會來到「萬花堡」找他？又怎麼會知道他在「萬花堡」？難道是一路打聽？這是有甚麼要緊急事？難道是開封大相國寺……

想到這，他心頭為之震動，道：「這位馬姑娘，我在開封跟她有一面之緣，不知有甚麼要緊急事？竟到貴堡來找我，我出去見見。」

姑娘花舞道：「既是閣下的朋友，就是『萬花堡』的朋友！」她轉過嬌靨吩咐袁君毅：「傳話前堡，請六位客人進堡，大廳奉茶，我陪這位貴客馬上出來相見。」

袁君毅恭應一聲，施禮而去。

段施主道：「給貴堡添麻煩。」

花舞道：「怎麼這麼說？閣下是『萬花堡』的恩人、貴客，倘不嫌棄，『萬花堡』就跟閣下的家一樣。」

花逢春點了頭：「說得是。」

段施主道：「多謝堡主、少堡主、姑娘，容在下先見見這位開封馬姑娘。」

花逢春道：「尊駕謝我花家三口，我花家三口又該謝誰？請……」

花逢春抬手讓，花飛、花舞兄妹倆陪著段施主前往前堡。

到了前堡，當然是直奔那座氣派的待客大廳。

進大廳就看見了公子哥兒、馬妞，還有姓英的小鬍子等四名隨從，都已經在廳裡了，公子哥兒跟馬妞坐著，姓英的小鬍子等四名隨從站著，有一名錦袍中年人陪著，六杯香茗已在几上。

馬妞一見段施主，驚喜忙站起，追了這麼遠的路，找了這麼些日子，終於見著了，怎麼不驚喜？

公子哥兒跟著站起。

錦袍中年人則恭謹躬身：「稟少堡主、姑娘，就是這六位。」

姑娘花舞道：「知道了，你去吧。」

錦袍中年人恭謹答禮，躬身退出。

姑娘花舞從一進來就盯上了馬妞，馬妞卻只顧看段施主了，沒顧得留意花舞。花舞若是知道俊美的公子哥兒也是女兒身，她一定也會盯上公子哥兒。

段施主說話了：「馬姑娘。」

見了追、找多日，想見的人，馬妞驚喜，一顆心像小鹿兒亂撞，江湖賣藝，從小到大，從來沒有過，可是這一刻，姑娘居然說不出話來了，這也從來沒有過，姑娘她一向剛強豪爽。

還好，段施主轉望了公子哥兒：「這五位是……」

話是問馬妞。

公子哥兒一雙清澈目光直直的望著段施主，這時候他自己說了：「我姓金。」

如此而已，沒有多說。

以段施主的武功修爲，以及所顯現的經驗、歷練，絕對是個久處武林，久處江湖的人，他沒有多問，當即爲馬妞、公子哥兒及花飛、花舞兄妹雙方引見。

姑娘花舞當然也是個心竅玲瓏的聰明人，她雖然還沒有看出來公子哥兒也是個女兒身，此刻卻看出來公子哥兒是不願多說了，爲甚麼不願多說？她認爲是因爲有她兄妹這兩個外人在場，所以，寒喧過後，她道：「諸位談吧，我兄妹還有事，失陪了。」

不知道花飛是不是也這麼認爲，反正他是沒有說甚麼，就跟著妹妹一起走了。

花飛、花舞兄妹走了，段施主跟馬妞、公子哥兒坐下了。

段施主這才問：「姑娘怎麼會到『萬花堡』來找我，是不是大相國寺又有甚麼事了？」

馬妞如今能說話了，她道：「不是大相國寺有事……」

她不知道該怎麼說？她望公子哥兒。

公子哥兒可從容泰然：「是我要找你，我到大相國寺遲了一步，碰見馬妞姊姊，她也願意來找你，所以就做伴兒來了。」

這話露了馬妞的心意，馬妞嬌靨一紅，低下了頭。

段施主似乎沒留意，他望公子哥兒：「是尊駕要找我？」

公子哥兒道：「是的。」

段施主道：「聽尊駕的口音，不像開封？而像北京。」

公子哥兒道：「我跟馬妞姊姊一起從開封來，我是北京人。」

段施主道：「尊駕是北京人，姓金？」

公子哥兒道：「姓金是隨口說的，我叫玉琪，是玉麟的妹妹。」

說這說的時候，依然從容泰然。

段施主微怔！目光一凝：「尊駕是……」

公子哥兒道：「女兒家，跟馬妞姊姊一樣，爲了出來方便，只好扮了男裝。」

段施主道：「芳駕剛才說，是誰的……」

公子哥兒道：「玉麟，玉麟的妹妹。」

段施主雙眉微揚：「威武神勇鷹王？」

公子哥兒點頭：「是的。」

段施主臉色變了，片刻之後他才道：「原來是位格格。」

只這麼一句，沒有多說。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一雙清澈目光緊盯段施主：「李大哥，你可以多說一些的，不，你可以多說很多。」

段施主道：「我不姓李。」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我還能不知道你姓甚麼嗎？」

段施主沒說話。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又道：「李大哥，我不但知道你姓李，我還知道你叫李慕嵐。」

段施主仍沒說話。

不知道這是不是默認了。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又道：「李大哥，知道我是誰後，你可以拂袖而去，但是你沒有拂袖而去，我該謝謝你。」

段施主說話了：「格格是格格。」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更讓我敬佩。」

段施主道：「草民不敢當。」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你剛說過，我是我。」

段施主道：「格格是格格，是草民說的。」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那李大哥就不該有這草民二字。」

段施主道：「禮不可廢。」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我是我。」

段施主道：「但格格畢竟是格格。」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在北京，在『鷹玉府』我是格格，如今在這裡，我只是個叫玉琪的女兒家。」

段施主沒說話，他似乎是不想跟西貝公子哥兒玉琪爭辯了。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又道：「李大哥要是真認爲我是我，就別讓我難受。」

段施主說話了：「儘管格格是格格，但是李慕嵐不明白，格格爲甚麼出京來找李慕嵐？」

不再「草民」了，這顯示他不忍讓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難受。

他也承認他姓李，叫李慕嵐了。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一雙美目中閃過異彩，道：「李大哥，我是爲我哥哥。」

李慕嵐道：「李慕嵐愚昧。」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我不是爲我哥哥來找李大哥解釋，事實上事情已經做了，傷害已經造成，還有甚麼好解釋的？再怎麼解釋也沒有用了。」

李慕嵐沒有說話。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我是代我哥哥來還債的，我不忍見他痛苦終日……」

李慕嵐道：「鷹王爺痛苦終日？」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毅然點頭：「李大哥，我不願賭咒立誓，請你相信我，我哥哥真是深感歉疚，痛苦終日。」

李慕嵐雙眉微揚：「既然已經那麼做了，又何必歉疚，何必痛苦？」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我哥哥事先並不知情。」

李慕嵐道：「是麼？」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我再次要說，我不願賭咒立誓，請李大哥相信我，我哥哥事先真不知情，李大哥也一定聽說過我哥哥是個甚麼樣的人？事先要是知情，他絕不會做出這種傷害李大哥的事，即便他已經動了情，即便他不可自拔。」

李慕嵐道：「既然鷹王爺事先不知情，事後又是怎麼知道的？」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我那位嫂子自己告訴我哥哥的。」

一聲「嫂子」，聽得李慕嵐臉上閃過一絲抽搐，他道：「這豈不是傷害夫妻間……」

「那倒沒有。」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我哥哥並沒有怪她，只是自責。」

李慕嵐道：「王爺不必如此，格格更無須替王爺還甚麼債……」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不管李大哥把我哥哥看成甚麼樣人？他總是我哥哥，而且我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我跟我哥哥也兄妹情深，我不能看著他痛苦終日。」

李慕嵐道：「鷹王爺並不欠李慕嵐甚麼，格格請回京去吧。」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我已經來了。」

李慕嵐道：「格格全當出京玩了一趟，也該回去了，而且，江湖不比宦海，格格不宜久留。」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這話說錯了，真說起來，我倒覺得宦海遠比江湖凶險。」

李慕嵐還待再說。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難道李大哥就不問問，我是打算怎麼替我哥哥還這筆債的？」

李慕嵐道：「鷹王爺並不欠李慕嵐甚麼？格格根本無須替鷹王爺還甚麼債，所以也就不必問了。」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既不願問，我也就不說了，好在李大哥日後自會明白。」

李慕嵐似乎沒懂西貝公子哥兒玉琪的意思?道：「剛剛經由『萬花堡』知道了一件武林事，接下來『萬花堡』跟李慕嵐都要忙這件武林事，格格也

更不適宜在江湖上走動，還是儘快請回吧。」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我也許可以就這麼回去，馬妞姊姊也是來找你的，難道你也要她就這麼回去？」

馬妞又紅了嬌靨，垂下了烏雲螓首。

李慕嵐微一愣：「馬姑娘……」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可不，就算馬妞姊姊能這麼回去，李大哥你就不躭心她一個人行走凶險江湖路……」

李慕嵐截了口：「事急正忙，李慕嵐沒辦法送馬姑娘回去，既然是格格找馬姑娘來的，還是請格格送馬姑娘回去。」

這倒好，不但堅決不留人，還想出了辦法。

馬妞抬起了頭，望李慕嵐，嬌靨上還帶著些羞紅，美目中卻滿是讓人不忍的幽怨。

這一點也不像馬妞，往日的剛強、豪爽哪兒去了？

李慕嵐似乎沒看見。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轉了話鋒：「李大哥說事急正忙，究竟是甚麼了不得

的武林事？對了，我還忘了問呢，我在洛陽聽說李大哥爲一位老花農跟『萬花堡』爲敵的事，怎麼如今卻是友非敵了？」

李慕嵐沒有隱瞞，他說了，而且是從頭說到尾，他的用意只是讓西貝公子哥兒玉琪跟馬妞知道事有多急多忙。

哪知事與願違。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忙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沒想到李大哥還精擅醫術，破了一個陰謀，救了堡主夫人，跟『萬花堡』化敵爲友，還得知了這個『日月教』的野心，李大哥，那不是正好麼？如今正要用人，正好我跟馬妞姊姊六個人在這兒，可以派上用場……」

馬妞忙點頭：「公子說得是。」

她還「公子」呢，顯然忘了改稱呼了，也難說，要是往後去玉琪格格她不改裝扮，當著外人還得叫她一聲「公子」。

李慕嵐忙道：「不行，『萬花堡』加上李慕嵐，人是夠了。」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

李慕嵐道：「格格，這是武林事。」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馬妞姊姊算得上半個武林人，我兄妹也沾得上武林邊兒……」

李慕嵐道：「格格原諒，李慕嵐不能讓格格涉這個險。」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不說馬妞姊姊，我跟我哥哥學過，我這四個護衛更是我哥哥給我挑的好樣兒的……」

李慕嵐道：「武林事靠的不全是武功。」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眼前這六個人也都不笨。」

李慕嵐道：「武林事有一半要靠經驗與歷練。」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不說馬妞姊姊，我跟我帶的這四個，也在江湖上行走了不少日子，碰過不少武林人了。」

李慕嵐道：「格格，那不一樣。」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怎麼不一樣？」

李慕嵐道：「不管怎麼說，李慕嵐不能讓格格涉這個險，這也不關格格的事。」

這倒是實情。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還待再說。

李慕嵐道：「格格千萬原諒，李慕嵐斗膽，要代『萬花堡』逐客了。」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一怔：「怎麼說？逐客？」

李慕嵐道：「李慕嵐不得已，事急如救火，李慕嵐跟『萬花堡』的人就要分別趕往各處……」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的意思，就是不能多留我跟馬妞姊姊了？」

李慕嵐道：「正是！」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我跟馬妞姊姊是來找你的。」

李慕嵐道：「李慕嵐不得已，其實，格格跟馬姑娘不必找李慕嵐，再說格格跟馬姑娘也已經找到李慕嵐了。」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李大哥難道就不顧點情份？」

李慕嵐沉默了一下：「李慕嵐若不是好意，大可不必攔格格，真要說情份，李慕嵐跟馬姑娘以前在開封還見過，跟王爺、格格根本就不認識，有甚麼情份可言？」

這是不折不扣的實情，只是，李慕嵐說話不客氣，顯然沒有把當朝柱石虎將，天下武林也都敬仰的「威武神勇鷹王」以及鷹王的妹妹，皇族親貴的和碩公主放在眼內。

其實，若就事論事，李慕嵐他又爲甚麼把這兄妹倆放在眼內？

儘管西貝公子哥兒玉琪是爲她哥哥，馬妞，也等於是爲她自己來的，以她的嬌貴性情，如何能聽這個？她臉色一變，霍地站起，道：「說得好，馬妞姊姊，咱們走！」

她可是說走就走，話落，往外就走。

馬妞當然是忙站起，跟小鬍子等四個急忙跟出。

小鬍子居然一聲沒吭。

其實，說玉琪格格不能聽這個，她多多少少還是聽了，以她的個性，換個人她早就翻了，輕饒得了對方才怪？

玉琪格格帶著馬妞跟她的四名護衛怒衝衝走了，李慕嵐可是連送都沒有送，甚至連動都沒有動，他仍在廳裡坐著。

倒是那原來廳裡陪著的錦袍中年人，忙趕過來陪在一旁把玉琪格格、

馬妞等六個人送出了「萬花堡」。

馬妞很難過，也很不安，跟著玉琪格格邊急步往山坳外走，邊道：「都是爲了我，害得格格受這個……」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一臉怒容，道：「馬妞姊姊，這怎麼能怪妳？這完全怪他不通人情，怪不得我那個嫂子會離他而去，不怪我那個嫂子，要是我，我也會。」

小鬍子說了話：「格格，李爺是好意。」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猛然停住，霍地回身，美目圓睜，雙眉高揚：「甚麼好意？你還幫他說話，好意話是那麼說的麼？」

小鬍子微欠身：「屬下不敢幫李爺說話，李爺說的是實情。」

西貝公子哥兒一雙美目瞪更大了：「你是怎麼了？你還……他都不把你的主子放在眼裡，你還……」

小鬍子道：「格格，這要是王爺，絕不會生氣。」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叫了起來：「甚麼？要是我哥哥，他絕不會生會？他能受這個？」

小鬍子道：「李爺真根本不認識王爺跟格格……」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就算根本不認識，我哥哥跟我是甚麼人？普天之下，誰不敬重？誰又敢不敬重？」

小鬍子道：「格格，李爺非常人，不然王爺又怎麼會在意李爺？」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我哥哥在意他了，他可不在意我哥哥跟我。」

小鬍子道：「也就是因為這，王爺才在意李爺。」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顯然更氣了：「英奇，你……」

原來小鬍子姓英名奇。

小鬍子英奇道：「屬下斗膽，撇開這些都不說，格格出京來，奔波千里，備嚐辛苦，為的是甚麼，您又怎麼能指望李爺顧情份？」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一怔！怒氣似乎消了些，道：「他說不怪我哥哥的。」

英奇道：「格格，不怪歸不怪，不怪並不表示就得顧情份，何況，李爺跟王爺間根本就沒有情份可言。」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沉默了，明顯的可以看出，她臉上的怒容已經消退了，可是還有一點，沉默了一下之後，她才說話：「話雖這麼說，可是我心

裡就是不舒服。」

不管怎麼說，她總是個聽得進話的格格。

英奇道：「這要是王爺，連心裡不舒服都不會。」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又瞪了一雙鳳目：「你可真是吃誰的向誰呀，我哥哥沒有白看重你，照你這麼說，我甚麼都不如我哥哥？」

英奇再欠身：「屬下不敢。」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冷哼一聲，自言自語：「他不讓我管，我偏要管，他不讓我去，我不會自己去？就氣他，就跟他做對，也讓他看看，我這不是武林人的人，也能管他武林事，管得還不比他武林人差！」一頓，凝目望英奇：「你怎麼說？」

英奇道：「屬下當然唯格格命是從。」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道：「你敢不聽！」又一頓，轉望馬妞：「馬妞姊姊，妳說呢？」

馬妞嬌靨上閃過喜意：「格格說甚麼是甚麼。」

西貝公子哥兒玉琪原來的怒沖沖變做了興衝衝，而且豪氣大發：「走！」

她又當先邁了步，這回走得沒那麼快了，但卻是大踏步。

馬妞跟英奇等緊緊跟隨，馬妞既不難受，也不會不安了，如今也興衝衝，也豪氣大發。

只有英奇等四人臉上看不出甚麼。

這時候，「萬花堡」裡……

李慕嵐站起來了，花飛、花舞進了廳，花舞道：「前堡管事稟報，說客人走了？」

李慕嵐道：「是的，走了。」

花舞美目凝注：「閣下怎麼沒送送？」

換誰誰都會有同感。

李慕嵐答得簡單：「沒有。」而且沒說理由。

花舞美目深注：「他幾位跑到『萬花堡』來找閣下，是不是有甚麼要緊急事？那位開封的馬姑娘……」

她只留意一位姑娘。

李慕嵐道：「沒有甚麼要緊急事。」

仍然簡單，而且是只答了一問。

花舞還待再問。

李慕嵐道：「堡主已經派好人手了麼？」

他顯然是不想說下去了。

花舞美目凝注，沒有說話。

花飛道：「家父已經把人派好了，我兄妹往另三堡，他老人家左右的莆氏二老往五莊院。」

花逢春左右的莆氏二老，想必就是那一對孿生的老兄弟。

花舞說了話：「莆氏二老，莆天佐、莆天佑，閣下知道麼？」

李慕嵐道：「大漠雙奇。」

花飛道：「正是！」

花舞又美目深注：「閣下似乎沒有不知道的？」

李慕嵐淡然道：「姑娘問的，可巧我知道而已。」

花舞還待再說。

李慕嵐道：「事不宜遲，貴堡既已將人手派好，咱們應該立即分頭前往，

不能再有任何耽擱，就此告辭。」

不知道李慕嵐是真急著走，還是不願讓姑娘花舞再問下去、再說下去了。說走，他一抱拳，就要走。

只聽姑娘花舞道：「閣下，請留一步。」

姑娘她還不讓走。

李慕嵐只好收勢停住，他沒有問姑娘有甚麼事？他不問姑娘自己也會說。

姑娘花舞道：「直隸金家、江南楚家、西北馬家，閣下要先去哪一家？」

李慕嵐道：「我還沒有決定。」

怎麼會？顯然是不想說。

姑娘花舞美目中泛現幽怨之色，她沒有再問，也沒有再說甚麼，道：「我讓人爲閣下備馬。」

真是，三大家都不近，總該有個代步，是女兒家細心，還是姑娘周到，爲李慕嵐想得周到。

這就只有姑娘自己才知道了。

李慕嵐道：「多謝姑娘，我不擅騎馬，也不習慣，還是走路吧，告辭。」

走了，這回走了。

姑娘花舞沒再叫住李慕嵐，只不過那幽怨之色更濃了，她望著李慕嵐出廳而去。

花飛也望著李慕嵐出廳，沒有動，道：「對一般高手來說，馬不見得比人快，何況他這種高手裡的高手。」

姑娘說話了，有點沒好氣：「我知道，我還能不知道馬不如他快？」

姑娘知道，而做兄長的顯然也知道妹妹的心思，花飛道：「落拓江湖斷腸人，他曾經斷腸過，能讓他這種人斷腸的，應該是……」

姑娘花舞道：「快走吧！」

她疾快往外走。顯然是既不想聽，也不想說。

花飛沒再說甚麼，跟了出去。

※　※　※

南京，又稱金陵，不但山川秀麗，而且是一座富於歷史事蹟的名城。

遠在唐、虞、夏、商、周時，此地屬於揚州，戰國時楚國得此地，因

之稱有王氣，遂埋金予以鎮壓，後始有「金陸邑」之稱。

秦初改名「秣陵縣」，漢改稱「丹陽郡」，三國時，孫權在此建都，號稱「建業」，築石頭城守之，此即「石頭城」一名之由來。

晉又復名爲「秣陵縣」，及至東晉，六朝又先後在此建都，所謂六朝粉黛，正是亡國之君的寢食之處。

隋時再名「蔣州」，繼又稱「丹陽郡」，唐最初名金陵，旋又三易爲「白下」、「江寧」及「金陵府」，南唐又在此建都，稱「江寧府」；宋太祖滅南唐，改稱「昇州」，高宗南渡後，設爲行都，後改「建康府」。

元時易制，改府爲路，初稱「建康路」，繼稱「集慶路」，明太祖統一中國，事實上，是頭一個正式建都的創始者，開出築城，長達六十一華里，平均高度在四十呎以上，最低二十呎，闊在二十五尺以外，磚質佳，所以歷幾百年仍堅如鐵石，其形勢東連鐘山，西據石頭，南阻長干，北帶後湖，闢十三門以通四方，築宮殿以鎮華夏，故改名「應天府」，別號南京，此爲歷史上第一次稱爲南京。

明朝鑑於北方邊防重要，永樂帝北遷，南京及改爲留都，清繼都「燕

京」，稱北京。

南京能成爲許多朝代的都城，並非偶然，實多得於山川形勢之盛，特別是唐以後，版圖擴大，由關中地區而向南延展，王應麟謂：「金陵依山帶河，九州天險……以東南之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江南而已。」諸葛武候也說：「金陵鍾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宅。」陶菴夢憶載：「鍾山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之間，人言有王氣。」

孫中山先生也說：「南京有高山、有平原、有深水，三種天工，鍾毓一處，世界中之一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所以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明、太平天國、民國，前後十代建都於此，蓋以地理形勢之所使然也。

南京以六朝時爲最盛，六朝以後，政治中心開始移轉揚州，石頭城逐漸沒落，六朝時台城在玄武湖側，各朝多建宮室於此，豪華冠絕一時，周邦彥有「金陵懷古」一詞云：「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園繞清江，髻鬟堆起，怒濤寂寞打空城，風檣遙渡天際。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餘舊跡鬱蒼，霧沉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酒旗戰鼓甚處

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裡。」

宋朝的大政治家王安石，也作了一首桂枝首調的「金陵懷古」詞，悲歡感慨，充滿字裡行間：「空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晴，千里澄江似錬，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念自昔豪華競逐，難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不怪李白感慨：「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慨當年吳宮秀麗江南，往日的壯麗，如今僅存銅駝禾黍，往日的南樓風月，北海琴樽，今日已是故壘蕭蕭了，這一座石頭城，竟至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了。

說感慨，只是感慨金陵好景不再，不如六朝時繁華興盛，比的也只是六朝，其實金陵還是有它的熱鬧，有它的繁華，像「秦淮」，像「夫子廟」，名勝古蹟也絲毫不遜色，像紫金山、像明孝陵、像靈谷寺、像雞鳴寺、像清涼山、像掃葉樓、像翠微亭、像雨花台、像篡字碑、像玄武湖、像莫愁湖、像燕子磯、像御碑亭、像樓霞山……

這些名勝古蹟，別的不說，單說「莫愁湖」。

「莫愁湖」，明時爲徐中山園，湖不大，周圍約三公里，據說六朝時有美妓名莫愁者居此，故名。

湖不大，但名氣大，因爲它是明朝開國中山王徐達的林園。湖旁有座勝棋樓，即明太祖與徐中山奕棋處，相約以湖爲輸贏之注，中山五勝，明太祖乃以湖賜中山王。

如今，在這莫愁湖，勝棋樓中也擺了一盤棋，不只有棋，也有下棋的人。

下棋的人兩個，一個是中年人，一個是年輕人，中年人枯瘦，一副生意人打扮，年輕人二十出頭，白白淨淨，像個讀書人。

兩個人雖然是對奕，但神色、表情各不同，枯瘦中年人時而閉目，時而兩眼微睜，氣定神閒，從容泰然，一副成竹在胸，勝券在握模樣。

白淨年輕人則神情緊張，兩眼緊盯著棋盤，不時以袖擦汗，臉色都有點發白。

棋藝之高低，棋局形勢優劣，已經很明顯了。

看棋的人不少，成圈的把下棋的兩個人圍在了中間，足足有三、四層之多，幾乎把勝棋樓擠滿了。

對奕，從明太祖朱洪武傳到如今，還挺興盛，不知道有沒有輸贏之注？以甚麼爲輸贏之注？

觀棋不語真君子，看棋的人還真都是君子，沒人說話，有也是輕聲細語，說的也跟棋局無關。

聽，這就有一個：「這傢伙今天又有一筆進賬了。」

另一個搭了腔：「可不是？每天一筆，這傢伙發了。」

先一個道：「發財也得有本事，他有好棋藝，還想得好主意。」

後一個道：「這個讀書的慘了，恐怕得多少日子勒緊肚子了。」

明白了，是有輸贏之注，而且這輸贏之注是銀子，白花花的銀子。

有第三個人說了話，話聲更低，但頭兩個說話的人聽得清清楚楚，一個字不漏，他兩個可沒留意這是甚麼道理？在這種場合，本就不會留意，要是在武林中，江湖上，可就會有人留意了。

只聽第三人道：「勝負之注是多少？」

先一個道：「十兩！」

第三人道：「那麼多？」

真不少，十兩銀子，夠一個四口之家吃喝兩三個月了。

另一個道：「比起這整個莫愁湖，那還差得多。」

當然比不了明太祖朱洪武的大手筆。

第三人道：「棋局是誰設的？」

先一個道：「那傢伙。」

這是說那中年人。

第三人道：「說他發財了，難道他只贏不輸？」

另一個道：「可不，那傢伙在此地設棋局快半年了，從來沒有輸過。」

第三人道：「難道來下棋的都是傻子？明知道贏不了，還來白送十兩銀子？」

先一個道：「這就叫重賞之下出勇夫呀。」

第三人道：「重賞，難道設棋局那人若是輸了，輸得更多？」

另一個道：「他不是輸銀子，他是輸人。」

第三人道：「輸人？」

先一個道：「秦淮名妓，莫愁；一夜纏綿。」

第三人道：「又一個莫愁？」

另一個道：「可不是麼？早先的莫愁沒人見過，這一位莫愁長得可是花容月貌，秦淮的頭一個，遠近爲之傾倒，多少人不惜一擲千金，可是不行，非得跑到這裡來下盤棋不可，不得了了，多少人排隊擠破頭，這還得會下棋的，不會下棋的乾瞪眼，急得到處找人教，學會不難，學好不容易，有幾個能等到學好的？看那傢伙的棋藝，學好了都未能贏他，何況還沒學好？白送銀子了，那些有錢的不在乎，不死心，都來了好幾回了，每回排隊都得排不少日子……」

先一個截口道：「有人願意出高價，讓排到的讓給他，可是偏就沒人願意讓，可見這位莫愁有多迷人了。」

第三人道：「這個主意是不錯，真虧他想得出來。」

另一個道：「聽說這個讀書的足足排了三個多月才輪到。」

先一個道：「輪到來孝敬十兩銀子。」

第三個道：「未必。」

先一個道：「未必？」

第三個道：「我是說他未必會輸。」

先一個道：「你說他未必會輸？」

另一個道：「怎麼會？誰都看得出來，他已經沒有救了，馬上就要……」

話剛說到這兒，忽然前面圍觀的人裡傳來幾聲驚呼。

誰都看見了，那年輕人下了一著妙棋，居然立即扭轉了劣勢。

簡直是神來之筆，年輕人自己都不相信他能下這麼一步妙著？興奮、激動。中年人不再氣定神閒，不再從容泰然，兩眼發直，簡直不相信他所看到的？

可是，他所看到的妙棋不只這一著，接下來的三步，一樣是妙著，一樣高明，而且一步比一步妙，一步比一步高，就在接下來的第三步上，他輸了！他怔住了！他不相信，可又不能不相信。

年輕人跳了起來，既跳、又叫、又笑，瘋了似的。圍觀的人也瘋了，跟著跳、叫、笑，也難怪，這是多少日子以來的頭一遭。

多少人羨煞，多少人妒煞，冷靜一點的人有的說年輕人運氣真好，感動了上天，有的說年輕人深藏不露，有一點則是大家夥都這麼認爲的，那就是年輕人從此日子不愁，也發了，只教棋就財源滾滾了。

半晌之後，贏的跟著輸的走了，去領賞了，去享受今夜了，興高采烈，連路都不知道該怎麼走了。

羨煞的，妒煞的，也散了，散歸散，還是談論不休，今後有得談的，恐怕要談論好久、好久。

也難怪，適逢其事，親身在場，親眼得見，造化！

怎麼不？說不定一輩子只這麼一回。

三三兩兩，邊走邊談論，只有這個人是一個人，誰也沒留意他。

或許因爲他是個生面孔，大家夥都不認識他。

這個人，是李慕嵐。

※　※　※

南京城西，清涼山。

晌午過了，清涼山「掃葉樓」登上了兩個人，一個是昨天「莫愁湖」

勝棋那年輕人，一個則又是一個中年人，只是這中年人白淨，穿著講究，一副富家豪門氣派。

年輕人臉紅、氣喘、見汗，中年人則像個沒事人兒，兩個人登上「掃葉樓」後，中年人左右環顧，道：「怎麼沒人？你是不是聽錯了。」

年輕人搖頭，邊以袖擦汗，邊喘著道：「不會，絕不會，我明明聽見他說路過南京，暫在清涼山『掃葉樓』借住。」

中年人道：「那就是沒對你說實話。」

年輕人道：「要是不願對我說實話，何必告訴我清涼山『掃葉樓』？」

說得也是。

中年人道：「那就不知道……」

只聽一個清朗吟哦聲傳了進來：「最是江南堪愛處，城中面面是青山。」

這是「掃葉樓」上的名士題詩中句。

兩人忙循聲望，隨著這一聲清朗吟哦，「掃葉樓」中走進一人，一見年輕人就笑問：「此時才又見閣下，想必是春宵苦短，捨不得早起。」

年輕人臉一紅，忙道：「特來答謝閣下高明指點。」

那人道：「言重，我不過是一念不忍，一時興起，不足掛齒，這位是……」

他是問中年人是甚麼人？

中年人自己說了：「我是他舅舅，姓白，白雲飛。」

那人抱拳：「原來是這位的長輩，失敬。」

中年人白雲飛拱手答禮：「不敢，請教。」

那人道：「李，李慕嵐。」

白雲飛道：「他承蒙閣下高明指點，特來答謝，我則是跟著他來瞻仰高人。」

李慕嵐道：「當不起閣下這高人。」

白雲飛道：「他不懂，誤以爲是仙家法術，我一聽就知道是『傳音入密』，閣下不是高人是甚麼？」

李慕嵐道：「這麼說，閣下也諳武？」

白雲飛道：「只能說略知一二。」

李慕嵐道：「客氣。」

白雲飛道：「聽他說，閣下是路過南京？」

李慕嵐道：「正是。」

白雲飛道：「閣下怎不投宿客棧，卻在這清涼山『掃葉樓』借住？」

李慕嵐道：「這『掃葉樓』原是前朝龔半千的『半畝園』，我愛它可以眺望南京城萬家燈火，以及大江一水如帶，船帆不絕，而且此處揚桐樹多，頗有幽蒼之感。」

白雲飛道：「原來如此，不知閣下離開南京後，要前往何處？」

李慕嵐道：「我打算前往蘇杭。」

白雲飛道：「再冒昧問一句，閣下前往蘇杭，是不是有事待辦？」

何以有此一問？

李慕嵐沒有在意，道：「那倒沒有，我只爲遊覽，我愛江南風光，尤愛蘇杭美景，所以……」

年輕人一喜，急道：「那就好辦了。」

李慕嵐轉望：「這話……」

年輕人望白雲飛：「還是舅舅說吧。」

白雲飛說了：「是這樣的，我在本地一家大戶當個小差，我家少主人雅

好棋藝，遍求名師不著，苦惱幾乎成病，昨日聽我這個外甥提及他的奇遇，我知道有高明來到，不敢失之交臂，當面錯過，特來商請閣下屈駕，留在南京些日，指點我家少主人棋藝。」

李慕嵐道：「『莫愁湖』『勝棋樓』設局那位，棋藝就相當高明，閣下怎說遍求名師不著？」

白雲飛道：「那位再高明，總是沾了風塵，以我家少主人的家世，怎好聘以爲師？再說他總不及閣下高明。」

李慕嵐道：「好說，我這點棋藝，怎敢爲人師？」

白雲飛道：「閣下就不要客氣了，我家少主人誠心求師，酬謝豐厚……」

李慕嵐道：「那倒無關緊要，只是，遊覽江南是我多年心願……」

白雲飛道：「敢請閣下稍作後延，指點過我家少主人之後，再往遊覽。」

李慕嵐似乎爲難，道：「這……」

白雲飛道：「閣下對我這外甥都能賜以臂助，足證有一副令人敬佩的俠骨仁心，又何忍見我家少主人因此成病？再說，閣下的高明棋藝能有傳承，不也值得欣慰？」

此人會說話。

李慕嵐沉默了一下，道：「貴少東居然幾乎因此成病？令人感動，這樣吧，就爲這，我願意耽誤行程，在南京暫做逗留，只是，我不敢爲人師，也不取報酬……」

白雲飛臉上早已現了喜意，此刻要說話。

李慕嵐道：「這是我的條件，請閣下務必答應，否則做罷。」

白雲飛忙道：「閣下既這麼堅持，我只有從命了。」

李慕嵐道：「但不知閣下所說的，是南京的哪一家？」

白雲飛道：「閣下既是武林中人，應當知道江南楚家。」

李慕嵐道：「閣下是說三家中的江南楚家？」

白雲飛道：「正是！」

李慕嵐沉默了一下，道：「閣下原諒，我的決定要有所改變了。」

白雲飛跟年輕人都一怔，白雲飛道：「閣下這是……」

李慕嵐道：「不瞞閣下，武林末流，不敢，也不願沾武林大家。」

白雲飛道：「這是爲甚麼？」

李慕嵐道：「我不願聽人說，我李某人沾武林大家以謀取名利。」

白雲飛忙道：「閣下已聲明在先，不取報酬……」

李慕嵐道：「閣下知道，別人不知道。」

白雲飛道：「閣下無愧於心……」

李慕嵐道：「閣下應該知道，衆口可以鑠金，唇舌可以殺人。」

白雲飛道：「我知道，閣下的顧慮我也明瞭，我不該強閣下所難，只是，這麼一來……」

年輕人忽然道：「舅舅，不讓人知道不就行了麼？」

白雲飛道：「不讓人知道？」

年輕人道：「我是說，不讓人知道這位指點楚少主棋藝的事，除了楚少主，舅舅跟我，再不讓多一個人知道，就連楚家人也不例外。」

白雲飛怔了一怔，道：「這倒可行，閣下……」

李慕嵐道：「我只爲楚少主幾乎爲此成病而感動，心不忍見楚少主爲此成病，本就不爲別的，不讓人知道這件事可行，只是，閣下跟楚家能不能擔保……」

白雲飛道：「我能擔保，我稟明我家少主，我家少主一定也能擔保。」

李慕嵐道：「恕我直言，閣下任職楚家，只要貴少東能擔保，諒閣下不敢違背。」

白雲飛道：「當然，當然。」

李慕嵐道：「閣下諒宥，所以我較爲在意貴少東的擔保，敢請閣下稟明貴少東，取得他的擔保後，再來『掃葉樓』知會。」

白雲飛忙道：「理當從命，閣下益發令人敬佩，這就趕回去稟明我家少主，然後，立即趕來『掃葉樓』，萬請閣下等我。」

李慕嵐道：「我既然這麼說了，閣下回去再來，就一定能在『掃葉樓』見到我。」

白雲飛道：「多謝閣下，告辭！」他一抱拳，匆匆走了。

年輕人也向李慕嵐施一禮，急急跟去。

舅甥兩個人不見了，李慕嵐唇邊泛現一絲輕微笑意，他說了話：「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凴樓眺望，龍蟠虎踞，東流大江，盡收眼底，請上來吧。」

這是對誰說話？

一陣微風人影閃，「掃葉樓」裡多了一人，赫然是那「莫愁湖」「勝棋樓」裡設局的枯瘦中年人。

他仍是一身生意人裝扮，但神色陰冷，兩眼冷芒閃動，那股逼人之氣卻不像生意人，只聽他冰冷道：「好聽覺，我沒有料錯，果然有人搗鬼，而且還是位高手。」

李慕嵐道：「你也不差。」

枯瘦中年人道：「既然知道，你還敢管我的閒事，壞我的事？」

李慕嵐道：「我只是覺得，你這種手法不太正當。」

枯瘦中年人道：「姜子牙釣魚，願者上鈎，怎麼不正當？」

李慕嵐道：「就算你言之成理，你已經發了財，總該讓人贏一回。」

枯瘦中年人道：「如今我讓人贏了，我的事壞了，我的心血也毀了，好處讓你得去了。」

李慕嵐道：「你是指……」

枯瘦中年人道：「你可以進入楚家，教楚家少主棋藝了。」

李慕嵐道：「你也想進入楚家，教楚家少主棋藝？」

枯瘦中年人道：「當然，這就是我策劃多日，設計多時的心血。」

李慕嵐道：「這我就不明白了，你既擁有如此美色，爲甚麼不用美色？難道楚家少主不愛美色？」

枯瘦中年人道：「只要是男人，沒有不愛美色的，只是，楚家少主他更愛男色。」

李慕嵐目光一凝：「你是說……」

枯瘦中年人道：「楚家少主有斷袖之癖？」

李慕嵐呆了一呆，道：「這我倒不知道……」

枯瘦中年人道：「男色、棋藝，是楚家少主的兩大癖好，我只有捨女色而就棋藝，哪知我設局多日，遠近皆知，卻不見他來。」

李慕嵐道：「楚家白雲飛說的話你聽見了，你應該知道楚家少主何以不來了。」

枯瘦中年人冷笑：「有斷袖之癖，居然也愛惜起名聲了？」

李慕嵐道：「他那斷袖之癖，知道的人不多，一旦前往『莫愁湖』『勝

棋樓』爲妓博奕，以他的身分，那就全然立即遠近皆知了。」

枯瘦中年人道：「這麼說，是我自己錯了，不怪你。」

李慕嵐道：「本來就是，你還算明理。」

枯瘦中年人陰冷一笑，話鋒忽轉：「你姓甚麼，叫甚麼？」

李慕嵐道：「你應該已經聽見了，李慕嵐。」

枯瘦中年人道：「我沒有聽過，但以你的高明棋藝，敏銳聽覺，我不該不知道，你是那條路上的？我跟你有甚麼仇怨？」

李慕嵐道：「既然不怪我，你又何必問那麼多？」

枯瘦中年人道：「人在武林，常跑江湖，多認識幾個朋友總是好的。」

李慕嵐道：「道不同不相爲謀，不敢高攀。」

枯瘦中年人又陰冷一笑：「你是真不明白，還是裝湖塗？」

李慕嵐道：「你這話……」

枯瘦中年人道：「以你的高明，應該是裝糊塗，而不是不明白。」

忽聽一個冰冷，但煞是好聽的女子話聲傳了進來：「您哪來的這麼好心情，閒工夫？」

李慕嵐道：「終於忍不住了。」

話聲方落，人影再閃，香風襲人，「掃葉樓」裡，枯瘦中年人身邊多了個人，是個年方十八、九的彩衣女子，貌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只嫌妖媚了些，那一雙流波妙目，直能一瞟蝕人骨，再瞟勾人魂，如今雖然冷若冰霜，嬌靨滿佈煞氣，但一絲兒也無損她的美貌；她的媚，仍讓人一見就想一親芳澤，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李慕嵐道：「想必這位就是秦淮名妓莫愁姑娘了？」

枯瘦中年人道：「不錯。」

李慕嵐道：「果然名不虛傳，難怪多少人不惜以斗量珠，一擲千金，多少人排隊等候博奕，不惜典當，借錢。」

枯瘦中年人道：「可卻壞在了你的手裡。」

李慕嵐道：「你已經發夠了，應該適可而止，見好就收，以這位莫愁姑娘的能耐，她也吃不了虧，是不？」

那位名妓莫愁冷笑道：「你說對了，我灌醉了他，一覺睡到日上三竿，還自以爲贏了棋，得了人呢。」

李慕嵐道：「也夠他逢人吹噓，一生得意的了。」

那位名妓莫愁嬌靨顏色一變：「不必再廢話了，答我師父問話吧。」

李慕嵐道：「師父？」

枯瘦中年人道：「我的女徒弟。」

李慕嵐道：「有你這樣的師父，倘若碰上棋藝、武藝兩高的，豈不是害了你這個女徒弟？」

枯瘦中年人道：「我很放心，放眼天下武林，幾乎找不到棋藝比我高的。」

李慕嵐道：「是麼？」

枯瘦中年人道：「多少年了，也只碰上你這麼一個。」

李慕嵐道：「還好我只是幫別人的忙，否則碰上一個也就夠了。」

枯瘦中年人沒說話，不知是不是一時沒能說出話來。

那位名妓莫愁道：「你這算甚麼？挑撥我師徒之情？」

李慕嵐道：「沒有那個必要，我這是就事論事。」

那位名妓莫愁道：「這是我師徒的事，不勞外人操這個心，你還是乖乖答我師父問話吧，不妨告訴你，我師父料定有人暗中搗鬼，所以我師徒今天

暗中跟在了那傻子之後，果然在此地找到了你，既已找到了你，我師徒就不會善罷干休。」

李慕嵐道：「是麼？」

那位名妓莫愁道：「是不是，你會知道的。」

李慕嵐道：「我知道，只是你師徒二人不知道，我是用那個年輕人引楚家的白雲飛，還有你二人到我面前來的，我沒有白費心思，楚家的白雲飛跟你二人都來了。」

那位名妓莫愁妙目一凝：「怎麼說……」

李慕嵐道：「我跟白雲飛說，我在此地借住，是因爲我愛這「掃葉樓」，一半實話，另一半則是因爲我引來的還有你二人，我不願投宿城裡客棧驚世駭俗。」

枯瘦中年人說了話：「你用那後生，引楚家的白雲飛來此，我相信，因爲你跟我一樣，既然接近楚家，進入楚家，達到某種目的，就一定會先摸清楚家的一切，那後生來找我博奕，給了你可乘之機，只是我不明白，你引我師徒二人來此，意欲何爲，難道你壞了我師徒的事，心還不滿，意還不足不

成？」

李慕嵐道：「真要這麼說，也無不可。」

枯瘦中年人臉色一變：「你還要幹甚麼？難道你也打我這個徒弟的主意？」

李慕嵐仰天一笑：「你看錯人了，真要如此，我找你下棋去了，何必費這麼大事？」

還真是！

枯瘦中年人道：「那你是……」

李慕嵐道：「想問你，聽你的實話，你費這個心思，對楚家，目的何在？」

枯瘦中年人道：「那是我的事……」

李慕嵐道：「你必須告訴我。」

枯瘦中年人道：「怎麼說？我必須告訴你？」

李慕嵐道：「不錯，你必須告訴我。」

枯瘦中年人道：「我要是不告訴你呢？」

李慕嵐道：「後果嚴重，不是你師徒樂於見到的。」

枯瘦中年人笑了，笑得更陰冷。

那位名妓莫愁則嬌靨變色，道：「你也不怕風大，你可知道你是跟誰說話？」

李慕嵐道：「知道，而且一清二楚。」

那位名妓莫愁道：「知道，而且一清二楚？」

顯然，她不信。

李慕嵐道：「不錯。」

那位名妓莫愁道：「說說看。」

李慕嵐道：「姑娘這位師父，不就是有「棋魔」之稱的西門君麼？」

那位名妓莫愁嬌靨顏色大變：「你真……」

枯瘦中年人臉色爲之一變：「你真知道我？」

李慕嵐道：「我不說了麼？不但知道，而且一清二楚。」

枯瘦中年人「棋魔」西門君道：「我怎麼不知道你？」

李慕嵐道：「唯一的解釋，是因爲我名不見經傳。」

這應該是唯一的解釋。

西門君一雙冷芒閃動的眸子緊盯：「以你能贏我的棋藝，能聽見我的武功，不該名不見經傳，或許，你告訴白雲飛跟我的姓名不實。」

李慕嵐道：「我告訴白雲飛跟你的，是真名實姓，信不信由你。」

西門君道：「我不信。」

李慕嵐道：「我說了，信不信由你。」

那位名妓莫愁道：「要是你名不見經傳，明知我師父是甚麼人，你還敢說那種話？」

李慕嵐道：「或許是因爲我這個人天生膽大。」

那位名妓莫愁還待再說。

西門君抬手攔住，道：「我不會告訴你，我這麼費心思，對楚家的目的，會有甚麼嚴重後果，你說說看？」

李慕嵐道：「你會武功盡廢，從今後心灰意冷，無生趣，連棋都不想再下了，你說這後果嚴重麼？」

西門君道：「相當嚴重，只是，誰能廢我一身武功？」

李慕嵐道：「當然是我。」

那位名妓莫愁色變要動。

西門君抬手再攔：「你棋藝能勝過我，武功能聽見我，可是要說你能廢我武功……」

李慕嵐道：「何妨試試。」

西門君道：「我還真要試試。」

他收回了攔那位名妓莫愁的手。

那位名妓莫愁出了手，她欺近李慕嵐，香風襲人，一隻欺雪賽霜，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抓向李慕嵐當胸。

出手就是殺著。這麼一隻床荑，能殺人。

李慕嵐道：「我從不跟女鬥。」

他抬起右掌，掌心向外，當胸而立。

那位名妓莫愁先是一愕，似乎她那雙床荑的抓勢被封住了，無法再前探了，她繼而爲之震驚，就要變招。

西門君兩眼冷芒暴射，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妳不行，退後。」

那位名妓莫愁還真聽話，立即收招後退。

與此同時，西門君動了，他動如鬼魅，欺近李慕嵐，雙掌盡出，出手如電，滿天的掌影罩向李慕嵐。

李慕嵐道：「你也未必行。」話落，滿天掌影倏斂，西門君退回了原處，臉上陰晴不定，兩眼之中，盡是震驚。

那位名妓莫愁急叫：「師父……」

西門君沒答理女徒弟，問李慕嵐道：「你名不見經傳，卻是我所遇修為最高的一個。」

李慕嵐道：「那是你抬舉，不過，不要再試了吧！」

西門君臉上又一陰晴不定，道：「你還沒有能讓我完全相信。」

話落，又鬼魅般欺到，飛起一指點向李慕嵐喉頭，快捷如電。

李慕嵐道：「你會撞到南牆，但是你回不了頭了。」

他也出了手，兩個人腳下沒動，手上互換三招，快得連那位名妓莫愁都無法分辨，她只看到了三招之後的第四招，而且看得清清楚楚。

因為，在第四招上，兩個人都停了手，她那位師父的右腕脈，落在了那位自稱李慕嵐的人手裡，她知道這表示甚麼，也知道這會有甚麼後果，她

大驚，要動。

只聽李慕嵐道：「莫愁姑娘，能動麼？」

剛才是一時情急，其實莫愁知道，不能動，憑她，還不行，真說起來，憑誰也不行，除非不想要西門君了，話又說回來了，要是能不要西門君，又何必動？

那位名妓莫愁，她收勢沒再動，忙道：「如今我師徒相信了。」

她抱一線希望，這麼說，李慕嵐能放開她師父的右腕脈。

李慕嵐沒有放，對那位名妓莫愁的話，也聽若無聞，他望著西門君道：「是你自己告訴我，還是由你這位女徒弟告訴我？」

西門君面如死灰，他沒有動，他是不敢動，道：「我認栽了，只是，我不相信我是栽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手裡。」

李慕嵐沒有說話。

他等著聽，西門君告訴他，如此費心思，對楚家，目的是甚麼？

西門君當然知道李慕嵐等著聽甚麼，沉默了一下，他道：「楚家少主藏有我想要的東西……」

李慕嵐道：「我要聽實話。」

西門君道：「是實話……」一聲悶哼，臉色刷變，額上見汗。

那位名妓莫愁急叫：「師父……」

李慕嵐道：「我知道妳護師心切，那妳就該替妳師父說實話。」

那位名妓莫愁叫道：「我師父說的是實話，他真只爲想要楚家少主珍藏的他所想要的東西。」

李慕嵐道：「是麼？」

那位名妓莫愁道：「真的，我可以起誓……」

又情急了。

李慕嵐道：「你師父想要，楚家少主珍藏的甚麼東西？」

那位名妓莫愁忙道：「棋譜！」

李慕嵐道：「棋譜？」

那位名妓莫愁點頭：「『軒轅棋譜』，這是嗜棋藝的人的寶典，不知道楚家少主是從何處、何人手中？怎麼得來的，只知道他確實藏有『軒轅棋譜』。」

李慕嵐道：「這就不對了，楚家少主若藏有『軒轅棋譜』這麼一本棋藝

寶典，何必還遍求名師？」

說得是！

西門君說話了：「『軒轅棋譜』不是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棋藝不到某一境界，有等於無，那是糟蹋了這個寶典，會遭天譴。」

李慕嵐道：「楚家少主真藏有『軒轅棋譜』？」

那位名妓莫愁點頭道：「真的！」

李慕嵐道：「你師徒也真是爲這『軒轅棋譜』而來？」

那位名妓莫愁忙又點頭：「真的！」

李慕嵐道：「據我所知，這『軒轅棋譜』是三百年前的棋藝大家，有『棋聖』之稱的軒轅無極所著，軒轅無極故後，這一棋譜不知流落何方，三百年來，雅好此道的人無不奉爲棋經，視爲寶典，千方百計找尋，甚至有人爲此傾家蕩座，爲此喪命，不想三百年後的今天，落在了江南楚家，爲楚家少主所藏。」

西門君急道：「你也知道『軒轅棋譜』？」

李慕嵐道：「你忘了，我也好此道，而且也能下兩手。」

可不，棋藝還只比他「棋魔」高，不比他「棋魔」低。

西門君又急道：「那你也是來……」

李慕嵐淡然搖頭：「你放心，我雖好此道，此道只是我諸多愛好之一，有如今這能下兩手，我已相當知足，無意再進一步，所以也無意『軒轅棋譜』。」

西門君忙道：「你真……」

李慕嵐道：「我有必要騙你麼？若是我說我也意在『軒轅棋譜』，你又豈奈我何？」

的確！

西門君神情為之一鬆，接著卻為之一陣激動。

可見這本「軒轅棋譜」對他是多麼重要，也顯示他絕不願這本「軒轅棋譜」落入別人手中。

那位名妓莫愁的神情同樣也鬆了，道：「那你是來……」

李慕嵐道：「只要我不是為『軒轅棋譜』而來，也無意於這本棋藝寶典，你師徒就該放心，不必多問其他。」

那位名妓莫愁沒再說話。這是認為李慕嵐說的對，聽了李慕嵐的。

西門君說了話：「我師徒已經告訴了你實話……」

李慕嵐道：「我相信你師徒說的是實話，你師徒如今也應該相信，壞你師徒的事的，不是我，而是楚家少主頗能潔身自好，不願沾風塵……」

西門君道：「是我事先沒有想到，我還是沒能知己知彼，白費了心思。」

李慕嵐道：「不管怎麼說，如今知道，你我是井河不犯，兩不相欠了，你師徒可以走了。」

這是下逐客令了，他鬆了西門君的腕脈。

其實，西門君應該想得到，他能全身而退，就應該慶幸，應該知足。

但，李慕嵐讓他師徒走，他竟然還猶豫：「你真不是為那本『軒轅棋譜』而來？」

敢情還不放心，還不相信。

李慕嵐道：「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若是為那本『軒轅棋譜』而來，你師徒其奈我何？我沒有騙你的必要。」

的確，李慕嵐剛才說過了。

西門君道：「你說的的理，我只有相信了，只是我要讓你知道，那本『軒

轅棋譜』我是志在必得，我一計不成，還有二計，你說你我是井河不犯，兩不相欠，既如此，當我再使二計之時，望你不要再干預阻攔。」

李慕嵐道：「這個你盡可放心，我既無意於那本『軒轅棋譜』，誰想要它就與我無關，誰有奪得棋譜的本事，儘管施展，只是，那得等我辦完了我的事之後，在我在此辦我的事期間，我不容別人打擾楚家。」

那位名妓莫愁道：「凡事總要分個先來後到。」

李慕嵐淡然道：「莫愁姑娘，有些事、有些時候，是不能講理的。」

西門君跟那位名妓莫愁臉色都一變！

那位名妓莫愁道：「不講理得有不講理的本事。」

李慕嵐道：「說得極是，妳師徒認爲，我有沒有不講理的本事？」

師徒倆臉色又一變！

西門君道：「你究竟要幹甚麼？需時多久？」

顯然，他師徒是認爲李慕嵐有不講理的本事。

李慕嵐道：「我剛才也說過，你師徒不必多問其他，我也不能告訴你師徒我辦這件事究竟需時多久？我只能告訴你師徒，我辦的這件事不宜久拖，

我會盡早把它辦完。」

西門君陰冷一笑：「身在武林這麼多年，我還沒有碰見過一個對我能不講理的人。」

李慕嵐淡然道：「你有話直說，我也有話直說，只因爲你『棋魔』生平無大惡，所以我讓你師徒毫髮無損的離去，甚至不干預你奪『軒轅棋譜』，只是對你不講理，你應讓知足，應該慶幸。」

這的確是有話直說，不但是有話直說，而且話說得還不輕。

西門君，那位名妓莫愁顯然不能聽這個，師徒倆臉色大變，似乎要動，但師徒倆都沒有動，恐怕是因爲師徒倆都試過了。

只聽西門君道：「你是頭一個，也是最後一個。」

這是說，這不輕的話，他師徒倆聽了。話落，人影疾閃，他不見了。

緊接著，那位名妓莫愁也不見了，香風猶存。

算起來，「棋魔」西門君跟那位名妓莫愁師徒倆是識時務、知進退的。

李慕嵐像個沒事人兒，他背起了手，在「掃葉樓」踱起步來了。

當然，這是在等那位任職楚家的白雲飛。

李慕嵐並沒有等多久，幾乎是西門君跟他那個女徒弟先後離去的轉眼工夫之後，白雲飛就匆匆的又進了「掃葉樓」，這回是一個人，一進來就叫：「閣下……」

李慕嵐道：「這麼快？」

白雲飛道：「名師得來不易，我生怕閣下等得不耐煩，拂袖而去，我家少主也急著見閣下。」

李慕嵐道：「這麼說，閣下是取得貴少東的擔保了？」

白雲飛忙道：「取得了，取得了。」

李慕嵐道：「那就好。」

白雲飛道：「閣下盡可以跟我走了，請！」

他抬手往外讓。

李慕嵐沒有動，道：「怎麼？這就走？」

白雲飛道：「我剛說過，我家少主急著見閣下，車就在山下。」

李慕嵐道：「怎麼，還要坐車？」

白雲飛道：「此地離楚家不近，我家少主也尊師重道，不能親自前來，

已經是失禮了，總該派車來接。」

李慕嵐道：「我不敢當，卻不能不領受，容當面再謝貴少東吧。」

白雲飛欠身擺了手：「請！」

李慕嵐沒多說甚麼，一抱拳，往外就走。白雲飛緊跟在後。

出「掃葉樓」，下清涼山，果然一輛豪華的單套高蓬馬車就停在登山道口，車旁還站著一名中年車把式，穿著打扮也相當不錯。

把李慕嵐讓上了馬車，白雲飛跟中年車把式才雙雙上車，並肩坐在車轅上，抖繮揮鞭趕動了馬車。

※　※　※

紫金山，原名鍾山，又稱蔣山，是因東漢「秣陵縣」蔣子文在此死難而得名。紫金山一名的由來，相傳爲梁元帝渡江時，風水師望蔣山覆以紫雲，遂名。

實際上，鍾山的地質有紫色頁岩，遠望爲紫紅色，朝夕輝映，發射金光，風水附會，引紫雲爲祥瑞。

就在紫金山東的山腳下，有一片大宅院倚山而建。

這片大宅院的建築，不但宏偉，而且美侖美奐，宅院外遍植蒼松翠柏，宅院內更是樹海處處。

一圈高而厚的鐵灰色圍牆，由大門兩旁往兩邊延伸，看不見盡頭，兩扇朱紅的大門外，一邊各四，站著八名跨刀壯漢，臉色冷肅，威武懾人。

門頭兩旁高掛著兩盞大燈，上頭各寫著一個斗大的「楚」字。

這就是武林三大家之一的江南楚家了！

沒有錯，白雲飛跟車把式高坐車轅的那輛豪華單套馬車，就直馳過一大片宅院。

馬車從側門馳進宅院，在一個小跨院前停下，白雲飛先下了車，道：「請閣下下車。」

李慕嵐掀開車簾下車，略一環顧，道：「這裡就是楚家？」

白雲飛道：「是的，這裡就是楚家。」

李慕嵐沒再說話。

白雲飛欠身擺手往跨院門讓，這是讓李慕嵐進跨院。

既來之，則安之，李慕嵐也沒再說甚麼就進了小跨院。

進跨院，眼前是個小花圃，有花、有盆栽、還有竹子，看上去寧靜而雅。靠裡是一間精舍，門口垂著竹廉，聽不見一點聲息。

怎麼把李慕嵐帶到這兒來？

白雲飛又往精舍讓，李慕嵐仍然沒說話，走過去。

白雲飛搶過去掀起竹簾，李慕嵐一聲：「有勞。」走進去。

門裡一邊各一，兩名青衣美婢齊見禮：「見過貴客。」

李慕嵐說話了：「這是……」

白雲飛道：「我家少主交代爲閣下準備的住處，這兩名婢女也是我家少主親自挑選，派來伺候閣下的。」

太周到了！

李慕嵐道：「貴少東不是急著見我麼？」

白雲飛道：「我家少主交代，請閣下在此稍做歇息後，再行相見。」

怕貴客太累，真體恤人。

李慕嵐道：「謝謝！貴少東的好意我心領，行走江湖，自己照顧自己慣了，不習慣，也不需要人伺候，請撤走這兩位姑娘，並請立即相見，否則我

這就告辭。」

白雲飛怔了一怔：「閣下……」

李慕嵐道：「請不要忘了我的條件，及貴少東的擔保。」

白雲飛道：「可是，這……」

李慕嵐道：「我只是來做幾天客，有地方住，有飯吃，就夠了。」

白雲飛忙道：「請容我稟明我家少主……」

只聽一個話聲從外面傳了進來：「還稟甚麼？聽貴客的就是了。」

白雲飛忙道：「少主……」

他忙走了出去。

李慕嵐跟了出去，出精舍就看見了，小跨院裡一前一後進來了兩個人，前頭一個是個身穿華服的年輕人，二十多，不高不矮，中等身材，白淨溫文，劍眉星目，十足的一個美男子。

後頭一個，也是一身華服，看上去比前頭一個小兩歲，比前頭一個更白淨、更溫文，還皮白肉嫩，唇紅齒白，帶點脂粉氣，一般姑娘家都未必比得上。

白雲飛忙搶步向前，恭謹躬身：「見過少主。」

前面年輕人道：「白雲飛，聽貴客的，把兩個婢女撤走。」

白雲飛恭應一聲，忙揮手示意，命兩名青衣美婢走。

兩名青衣美婢匆匆一禮，急急忙忙的走了。

白雲飛忙又向李慕嵐：「這就是我家少主。」

李慕嵐抱拳：「楚少主。」

前面年輕人抱拳答禮：「楚天秋，我原是好意，也是不成敬意的一點敬意，不想卻給閣下添了不便，還請見諒。」

李慕嵐道：「楚少主好說，是我失禮。」

那位楚少主楚天秋道：「閣下千萬不要這麼說，請裡面坐著說話。」

四個人又進了精舍，進門處是外間，是個雅緻的小客廳，裡頭一間垂著簾，想必是臥房。

客主落座，後頭年輕人站在楚少主背後，白雲飛則忙著給李慕嵐、楚少主倒茶，倒好了茶，退立一旁。

楚少主楚天秋道：「還沒有請教。」

白雲飛不會不告訴他。

李慕嵐道：「不敢，李慕嵐。」

楚天秋道：「聽白雲飛說，閣下是遊覽江南，路過南京？」

李慕嵐道：「是的。」

楚天秋道：「閣下何以獨愛江南？」

李慕嵐道：「一生看盡佳風月，不負湖山不負身，塞地秋風獵馬，我是體會『快騎驟馳日千里，黃沙如海煙如塵』之後，轉而『春水碧如天，畫舫聽雨眠』，到這六朝金粉地，再體會那紅外風嬌日暖，翠邊水秀山明；小橋流水、鳥語花香、丘壑泉林、濃樹疏花；南湖的煙雨、蘇錫的庭園、錢塘狂潮、雁蕩飛瀑；望太湖三萬六千頃，歷盡風帆沙鳥，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煙雨樓台，要是能，我倒願意長住江南。」

楚天秋聽得雙目異彩連閃：「閣下願意長住江南？」

李慕嵐道：「走在塞北住江南，也好白頭搔首憶少年哪！」

楚天秋雙目異彩暴閃：「說得好，說得好，閣下不像武林中人。」

李慕嵐道：「楚天千里清秋，楚少主又哪裡像武林中人？」

楚天秋道：「看來閣下高明的不只是武功、棋藝，楚天秋真要好好結交結交。」

李慕嵐道：「楚少主抬舉，我愛好的多，每樣都略知一二，絕談不上高明。」

楚天秋道：「閣下客氣，閣下客氣……」

站在他背後那年輕人忽然說了話：「少主，該回去了。」

楚天秋入耳這一句，立即站起，道：「我還有些事要料理，閣下先歇息，容明日再來討教。」

還是說走就走，沒等李慕嵐站起，甚至沒等李慕嵐說話，一抱拳，轉身便向外走，那年輕人跟了出去，白雲飛跟在最後。

李慕嵐沒有跟出去，沒有送，根本就來不及。

正在說話，也可以說相談正歡，那年輕人只一句話，楚天秋就馬上站起來走了，一刻也沒有多停留。

李慕嵐注意上那年輕人了，不只是因爲楚天秋那麼聽他的，也是因爲聽說了，楚天秋不愛女色愛男色，以及那年輕人的長相、神態、言談舉止。

說言談，那年輕人根本就沒說甚麼話，可是有那細聲細語，要楚天秋回去那一句，就是夠了。

很快的，白雲飛又回來了。

李慕嵐道：「看來貴少東並不急於棋藝。」

白雲飛道：「怎麼？」

李慕嵐道：「這麼快就走了，提也未提。」

白雲飛道：「閣下有所不知，這麼一個大家，有多少人、多少事？真夠我家少主忙的。」

李慕嵐道：「貴少東已經當家了？」

白雲飛道：「那倒還沒有，只是我家老主人近年來身體不太好，我家少主不能不幫忙主持家務。」

原來如此，那就難怪楚天秋忙了，正如白雲飛所說，這麼一個大家，有多少人、多少事？

李慕嵐道：「貴東家怎麼了？」

白雲飛道：「只能說是上了年紀，體弱多病吧。」

李慕嵐道：「貴東家只貴少東一個？」

白雲飛道：「是的。」

李慕嵐道：「以貴少東年歲看，貴東家還談不上上了年紀，反而該是春秋正盛，一個武林大家的主人，春秋正盛，不該體弱多病。」

白雲飛道：「那就不知道是爲甚麼了？」

李慕嵐道：「可曾延醫診治？」

白雲飛道：「我家老主人通醫術，自配藥吃。」

李慕嵐道：「原來貴東家自通醫術，那就不必延醫診治了。」

白雲飛道：「楚家上上下下這麼多人，有個病痛，從來就沒有請大夫看過。」

李慕嵐道：「貴少東身邊那位，是甚麼人？」

白雲飛道：「他是我家少主的伴隨。」

白雲飛說這話的時候很泰然，也很從容，一點也沒有猶豫，一點也沒有難說的樣子。

李慕嵐道：「伴隨？」

白雲飛道：「他既是我家少主的男僕，又是我家少主的書僮，不管我家少主走到哪兒，總是帶著他。」

李慕嵐道：「一個下人，穿著怎麼跟貴少東一樣？」

白雲飛道：「這是我家少主的意思，我家少主從沒有拿他當下人看待。」

李慕嵐道：「許是會伺候人，甚得貴少東歡心，也伺候貴少東久了。」

白雲飛道：「那倒沒有，他進府還不到三個月。」

李慕嵐「噢」了一聲！

白雲飛道：「進府還不到三個月，就仗著我家少主的寵愛，誰都不放在眼裡，楚家上上下下都受他的氣。」

恐怕他也是受氣的一個，不然他不會抱怨，尤其對一個外人抱怨。

李慕嵐道：「難道貴少東就不知道。」

白雲飛道：「知道，怎麼不知道？可是從沒有聽我家少主說過他，所以他才愈來愈不得了。」

李慕嵐道：「我倒是沒看出來。」

白雲飛道：「閣下剛來到楚家沒多久，而且閣下是楚家的貴客，當然看

不到，不過，閣下可以說已經體驗到了。」

李慕嵐道：「閣下是指……」

白雲飛道：「閣下剛才不是說，我家少主似乎不急於棋藝麼？」

李慕嵐道：「不錯，我是覺得……」

白雲飛道：「我家少主爲棋著迷，愛棋成癡，多年來一直遍求名師，也不惜重金搜購棋藝經典，好不容易求得閣下這麼一位高手裡的高手，怎麼會不急於向閣下討教？」

李慕嵐道：「閣下不是說，貴少東事忙……」

白雲飛道：「那是我家少主那麼說，做爲下人的不能不幫著說話，我家少主能爲棋藝廢寢忘食，這麼一個大家，人雖多，事雖多，可是並沒有須即刻處理的緊急事務，完全是因爲他的一句話，由此閣下可以知道，我家少主是多麼聽他的了。」

李慕嵐道：「他又爲甚麼不讓貴少東急於棋藝？」

白雲飛道：「這就不知道了。」

李慕嵐道：「不管怎麼說，等一天就等一天吧，明天再說，要是明天貴

少東還是不急於棋藝，我就沒有必要再耽誤我的行程了。」

白雲飛爲之驚急，忙道：「閣下……」

李慕嵐道：「貴少東都不急，閣下又急甚麼？」

白雲飛忙道：「我家少主絕不是不急，而是……」

李慕嵐道：「閣下，若是貴少東那位伴隨不願貴少東急於棋藝，而貴少東又這麼聽他的，貴少東怎麼學棋？我又何必爲貴少東耽誤行程？」

白雲飛忙道：「閣下說得是，只是……」

李慕嵐道：「閣下不必急，閣下爲貴少東的這番心意已經夠了，是貴少東要聽他那位伴隨的，怪不得別人。」

白雲飛沉默了一下：「那也只好等明天看看再說了，無論如何，請閣下不要讓我家少主知道，我跟閣下說了那麼多不該說的，否則我會被趕出楚家。」

李慕嵐道：「閣下放心，我擔保不會從我嘴裡說出去。」

白雲飛自己也不會說，這就不會再有第三個人知道了，白雲飛放心了，道：「倒不是我家少主待人嚴苛，而是我家少主的那位伴隨，他絕聽不得楚

家有人背後談論他，一旦他在我家少主那裡告了狀，我家少主一定會聽他的。」

李慕嵐道：「閣下不必幫貴少東說話了，楚家的事，我這個外人不便說甚麼，只是，若是貴少東這麼寵信一個伴隨，將來又如何掌理這麼大一個楚家？」

白雲飛動了容：「閣下說得是，只是……」

李慕嵐抬手攔住了白雲飛，道：「不說了，說多了恐爲閣下招禍，閣下忙去吧，不必管我了。」

白雲飛似乎還真怕爲自己招禍，道：「我這就告辭，茶水已經爲閣下準備好了，得煩請閣下自理，三餐自有專人送來，另外還有個不情之請，我家少主沒有交代，還請閣下不要離開這個院子到處走動。」

李慕嵐淡然一笑道：「閣下放心，身爲武林人，不會不知道武林規矩與禁忌，而且，這個院子四周都佈有樁卡，我想離開一步，恐怕也不容易。」

白雲飛有些窘迫、尷尬，道：「就知道瞞不過閣下，閣下應該知道，這不是針對閣下……」

李慕嵐又抬了手，道：「閣下不必再說了，身為武林人，當然知道。」

白雲飛道：「其實，身為武林人，我也知道，這些樁卡根本就防不了閣下……」

李慕嵐道：「閣下抬舉了，只是還請千萬別在這種事上抬舉我，否則我就不便在楚家做客了，閣下請吧！」

白雲飛沒再說甚麼，走了。

白雲飛走後，李慕嵐又坐下了，他坐下喝茶，喝了兩口茶，他站起來，過去掀起簾子看看裡間。

裡間真是一間臥房，小了些，可是挺舒服，用的也都是新的。

看過了裡間，又看小客廳四壁的字畫，居然全是名家手筆，這，讓他看了老半天。

名家的手筆固然吸引了李慕嵐，但李慕嵐所以裡外看，是為打發時候，別說他沒離開這個跨院一步了，就連這間精舍，他都沒有跨出一步。

日頭偏西，天晚了，有人送飯來了，送飯來的就是那兩名青衣美婢，兩個人提著食盒，進來先見禮，齊聲說話：「給貴客送飯來了。」

李慕嵐道：「有勞兩位姑娘。」

兩名青衣美婢擺好飯菜，動作快速，但都輕手輕腳，幾乎聽不見甚麼聲響，大家的侍女就是不一樣。

大家也到底是大家，不但飯菜好，而且精緻，用的也都是「景德鎮」上好細瓷，筷子是鑲了銀的象牙筷子，這就更顯出大家的用心了。

擺好了飯菜，兩名青衣美婢又盈盈施禮：「請貴客用飯。」

李慕嵐沒動，道：「兩位姑娘也請用飯去吧。」

兩名青衣美婢道：「婢子們要等伺候貴客用過飯後。」

李慕嵐道：「謝謝兩位姑娘，不必了，我不習慣，也跟貴少東說了，兩位姑娘是知道的。」

兩名青婢猶豫，還想再說，外頭進來了白雲飛，他說過來看看飯菜送到了沒有？又說恭敬不如從命，然後帶走了兩名侍女。

吃過了飯，兩名青衣美婢來收拾乾淨，並且換了新沏的香茗，剛走，白雲飛又來了，來看看李慕嵐對飯菜是否滿意？陪著李慕嵐說了一會兒話，之後才走。

白雲飛走後，李慕嵐倒了杯茶喝了，然後在小院子裡走動片刻。

他知道，也聽得清清楚楚，就算他不出院子，他的一舉一動也隨時有人監視。他裝不知道，也不在乎，今夜微有月光，他看看夜空的群星，也看看月下的花跟竹子，就進精舍歇息了。

他很放心，因爲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瞞不了他。

※　※　※

第二天，李慕嵐一早就起來了，剛漱洗過，兩個青衣美婢又送早飯來了，這回是白雲飛帶著來的。

白雲飛來看看李慕嵐昨夜睡得好不好，並且說少主楚天秋在早飯後就過來討教棋藝。

李慕嵐吃過早飯，兩名青衣美婢收拾乾淨之後走了，白雲飛留下沒走，少主楚天秋要來，他得等少主。

楚天秋倒是相當守時，說早飯後就過來，兩名青衣美婢剛走，他就來了，而且帶著那名伴隨來的，還真是既伴又隨，寸步不離。

除了那名伴隨，還另帶了一個男僕，這名男僕一手拿著棋盤，一手拿

著棋子，棋盤竟是銀製的，裝棋子的盒子也是銀盒。

那名伴隨只是伴隨，連棋盤、棋盒都不拿，楚天秋對他的寵愛可見一斑，也養成了他處處高人一等。

李慕嵐跟白雲飛迎於精舍門外，白雲飛還搶前兩步，恭謹躬身：「少主。」

楚天秋神情愉悅，沒理白雲飛，向李慕嵐抱拳：「閣下，我來討教了。」

李慕嵐道：「不敢！」他把楚天秋讓進了精舍，那名男僕放下棋盤、棋盒之後，躬個身退了出去，當然，那名伴隨沒走。

賓主坐下先寒暄，楚天秋道：「閣下吃的好、睡的好麼？」

李慕嵐道：「謝謝少主，都好。」

楚天秋道：「有不滿意，告訴白雲飛，不要讓我怠慢了閣下，特請閣下蒞臨指點棋藝，若有慢待，那是大不敬。」

李慕嵐道：「少主言重，身在武林，江湖生涯，四下飄泊，到處爲家，甚麼樣的吃睡，少主不會不知道，來到府上，少主如此這般的款待，若說還有甚麼不滿意，那就是太不知足了。」

楚天秋笑道：「好說，好說，粗茶淡飯，起碼的待客處所，談不上款待，

談不上款待。」

李慕嵐轉了話鋒，話上正題：「少主今天要切磋棋藝？」

楚天秋道：「正是來討教，正是來討教。」

李慕嵐道：「家大人多少主忙，爲了不耽誤少主正事，敢請這就擺上棋盤。」

楚天秋道：「沒有比我討教棋藝更要緊的正事了，只是閣下既有吩咐，理應從命，白雲飛！」

這也不勞動伴隨。

白雲飛恭應一聲，忙去擺正棋盤，擺好棋盒，然後退立一旁。

楚天秋站起來欠身擺手：「恭請指點。」

這是以師視李慕嵐，而且施禮頗恭。

李慕嵐一聲：「不敢。」站了起來，只是並沒有走過去，他道：「我有個不情之請。」

楚天秋道：「好說，閣下只管吩咐。」

李慕嵐道：「這不是消遣對奕，這是指點棋藝，一如指點武藝，我要其

他人迴避。」

楚天秋忙道：「說得是，說得是，應該，應該，是我疏忽，是我疏忽，白雲飛……」

敢情其他的人只白雲飛一個。

白雲飛沒說甚麼，恭應告退。

他能說甚麼？他敢說甚麼？

李慕嵐能說，也敢說，道：「少主，還有一位。」

這當然是指那名伴隨。

那名伴隨臉色爲之一變，不過他沒說話，自有楚天秋說話。

楚天秋道：「閣下，他是我的伴隨，我沒有拿他當下人。」

李慕嵐道：「少主誤會了，我是要其他人迴避，不是要府上的下人迴避。」

楚天秋道：「他不是其他人。」

李慕嵐道：「我不知少主是怎麼解釋其他人的？正確的解釋，應該是除了少主跟我以外，任何第三者都是其他人。」

楚天秋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夠露骨了！

李慕嵐卻不客氣，不顧情面，道：「那是少主跟這位之間的事，我只是指點少主棋藝，只認少主一個。」

楚天秋面有難色道：「我不論何時何地都帶著他，寸步不離……」

李慕嵐道：「我是為少主嗜棋而感動，不惜耽誤行程前來，不求名、不求利，只望能盡一份棉薄，助少主達成心願，甚至能讓少主在棋壇縱橫睥睨，少主何妨一試？不過片刻而已，若是少主認為不值，我立即謝罪告辭。」

楚天秋遲疑了一下，毅然轉望伴隨：「你就迴避一下吧。」

那名伴隨臉色再變，居然神情淒楚，低頭輕應，轉身出去了。

楚天秋望伴隨背影，臉上居然滿是疼惜不忍之色。

李慕嵐道：「少主，欲得高絕藝，必得有決心、專心，請！」

這回是他抬手讓了。

楚天秋不得不走過去，不得不在棋盤的一邊坐下，但卻一直眉鋒微鎖，心不在焉。

李慕嵐裝做未見，若無其事的打開棋盒，這才發現那顆顆的棋子，竟

是上好的和闐玉琢磨而成，顆顆晶瑩剔透，銀棋盤、銀棋盒、和闐玉棋子，夠名貴，價值不菲，可見楚天秋是多麼嗜棋，也可見江南楚家是多麼富有。

李慕嵐倒沒在意這些，他只催促楚天秋下棋。

楚天秋在李慕嵐的催促下，甚至於是逼迫下跟李慕嵐對奕一局。

縱然眉鋒輕鎖，縱然心不在焉，縱然是在李慕嵐的催促下甚至逼迫下，楚天秋人還清醒，感覺還在，他的棋藝不錯，一局下來也清楚的知道對手的棋藝高低，他不禁為之頓忘一切，為之瞠目結舌，為之怔住，久久不語，久久不動。

直到李慕嵐說了話：「楚少主，值麼？」

楚天秋如大夢初醒，霍地站起，人激動，手顫抖，連話聲都發了顫：「閣下……閣下棋藝何止高絕？簡直就是神……」

李慕嵐截了口：「少主不要這麼抬舉，只要認為值得就行了。」

楚天秋急道：「值得，值得，太值得了，又何止值得？三百年前有位『棋聖』，我生得晚，無緣瞻仰，三百年後的今天，武林竟又出一位『棋神』，我得以瞻仰，而且能蒙指點，是我的福緣，我的造化。」

話落，就要跪倒。

李慕嵐抬手攔住。

楚天秋跪不下去，急得滿臉通紅：「閣下，不肯收……」

李慕嵐道：「我爲甚麼耽誤行程前來？但是少主不要忘了我的條件，以及對我的擔保。」

楚天秋道：「我沒有忘，我這是拜師……」

李慕嵐道：「不拜師，我願意指點少主棋藝，否則，我這就告辭。」

楚天秋急得滿頭是汗，他哀求：「閣下……」

李慕嵐道：「少主，我不求名利，稱師，就是名，這是我的條件，少主也答應了。」

楚天秋苦了臉：「那我只好從命了。」

李慕嵐道：「我得問一聲，少主願意跟我學棋了？」

楚天秋忙道：「願意，當然願意，我求之不得，不惜磕破頭。」

他還真是！

李慕嵐道：「有決心？」

楚天秋道：「有決心！」

李慕嵐道：「能專心？」

楚天秋道：「能專心！」

李慕嵐道：「少主必得沐浴淨身，齋戒淨心七日，獨處一室，不得見天日，不得見任何人。」

楚天秋面有難色：「這……」

「這只是開端！」李慕嵐道：「接下來學棋百日，日日夜夜，少主只能跟我在一起，也不能見任何人。」

楚天秋更是苦了臉，道：「閣下……」

李慕嵐道：「跟我學棋，必得如此，不勉強，任憑少主抉擇。」

楚天秋沉默片刻：「從何時……」

李慕嵐道：「即刻，我給少主一盞茶工夫三思。」

他收回手往外走。

楚天秋忙叫：「閣下……」

李慕嵐道：「我不打擾少主三思，院子裡走動走動。」

頭也不回，仍往外走。

只聽楚天秋道：「閣下不必出去了，我已經做了抉擇了。」

李慕嵐停步回身：「少主已經做了抉擇了？」

楚天秋毅然點頭：「是的！」

李慕嵐道：「少主做的抉擇是……」

楚天秋道：「當然是跟閣下學棋。」

李慕嵐道：「決定了？」

楚天秋道：「決定了。」

李慕嵐道：「跟我學棋，不許半途而廢。」

楚天秋道：「怎麼會？絕對不會，我說過，我求之不得。」

李慕嵐道：「我只是把話說在前頭，讓少主知道。」

楚天秋道：「我聽見了，也知道了。」

李慕嵐道：「一旦開始，便不能改變心意，不能停止。」

楚天秋道：「我怎麼可能改變心意？更不會停止。」

李慕嵐道：「少主若是改變心意，或者是停止，我可是要強迫少主。」

楚天秋道：「我說過……」

李慕嵐道：「我知道少主說過不可能改變心意，更不會停止，我不能不防萬一。」

楚天秋道：「恕我直言一句，萬一我若是改變心意，或者是停止，那一定是萬不得已，閣下就要強迫，是不是不近人情？」

李慕嵐道：「在少主來看，或許是不近人情，可是在我來說，耽誤行程留在南京指點少主棋藝，一不求名，二不求利，我總要看到些成果，以對自己有些安慰。」

楚天秋沉默了一下，道：「閣下說的倒也是理，只是……」

李慕嵐截口道：「我還是那句話，不勉強，少主不願意，指點棋藝之事就此做罷，我這就告辭，繼續我的遊覽行程。」

楚天秋嗜棋成癡，曾經遍求名師而不可得，如今天上掉下來這麼一位「棋神」，他正爲他的福緣，造化慶幸，怎麼肯當面錯過，就此做罷？忙道：「閣下誤會了，我只是這麼說說，我願意，我答應。」

李慕嵐道：「也爲防萬一，倘若有人阻撓我指點少主棋藝，阻撓少主跟

我學棋，不管是誰，我也要予以制止、驅離。」

楚天秋一怔：「這……」

李慕嵐道：「少主，不勉強。」

楚天秋道：「倘若是家父……」

李慕嵐道：「令尊不會不知道少主嗜棋，應該不會阻撓少主學棋。」

楚天秋道：「我也是說萬一。」

李慕嵐道：「少主，我不是只予以阻止、驅離麼？」

楚天秋道：「要是萬一閣下制止不了，無法驅離……」

李慕嵐道：「少主，那就是我的事了。」這是說，與你楚天秋無涉，也怪不到你楚天秋頭上去。

楚天秋點了頭：「那就好，我也答應。」

李慕嵐道：「楚少主，君子一言。」

楚天秋揚了眉：「閣下放心，這是楚天秋說話。」

李慕嵐道：「那麼，這就開始，地點就選在此地，請少主召進該交代的人來先做交代。」

楚天秋道：「我是有些事得先做交代。」一頓，揚聲外喝：「來人！」

答應聲中，白雲飛跟那名伴隨都進來了，那名伴隨還搶在了白雲飛之前。那名伴隨一進來就急忙到了楚天秋身邊，似乎他也是不能片刻離開楚天秋。

白雲飛則停在楚天秋面前不遠處，垂手躬身：「少主吩咐。」

楚天秋說話了，他先交代李慕嵐剛才說的事，不管他說甚麼，白雲飛都是聲聲恭應。

可是，那名伴隨卻說了話：「少主，這怎麼行？」雖然急，卻還是細聲細氣。

楚天秋道：「小卿……」

是伴隨叫「小卿」，還是這「小卿」是暱稱？

那名伴隨道：「少主，不是一兩天，是百日呀？」

楚天秋道：「我知道……」

那名伴隨道：「少主知道怎麼還答應？一兩天都不行，何況百日？」

楚天秋道：「我這是學棋……」

那名伴隨急得臉都紅了，皮白肉嫩，模樣長得俊，白裡這一透紅，再加上他那著急模樣，煞是動人，姑娘家都不上：「少主這哪是學棋？簡直就是坐牢。」

楚天秋道：「別胡說！」

那名伴隨道：「我這是胡說麼？少主自己想想看是不是？」

楚天秋道：「小卿……」

那名伴隨道：「少主這是讓甚麼迷了心竅了？我不管，我這就伺候少主回去。」

他伸雙手抓住了楚天秋的胳膊，連雙手居然也白晰細嫩，根根似玉，恐怕一些姑娘家都要自嘆不如。

楚天秋忙道：「不行，別胡鬧。」

那名伴隨搖了楚天秋的胳膊，一副嬌態，更是動人：「少主……」

楚天秋道：「小卿，聽我說，不過百日……」

「不過百日？」那名伴隨道：「多少日子了？少主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我，我伺候少主也是寸步不離……」

楚天秋道：「我如今這是學棋，不得已，你是知道的，我愛棋……」

那名伴隨道：「少主爲了學棋，就不要我伺候了？棋跟我，少主到底要哪一樣呀？」

夠明白的，夠露骨的。

楚天秋道：「小卿，這不一樣……」

那名伴隨忽然臉色白了，白得沒了血色：「看來少主是不要我伺候了，也就是不要我了，那我還留在楚家幹甚麼？我這就告辭，少主，我走了……」

他鬆開了楚天秋的胳膊。

楚天秋疾快出手，反抓住了伴隨的胳膊，叫道：「小卿……」急轉望李慕嵐：「閣下……」

顯然，他這是不讓伴隨走，捨不得，轉向李慕嵐商量。

李慕嵐道：「少主要改變心意了？」

楚天秋道：「閣下看見了。」

李慕嵐道：「不錯，我看見了，我不認爲這有甚麼？少主可以拿定主意。」

楚天秋道：「可是……」

李慕嵐道：「少主，楚家的下人多得很。」

楚天秋道：「我只要他伺候……」

李慕嵐道：「那是少主的事，我不能讓少主改變心意。」

楚天秋道：「閣下……」

李慕嵐道：「少主答應過我的。」

那名伴隨往外掙：「少主，讓我走！」

楚天秋忙道：「不要，小卿，我走！」

他竟然真要走！

李慕嵐伸手抓住了他另一隻胳膊：「少主，不能走。」

楚天秋沒想到李慕嵐會出手？就是想到了，恐怕他也躲不掉，他一怔！忙回過頭來：「閣下……」

李慕嵐道：「我只好強迫少主了。」

楚天秋道：「閣下既不求名，也不求利，我改變心意，閣下並沒有損失……」

李慕嵐道：「我耽誤了行程，就是我的損失。」

楚天秋道：「才不過一天……」

李慕嵐道：「哪怕是一刻，也是損失。」

楚天秋道：「我願意賠償。」

李慕嵐道：「寸金難買寸光陰。」

楚天秋道：「那麼我以尺金買閣下的寸光陰，我拿得出，買得起。」

這是可以相信的，三大家富可敵國，尤其江南楚家，財富恐怕更在直隸金家、西北馬家之上。

李慕嵐道：「倘若愛財，我當初就求名求利了。」

楚天秋道：「閣下……」

李慕嵐道：「少主可以不要再說了。」

楚天秋雙眉一揚，道：「閣下原諒！」

他猛一掙。

在他以爲，他被抓的部位不是穴道所在，以他的武功，這麼猛力一掙，又是出意不意，絕對可以掙脫。

豈料，他以爲如此，事卻不然，不但沒能掙脫，反而像蜻蜓搖石柱一

般，連動都沒能動分毫，而且掙得他胳膊生疼。

他心驚了，眼瞪大了，道：「閣下……」

李慕嵐道：「我也要說聲少主原諒，少主適才要我鬆手，如今我倒要少主鬆手了。」

楚天秋一時沒弄懂，道：「閣下要我鬆手？」

李慕嵐道：「做下人的，居然干涉主人的事？還以走要脅主人，這種下人，少主可以換一個了。」

楚天秋懂了，忙道：「不行……」

李慕嵐道：「我要再說聲少主原諒了。」

這句話剛說完，楚天秋只覺一股炙熱的力道從李慕嵐手掌直透他那隻胳膊，像電似的，由他那隻胳膊經過雙肩傳到了他這隻胳膊，這隻胳膊為之一陣奇疲透骨，使得他不由自主的鬆了抓住伴隨胳膊的那隻手，他大驚，急叫：「你……」

李慕嵐道：「我說過，少主原諒了。」

楚天秋顧天得再說，忙轉過臉去望伴隨，他要叫伴隨不要走。

不用他說，伴隨沒有走，照說，伴隨可以走了，可是伴隨就是沒有走，他怒望李慕嵐：「你究竟是甚麼人？這樣對我家少主？你究竟是甚麼居心？」

李慕嵐道：「我，李慕嵐，只為指點楚少主棋藝，造就他成為一個棋壇高手。」

那名伴隨冷笑：「你把我當三歲孩童？我看你一定別有用心。」

李慕嵐道：「你說我這樣對你家少主，一定別有用心，我倒要問問你，這樣對楚少主，又是為了甚麼？」

那名伴隨臉色一變！道：「你問我家少主吧，我家少主知道。」

李慕嵐道：「我問你。」

只聽楚天秋道：「閣下……」

李慕嵐道：「楚少主，我問的是你這伴隨。」

那名伴隨一指李慕嵐，叫：「少主，你看他……」

李慕嵐道：「你家少主此刻恐怕顧不了你了。」

那名伴隨急向白雲飛：「白管事，你怎麼袖手旁觀，不聞不問？」

白雲飛道：「不要說沒有少主的令諭，我不敢管，就是有少主的令諭，

恐怕我也制止不了。」

那名伴隨既急又氣：「白管事，你端楚家的飯碗，居然能眼睜睜看著一個外人如此這般挾持少主……」

白雲飛道：「以我看，少主不是遭這位貴客挾持，否則少主早就說了。」

那名伴隨更急更氣：「你……」

白雲飛道：「你說我不管，你是少主的伴隨，你怎麼也不管？」

那名伴隨道：「你敢說我不管？從剛才到如今，我不是一直……」

只聽楚天秋道：「小卿，不要吵了。」

那名伴隨似乎相當委曲：「少主說我吵，我是爲少主你呀。」

楚天秋道：「我知道你是爲我，可是我又沒有怎麼樣？」

實話實說，還算明理。

那名伴隨道：「少主還說沒有怎麼樣，少主這不是正遭一個來路不明、別有用心的人挾持麼……」

楚天秋道：「不要胡說，我這哪裡是遭這位貴客挾持？這位是我命白雲飛請來指點我棋藝的貴客。」

那名伴隨還叫：「少主……」

李慕嵐說話了：「我指點楚少主棋藝，久久不能開始，這是有人阻撓，我要照我跟少主說好的，予以制止、驅離了。」

楚天秋忙道：「閣下……」

李慕嵐道：「這也是楚少主你親口答應的，楚少主還說，話是楚少主說的，沒有錯吧？」

楚天秋道：「不錯，這確也是我親口答應的，我也的確說過，話是我說的，只是……」

李慕嵐道：「楚少主，只是甚麼？」

楚天秋道：「只是我沒有想到閣下會當真……」

李慕嵐道：「我一向說到做到，由來當真。」

楚天秋道：「我也沒有想到，遭閣下制止、驅離的會是他。」

李慕嵐道：「就是令尊前來阻撓我指點少主棋藝，我也要予以制止、驅離，難道說少主的這名伴隨，比令尊還不能碰？」

這話厲害。

楚天秋怎麼能承認，又怎麼敢？他忙道：「那怎麼會？」

李慕嵐道：「那是甚麼？」

楚天秋一時沒能說出話來。

那名伴隨這時叫道：「你想制止我，趕走我，你敢？」

李慕嵐道：「你看我敢不敢？」

那名伴隨冷怒而笑：「憑你還制止不了我，趕不走我，少主放心，他休想制止我，趕走我。」

楚天秋就是不放心，因爲他領教過李慕嵐的身手與功力了，他忙道：「小卿……」

那名伴隨道：「少主儘管放心就是了，此人來路不明，別有用心，我絕不會讓他得逞。」

楚天秋還待再說。

李慕嵐說了話：「你倒是會反咬人，這是做賊的喊捉賊，你看看我是不是能制止你，趕走你？」一頓，又道：「楚少主，且請坐下歇息。」

他把楚天秋拉坐下，楚天秋坐下之後，居然沒動，他沒說話。

楚家人都是練家子，而且還都是不俗的練家子，白雲飛面有驚容。

那名伴隨則驚叫：「少主……」

李慕嵐道：「你家少主此刻是真顧不了你了。」

那名伴隨道：「你制了我家少主的穴道？」

李慕嵐道：「可以這麼說。」

那名伴隨道：「我還沒有看見你出手……」

白雲飛也沒有看見。

李慕嵐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那名伴隨道：「你究竟是甚麼來路？」

李慕嵐道：「路過南京的江湖旅人。」

那名伴隨冷笑：「我這就讓你現形！」話落，他出了手，飛起一根白皙細嫩手指，疾點李慕嵐心口要穴，出手如風，而且帶有破空異響。

李慕嵐淡然一笑：「你很不錯，沒想到楚少主的這位伴隨，不過是個伴隨，居然是個相當不俗的好手，只是出手狠了些，我跟你有甚麼深仇大恨？」

白雲飛面有驚訝色。

李慕嵐話落抬起右掌，立掌當胸，掌心向外。

那名伴隨神情一震，沉腕收招。

李慕嵐也垂下了手，道：「如何？我現形了麼？」

那名伴隨臉色一變，沒說話，再出手，這回是疾快如電的一連三招，攻的都是李慕嵐的上半身。

李慕嵐人不動手動，也是一連三招，把那名伴隨的攻勢都擋了回去，泰然從容，輕描淡寫，第四招，他單掌揮出，一閃而回。

那名伴隨驚呼暴退，停在五、六步外，不但一臉驚容，臉色還煞白。

白雲飛沒看見是怎麼回事？不過他知道，少主的伴隨吃虧了，而且受的驚還不小。

李慕嵐說話了：「你沒能看出我的來路來，我恐怕要看出你的來路了。」

那名伴隨沒說一句話，轉身撲了出去。

白雲飛定過了神，脫口道：「閣下這是替楚家這些下人出了氣！」猛然想起還有少主在，一驚色變！

李慕嵐道：「不要緊，楚少主聽不見。」

白雲飛這才神情一鬆，臉色恢復，道：「閣下趕走了他，趕得好。」

李慕嵐道：「恐怕他不會善罷甘休。」

白雲飛道：「不會善罷甘休？他還能怎麼樣？」

李慕嵐道：「等著看吧，很快就知道了。」

白雲飛道：「閣下剛說，他沒能看出閣下的來路，閣下反倒看出了他的來路？他是……」

李慕嵐道：「他讓我想起了當今武林的一個邪人。」

白雲飛道：「武林邪人？誰？」

李慕嵐道：「『脂粉三郎』白玉卿！」

白雲飛脫口叫：「『脂粉三郎』白玉卿?!」

李慕嵐道：「是的。」

白雲飛臉色一變，又道：「一定是，少主叫他小卿。」

李慕嵐道：「一招三式『摘花手』，是『脂粉三郎』白玉卿的獨門絕學。」

白雲飛道：「得趕緊告訴我家少主……」一頓，忙又道：「我家少主叫他小卿，說不定知道。」

李慕嵐道：「叫他小卿，未必知道他是白玉卿。」

白雲飛道：「我家少主怎麼招了這麼一個邪人進了楚家門？都是因爲……」住口不言，想是不能說出少主的秘密。

李慕嵐沒有說話，沒有問，他裝沒在意。

白雲飛忽然又道：「閣下，不對？」

李慕嵐道：「白管事是說……」

他如今知道，白雲飛是楚家一名管事了。

白雲飛道：「『脂粉三郎』白玉卿雖是個邪人，但在武林中究竟是個成了名的人物，他怎麼會甘心跑來楚家當我家少主的伴隨？」

李慕嵐道：「以白管事看呢？」

白雲飛道：「恐怕他不是『脂粉三郎』白玉卿？」

李慕嵐道：「一招三式的『摘花手』錯不了，他就是『脂粉三郎』白玉卿。」

白雲飛道：「那他怎麼會……難不成他跑到楚家來躲避甚麼？」

李慕嵐道：「天下之大，何處不能容身？要躲避甚麼，何必非跑到楚家

來？」

白雲飛道：「楚家畢竟不是一般地方，可以給他庇護。」

李慕嵐道：「白管事錯了，江南楚家是甚麼樣的人家？豈會庇護這麼一個邪人？一旦有人找上門來，他絕無法再欺瞞楚家，到那時楚家不會不會庇護他，反而會趕他出門，就算楚少主會護他，楚家的老主人也不會答應。」

白雲飛點頭：「這倒是，那……」忽然目光一凝：「難道他別有用心？」

李慕嵐道：「白管事說對了，別有用心的人，往往會說別人別有用心，他就說我到楚家來指點楚少主棋藝是別有用心，不錯，我承認我是別有用心，可是他到楚家來當楚少主的伴隨，也是別有用心。」

白雲飛呆了一呆！道：「『脂粉三郎』白玉卿別有用心，閣下也別有用心？」

李慕嵐說了，把他的來意告訴了白雲飛。

聽畢，白雲飛面有驚容：「有這種事？」

李慕嵐道：「的確有這種事，在『萬花堡』，『辣手郎中』司空曉的親口招供。」

白雲飛目光一凝：「這麼說，閣下知道我家少主是個……」

他住口不言。

李慕嵐道：「我原不知道，聽『棋魔』西門君說的，使我想到楚少主的伴隨令人懷疑，等我知道他是『脂粉三郎』白玉卿時，我的懷疑增添了三分。」

白雲飛道：「對，這就對了，只是，我從沒聽過『日月教』。」

李慕嵐道：「我也沒聽過，不是剛創立不久，就是它極爲秘密。」

白雲飛道：「怎麼還有個『棋魔』西門君跑來設局？要奪我家少主珍藏的棋譜，這兩件事多虧了閣下，不然楚家跟我家少主的珍藏都落進了別人手裡，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

李慕嵐道：「前者，身爲武林人，當然不能坐視這麼一個『日月教』以這種手法來奪取天下武林；後者，皆因『棋魔』西門君手法錯誤，我更不敢居功。」

白雲飛道：「不管怎麼說，得趕緊讓我家少主知道……」

李慕嵐道：「儘管我懷疑『脂粉三郎』白玉卿是『日月教』的人，想利用楚少主以掌握楚家，但是我還沒有證據，以楚少主對他的寵愛，沒有真憑

實據，楚少主是不會相信的，白管事裝做不知，不必管這件事，我自有道理。」

白雲飛道：「閣下既然這麼吩咐，我自當從命，閣下雖是爲天下武林，但總是救了楚家與我家少主，白雲飛這裡先謝謝閣下了！」

話落，他撩衣竟要下拜。

李慕嵐伸手攔住，道：「白管事要是這麼想，說聲謝也就夠了，我怎麼敢當白管事如此大禮？」

白雲飛硬是拜不下去，急得臉都紅了，道：「閣下……」

李慕嵐道：「有人來了，想是『脂粉三郎』白玉卿搬來援兵了，白管事可以就此打住了。」

白雲飛忙一凝神，道：「恭敬不如從命，相救之情，白雲飛永銘五內了。」

隨即收勢站好，臉色也恢復了。

李慕嵐也收回了手，隨手拍活了楚天秋的穴道。

楚天秋立即站起，道：「閣下這是……」

李慕嵐道：「楚少主親口答應了我，但那名伴隨畢竟是楚少主的寵愛，爲免楚少主爲難，我只有閉了楚少主的穴道，不得已，楚少主諒宥。」

李慕嵐這是客氣。

楚天秋卻沒有客氣，似乎只要沾上他的伴隨，他就甚麼都不顧了，道：「小卿呢？」

他四下望，是問李慕嵐，恐怕也是問白雲飛。

白雲飛沒說話。

李慕嵐道：「我趕他走了，不過他不肯走，又回來了。」

外頭傳來了那位小卿的叫聲：「少主，老主人來了！」

原來去搬請楚家老主人了。

帶著一陣風，那位小卿先撲了進來，緊跟在後的，是一前二後三名老者。前面一名，五十上下年紀，清癯白淨，氣色不大好，人也嫌瘦了些，只是不怒而威，有點懾人氣勢。

後兩名，年紀跟前一名差不多，但卻都相當健壯，而且四目精光外射，一看就知道是兩名內外雙修的好手。

白雲飛忙上前一步躬身：「老主人。」

楚天秋則叫：「爹！」

那位小卿抬手指李慕嵐：「老主人，就是這個人。」

清癯白淨老者看了李慕嵐一眼，然後望楚天秋：「秋兒，怎麼回事？」

楚天秋倒是實話實說：「這位是孩兒請來教棋的。」

清癯白淨老者道：「怎麼小卿說，他挾持了你，把他趕了出去？」

楚天秋仍然實話實說，把李慕嵐的條件以及他的承諾說了。

聽畢，清癯白淨老者道：「有這麼教棋的麼？」

顯然，他不以爲然。

楚天秋沒說話，這是也不以爲然，因爲不讓他的小卿留在身邊。

李慕嵐說了話：「老人家，學藝必須有決心，能專心，傳藝也不能有任何第三者在場。」

清癯白淨老者道：「下棋算甚麼藝……」

李慕嵐道：「棋藝！」

清癯白淨老者道：「這又不是甚麼不傳之秘……」

李慕嵐道：「老人家錯了，任何一種技藝，只要只傳一人，它都是不能外洩的秘密。」

清癯白淨老者道：「我不……」

李慕嵐截口道：「老人家倘若要教楚少主家傳武學，能讓別人在場麼？」

清癯白淨道：「那是武學……」

李慕嵐道：「這是棋藝。」

清癯白淨老者雙眉微揚：「下棋怎麼能跟武學比？」

李慕嵐道：「任何一種技藝都一樣。」

清癯白淨老者雙眉揚高了，道：「不一樣。」

李慕嵐淡然一笑：「老人家這是看不起棋藝。」

清癯白淨老者道：「我本來就看不起，下個棋有甚麼了不得的？」

李慕嵐道：「令郎楚少主嗜棋成癡，恐怕他不是這麼認爲。」

清癯白淨老者道：「他是我的兒子。」

李慕嵐道：「這是人倫，令郎楚少主永遠都是老人家的兒子，沒有人能說不是，楚少主自己也不能否認。」

清癯白淨老者道：「我叫他不要學下棋，他得聽我的。」

那位小卿面有得色。

楚天秋可卻面有急色，但是他不敢說話。

顯然，說到不讓他學棋，他是不願聽乃父的，可見他是多麼愛棋，而一眼看到了他的伴隨，他臉上的急色卻不見了，顯然，棋藝與伴隨，他還是寧選伴隨。

李慕嵐道：「或許，不聽父命，就是不孝，但是，如今，他卻有不能聽父命的苦衷，因爲他答應了我，他已經身不由己了。」

那位小卿忙道：「老主人，您聽聽！」

這是火上澆油。

清癯白淨老者雙眉高揚：「你是甚麼人？這裡是甚麼地方？他答應了你？他身不由已？秋兒，過來！」

楚天秋不敢不過去，他也願意過去。

那位小卿臉上得色更濃，雙目緊盯著楚天秋。

楚天秋就要動。

李慕嵐說了話：「楚少主，我不敢讓你不聽父命，但是你如今已是欲罷不能了，不要忘了你是怎麼答應我的？」

楚天秋遲疑了一下。

那位小卿忙叫：「少主！」

楚天秋又要動。

李慕嵐道：「我來助楚少主一臂之力吧！」

他出手又點楚天秋的穴道。

楚天秋，江南楚家的少主，絕對有一定的武學修爲，但是他卻連躲的念頭都不及有，他應指而倒，李慕嵐出指的那隻手把他扶坐下。

清癯白淨老者一怔。

那位小卿尖叫：「老主人，這不是挾持是甚麼？他居然敢在咱們楚家……」

清癯白淨老者驚怒：「好大膽？把他給我拿下。」

那位小卿沒動，他不敢動了，也不必他動。

清癯白淨老者背後那兩名健壯老者要動。

李慕嵐道：「不要楚少主了？誰能比我快？」

剛才他點楚少主穴道，出手之快，是在場的人都看見的。

其實，不必說話，他離楚少主也最近，伸手可及。

兩名健壯老者忙收勢停住。

那位小卿則驚叫：「老主人……」

清癯白淨老者更爲驚怒，急喝：「你……」

李慕嵐道：「聽說老人家精通醫術，老人家應該知道自己體弱多病，請老人家善自珍攝，不要太操心，管這些閒事。」

清癯白淨老者驚怒增添了三分，自己要動。

李慕嵐道：「別人都顧楚少主，老人家能不要兒子？」

清癯白淨老者沒有動，跺了腳：「氣死我了！」

顯然，他也不敢動，而且一點辦法沒有，怎能不氣?!

那位小卿叫：「老主人。」

他還是希望楚家這位老主人能拿出辦法來。

李慕嵐道：「難道只有你急？你來！」

那位小卿當然也不敢，只不知道他是爲自己，還是爲楚天秋，他也跺了腳，戟指李慕嵐尖聲叫：「你該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李慕嵐：「我有這麼大罪麼？你就這麼恨我麼？」

那位小卿又跺了腳：「當然，你這麼對我家少主，罪過不大？你這麼對我家少主，我還不恨你？」

看來他對楚少主是忠心耿耿。

清癯白淨老者說了話：「你怎麼稱呼？哪條路上的？」

李慕嵐道：「江湖路，李慕嵐。」

清癯白淨老者道：「我沒有聽過你。」

李慕嵐道：「我本就籍籍無名。」

清癯白淨老者道：「你究竟想幹甚麼？」

李慕嵐道：「指點楚少主棋藝，只求不受干擾。」

那位小卿叫：「老主人別信他的，他會甚麼都不圖？他一定別有用心。」

李慕嵐道：「你不也別有用心麼？」

那位小卿道：「我？你敢說我？你居然反咬我……」

李慕嵐道：「你跑到楚家來，甘願當然楚少主的伴隨，爲的是甚麼？」

那位小卿道：「我願意，我家少主也要我，要你管？」

李慕嵐道：「你願意，楚家少主也要你，我當然管不著，只是，若以你這麼一個人物，甘願到楚家爲奴，當楚家少主的伴隨，實在讓人動疑？」

那位小卿道：「你這是說甚麼呀？」

李慕嵐轉望清癯白淨老者：「老人家是不是也想知道，我這是說甚麼？」

清癯白淨老者怒聲道：「你不必……」

那位小卿道：「對，老主人不要聽他胡說八道，他到楚家來教少主棋藝是別有用心，如今這麼說更是居心叵測。」

李慕嵐道：「難道老人家就不想知道，甘願到楚家來爲奴，當今郎伴隨的這位小卿，是當今武林的哪一位人物？」

那位小卿叫：「我會是甚麼人物？你不要想挑撥……」

李慕嵐道：「我說你是位人物，就是挑撥麼？」

那位小卿道：「那你是甚麼用心？我根本不是甚麼人物，你爲甚麼要說我是個人物？」

李慕嵐道：「是位人物，對楚家隱藏，當遭人揭發時，又不敢承認，不是別有用心，何以如此？這不是別有用心是甚麼？」

那位小卿道：「你……」

李慕嵐截口道：「老人家成名多年，又是江南楚家的主人，不會不知道當今武林的一個邪人，『脂粉三郎』白玉卿。」

清癯白淨老者道：「『脂粉三郎』白玉卿？」

那位小卿急叫：「老主人，千萬不要聽他胡說……」

李慕嵐淡然一笑：「你急甚麼？我只是說，老人家不會不知道當今武林的這個邪人，『脂粉三郎』白玉卿。」

的確，如此而已，別的甚麼都還沒說。

那位小卿一時沒能說出話來。

清癯白淨老者道：「此時此地，你跟我提這個邪人幹甚麼？」

點不透，許是上了年紀，老糊塗了。

李慕嵐道：「老人家見過這個邪人麼？」

那位小卿叫：「老主人……」

清癯白淨老者雙眉微揚：「沒有，就是見著，我也不屑一顧。」

顯然，他也厭惡這種邪人，不齒這種邪人。

那位小卿臉色一變！

李慕嵐道：「一旦他跑到楚家來，老人家就不能不見了。」

那位小卿驚急。

清癯白淨老者臉色一變：「你這話甚麼意思？楚家豈能容這種邪人進門？就是他靠近楚家，我也要命人把他趕走。」

李慕嵐道：「老人家，遲了，這個邪人已經進了楚家了。」

那位小卿要叫。

清癯白淨老者目光一凝：「你是說……」

李慕嵐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那位小卿叫出了聲：「老主人……」

清癯白淨老者道：「我明白了，你是說小卿？年輕人，你弄錯了，小卿的來歷我一清二楚，他不是『脂粉三郎』白玉卿。」

那位小卿神情一鬆，面有得色。

李慕嵐淡然一笑，道：「知子莫若父，老人家爲兒子的心，我能體會，可是，老人家也該爲楚家想想？」

原來清癯白淨老者不是上了年紀，老糊塗了，本來也是，身爲武林三大家之一，江南楚家的主人，響噹噹的大人物，論身分，論聲威，跺跺腳武林都能晃動，怎麼會是個老糊塗？

清癯白淨老者道：「你還……」

李慕嵐道：「老人家就不想想，這麼一個人物，爲甚麼甘心隱名埋姓，跑到楚家來爲奴，當令郎楚少主的伴隨？爲甚麼？」

清癯白淨老者道：「你不要再……」

李慕嵐道：「難道老人家願意，讓人經由令郎楚少主來掌控楚家？」

清癯白淨老者道：「我認爲你也別有用心，你又是爲了甚麼？」

李慕嵐道：「不瞞老人家，有人想掌握三家、四堡、五莊院，進而席捲天下武林，各家、各堡、各莊院，都已經有人去阻止，我解過『萬花堡』之厄，又來解江南楚家之厄。」

清癯白淨老者道：「你說『脂粉三郎』白玉卿……」

李慕嵐道：「他跟下毒『萬花堡』主夫人的『辣手即中』司空曉一樣，都是一個秘密組合『日月教』中人！」

那位小卿臉色又變。

清癯白淨老者道：「日月教？」

李慕嵐道：「正是！」

清癯白淨老者道：「我沒有聽過。」

李慕嵐道：「這個組合極爲秘密。」

清癯白淨老者道：「你得讓我相信你。」

李慕嵐道：「應該，不難，白管事……」

他轉望白雲飛，過去一步。

只這一步，那位小卿行動如電，一閃已到了楚天秋身邊，一隻白皙細嫩手掌已按在了楚天秋頭頂。

李慕嵐似乎想制止，但顯然已經來不及了。

清癯白淨老者驚喝：「你……」

那位小卿冷笑：「我多日的心血，想不到會毀在你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匹夫手裡，如今你等知道了又如何？誰敢把我怎麼樣？」

誰也不敢，他只要掌力微吐，這位江南楚家的少主楚天秋，就要腦子

毀損在腦袋裡，或者是腦漿迸裂，立即一命嗚呼！

都爲之驚怔，誰也沒想到他會使這一招？

只有李慕嵐還鎮定。

清癯白淨老者叫：「小卿……」

那位小卿道：「閉上你的老嘴，小卿豈是你叫的？你兒子叫我，我已經強忍噁心忍了多少日子了。」

清癯白淨老者道：「你……」

李慕嵐道：「老人家不必急，也不必氣。」

清癯白淨老者道：「你叫我不必急，也不必氣？」

李慕嵐道：「我要是問他，他一定不肯承認，擒他逼供，我又不願髒我的手，讓他不打自招，不是很好麼？」

那位小卿臉色一變。

清癯白淨老者爲之一怔：「怎麼說？這是你……」

李慕嵐淡然一笑：「老人家，他不是已經不打自招了麼？」

還真是！

清癯白淨老者道：「可是你也讓我兒子落在他手裡。」

這也是實情。

李慕嵐又淡然一笑：「解鈴自有繫鈴人，令郎楚少主的安危，自有我一肩承擔，老人家不必躭心。」

清癯白淨老者道：「我兒子的安危你一肩承擔？這個邪人的手按在我兒子的天靈之上，他的安危你怎麼承擔？」

李慕嵐道：「請老人家放心，片刻之後，我一定還老人家一個毫髮無損的令郎就是。」

那位小卿冷笑：「我知道你是個高手，也領教過你的武功，只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倒要看看，你是怎麼還他一個毫髮無損的兒子？」

李慕嵐道：「我放你走，不就行了麼？」

那位小卿道：「你會放我走？」

李慕嵐道：「我當然不願意，但是我不得不。」

那位小卿冷笑：「這倒是實話，只是，你放過我，我可不放過你。」

李慕嵐「哦」了一聲！這是很意外。的確很意外，會有這種事。

那位小卿面現狠色，咬牙切齒：「我會逼楚家人對付你，你一個人對整個楚家，看你的武功有多高?動手不動手隨你，動手，那是自相殘殺，不動手，你就得送命！」

李慕嵐道：「狠、毒，必是恨我壞了你的事。」

那位小卿道：「你不失為一個明白人。」

李慕嵐道：「我願意放過你，你真不願意放過我?」

那位小卿道：「廢話。」

李慕嵐道：「既是如此，那就沒甚麼好說的了。」

那位小卿冷笑：「你也知道無話可說了。」

李慕嵐道：「還有一句，說完了這一句，我就真無話可說了。」

那位小卿道：「說！」

李慕嵐道：「要置楚少主於死地，你只消掌力一吐，要想掌力一吐就置楚少主於死地，你必得靠內力，你應該在要狠以前，先試試自己是不是還可以提聚內力?」

那位小卿道：「說完了?」

李慕嵐道：「說完了！」

那位小卿道：「你甚麼意思?」

李慕嵐道：「不必問，你試著提聚一下內力就知道了。」

那位小卿冷笑：「你當我真不懂你甚麼意思?你少跟我來這一套，你明知道我是甚麼人，還拿我當三歲孩童，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打的如意算盤?你想讓我分心，然後乘機出手，告訴你，休想，我不會上你的當。」

李慕嵐淡然一笑：「畢竟是『脂粉三郎』，聰明人，老江湖，我問你，倘若我有行動，你就是掌力一吐，擊斃楚少主，是不是?」

那位小卿冷笑：「你真是個明白人，只是，不知道楚家老主人會不會讓你動?」

李慕嵐道：「我要動，誰也攔不住，你不必分心，我這就幫你試著提聚內力。」話落，他動了，邁步逼向那位小卿。

清癯白淨老者心膽欲裂，失聲急喝：「你……」

那位小卿則一怔！

李慕嵐卻是只邁了一步就停住了，他淡然笑望清癯白淨老者：「老人家

放心，我說令郎的安危我一肩承擔，我會還老人家一個毫髮無損的令郎，要是我沒有把握，我不敢誇這種海口，說這種大話，老人家請看，『脂粉三郎』白玉卿，已經掌力一吐了，令郎楚少主是不是還好好的？」

的確，楚天秋狀如沉睡，沒有任何一點變化。

清癯白淨老者瞪大了一雙老眼，沒有說話。

他相信兒子還活著，而且毫髮無傷，但是他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他確信白玉卿已經是掌力一吐了，因爲李慕嵐動了，明顯的逼了過去，他兒子所以能仍活著，是因爲白玉卿無法提聚內力，好好的，白玉卿怎麼會不能提聚內力了？

李慕嵐轉望那位小卿：「試過了吧？如何？我說的是實情實話，還是我想讓你分心？」

那位小卿如大夢初醒，臉色大變！驚聲道：「我怎麼會……難道是你……」

李慕嵐淡然道：「事實如此，我不願否認，你既是個聰明人，又是個老江湖，就應該想得到，這既然是我的設計，我不會不顧楚少主的安危，不會

讓你得逞。」

那位小卿道：「可是你是怎麼散了我的功力？又是在甚麼時候……」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也就是說他沒有覺察，一點感覺都沒有。

李慕嵐道：「我可以告訴你，就在我邁步讓開，你搶這稍縱即逝的不再良機，閃身撲向楚少主之際，我隔空點了你的穴道，那時候你全心全意只爲搶良機，沒有防備，也沒有覺察……」

那位小卿臉色慘變，淒厲大叫，要撲向李慕嵐。

難免，這時候他當然是恨透了李慕嵐，恨不得吃李慕嵐的肉，剝李慕嵐的皮，恨不得將李慕嵐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但，只跨出半步，他就忙又停住了，然後轉變方向，奔向精舍門。

這是突然想起來了，原就不是李慕嵐的對手，這時候撲擊李慕嵐，更是以卵擊石，不如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李慕嵐沒動，只叫了聲：「白管事！」

白雲飛如奉諭旨，應聲而動，他閃身撲過去截住了那位小卿，抬手就是一掌。

他籍機出氣了，那位小卿不但連出手之力都沒有，還跌跌撞撞倒退，一跤摔到了李慕嵐腳下，他沒再動，他知道，如今的他，怎麼動都是白動。

清癯白淨老者這時候向李慕嵐抱起雙拳：「閣下，楚千里佩服。」

李慕嵐答禮：「不敢……」

清癯白淨老者楚千里道：「閣下究竟是哪一路的高人？」

李慕嵐道：「我更不敢當老人家這『高人』二字，這也無關緊要，而且，恕我直言，我覺得這時候不是談這個的時候。」

要在以往，堂堂的江南楚家主人，哪能聽這個？可是，此時此地，楚千里聽了，不但聽了，而且還說：「閣下說得是，那麼，是不是請閣下解開小兒的穴道……」

「不急！」李慕嵐道：「老人家放心，我制的穴道，一個對時之內不會傷到令郎，而且，這時候解開令郎的穴道，我怕他會心疼。」

這話楚千里懂，他道：「全依閣下。」這時候，他是充份相信李慕嵐了。

李慕嵐道：「謝謝老人家……」

楚千里道：「閣下謝我？閣下救了小兒，救了楚家，楚家還不知道該怎

麼謝閣下呢？」

李慕嵐道：「老人家，我是爲了天下武林。」

楚千里還待再說。

李慕嵐已低頭向那位小卿：「該起來了，不要等我動腳。」

那位小卿這才爬了起來，他臉色慘白，沒有一點血色。

白雲飛道：「閣下，防他嚼舌。」

李慕嵐淡然一笑：「他要嚼舌早嚼舌了，『脂粉三郎』沒有那麼剛烈，他很惜命。」一頓，接問：「白玉卿，我沒有說錯吧？」

那位小卿沒有說話，低下了頭。顯然，李慕嵐是說對了。

李慕嵐道：「這沒有甚麼，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說不怕死，那是一時衝動，也是爲了顏面，有時候也是不得不死，真一旦死到臨頭，誰都會怕。」

那位小卿頭抬起了些，但是仍沒有說話。

李慕嵐道：「你既然很惜命，我也願意成全你，讓你達成你的心願，只是……」

那位小卿突然抬起了頭，說了話，不但是說了話，而且是聲淚俱下：「我知道你要說甚麼，也知道我該怎麼做，我願意，真的，我真願意，可是，我對『日月教』知道的不多……」

他真是個明白人。

在場的楚家人都覺得意外，「脂粉三郎」在當今武林絕對是個人物，可怎麼是這麼個人?!

看來李慕嵐是相當瞭解這位「脂粉三郎」。

李慕嵐道：「就你所知說一說。」

那位小卿忙住聲凝目：「行麼？」

李慕嵐道：「白玉卿，『日月教』怎麼會要你這種人？它註定成不了事。」

那位小卿居然不在意，還待再說。

李慕嵐道：「我等著聽你說你所知道的。」

那位小卿忙說了，說的跟「辣手即中」司空曉說的一樣，也就是說，他對「日月教」所知道的，跟司空曉一樣，不比司空曉少，也不比司空曉多。

聽畢，李慕嵐道：「這『日月教』的確是一個神秘組合。」

楚千里道：「閣下是說……」

李慕嵐道：「『辣手即中』司空曉、『脂粉三郎』白玉卿，都是武林的成名人物，都甘心爲它所用，對它都所知不多。」

楚千里道：「我相信司空曉、白玉卿都明明知道『日月教』不讓他二人多知多曉，也就是說『日月教』並未拿他二人當重要教徒，爲甚麼這些人還會甘心爲它所用？」

李慕嵐道：「老人家這一問問得好，也正是我不解之處，白玉卿，你怎麼說？」

白玉卿臉上忽現憤恨之色，道：「司空曉、我，這些人雖都是武林人，可是武林是誰的？是你們這些人的，司空曉、我，這些人，連個容身、立足的地方都沒有，『日月教』要我等，拿我等當朋友，當自己人，還許我等，一旦武林一統，任我等要職，酬我等重利，我等爲甚麼不甘心爲它所用？」

李慕嵐道：「白玉卿，像司空曉跟你這些人，在武林中無容身之處，無立足之地，你且捫心自問，怪誰？」

那位小卿道：「難道你等這些人個個都是俠義，個個都是正人君子，要

是武林中有這麼多俠義，這麼多正人君子，武林也不會有那麼多紛爭，那麼多血風腥雨了。」

李慕嵐道：「我不能不承認，武林中有不少假冒僞善、欺世盜名之邪惡之徒，但是這些人的惡蹟都比不上你等多，也都不及你等邪惡，就拿眼前事來說，甘心爲『日月教』所用，以卑鄙下流手法掌控各家，企圖進而席捲武林的，只有你等這些人，『日月教』找也只找你等這些人，不是麼？」

那位小卿口齒啓動，欲言又止，終於沒說話。

李慕嵐道：「我明白了，你等這些人原來因爲是如此這般才甘心爲『日月教』所用的，也難怪，重賞之下出勇夫，不圖利誰早起？只是，怕只怕你等這些人是被『日月教』利用了。」

那位小卿道：「利用也好，總比無容身之處，無立足之地強。」

李慕嵐道：「那我就不再說甚麼了，我答應留你一命，說話算數，你可以走了。」

白玉卿忙道：「我真可以走了？」

李慕嵐道：「你不妨試試？」

白玉卿忙往外走，轉眼間出了精舍不見了。

楚千里道：「閣下就這麼放了這個邪人？」

李慕嵐道：「老人家放心，從今以後，這個邪人再也興不起風，作不起浪了。」

楚千里道：「可是他還能害人。」

李慕嵐道：「那就沒有辦法了，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有的人心甘情願被他害，而且是不是害還很難說，不能都怪他。恕我直言，就拿令郎的事來說，能都怪他麼？這是爲天下武林，否則這種事我管不著，也就因爲這，所以我留他一命！」

楚千里老臉上泛現愧色，點頭道：「閣下說得是，是我的兒子不好，楚千里教子無方。」

李慕嵐道：「老人家言重了，食色性也，只不過令郎的這一性與一般人不同，恐怕是與生俱來的，跟老人家的教養無關。」

楚千里道：「閣下不要往我老臉上抹粉了，必是楚千里失德，才招致家門不幸……」

李慕嵐道：「恕我直言，老人家錯了，我剛說過，食色性也，只是令郎的這一性與一般人不同而已。」

楚千里道：「不管怎麼說，閣下救了小兒，救了楚家，如此恩德我不敢言謝……」

李慕嵐道：「老人家又言重了，我不是爲令郎，也不是爲楚家，我是爲天下武林。」

楚千里還待再說。

李慕嵐道：「老人家不要再說了，楚家之厄已解，我還要趕往別家，不能久留，臨行之前，讓我再次盡點心力，算是好人做到底……」

楚千里道：「閣下還要……」

李慕嵐道：「請老人家屏退左右。」

楚千里雖然訝異，但還是聽了，他抬了手：「你等都出去。」

他背後兩名老者跟白雲飛都退了出去。

此刻都相信李慕嵐是友非敵了，就算不相信，這些人也知道，留在這裡一點用也沒有。

如今精舍裡只剩李慕嵐跟楚千里、楚天秋父子了。

楚千里道：「閣下，小兒還在……」

李慕嵐道：「不要緊，令郎既聽不見，也看不見。」

楚千里道：「閣下是要……」

李慕嵐道：「我聽說老人家體弱多病？」

楚千里道：「閣下是聽誰說的？」

李慕嵐道：「白管事。」

楚千里道：「不錯，白雲飛說的是實情。」

李慕嵐道：「白管事也說，老人家亦通醫術，自己配過藥吃，但都不見好轉。」

楚千里道：「這也是實情。」

李慕嵐道：「老人家春秋正盛，不能說年事已高，練武之人，尤其是老人家這種修爲，也不可能體弱，老人家何以多病？請讓我爲老人家把把脈。」

楚千里忙道：「閣下也通醫術？」

李慕嵐道：「略知一二。」

楚千里深深一眼，道：「那就有勞了。」

他去坐下，李慕嵐也過去坐下。

楚千里他擄起衣袖，伸胳膊放在茶几上，李慕嵐伸右手二指搭上了楚千里腕脈。楚千里凝目緊盯李慕嵐。

李慕嵐神色平靜，沒有一點變化。

只不過轉眼工夫，李慕嵐收回了手。

楚千里有點疑惑：「好了？」

李慕嵐道：「好了。」

楚千里仍然疑惑：「這樣就行了？」

原來他是覺得李慕嵐把脈的工夫太短了。

李慕嵐泰然從容：「這樣就行了。」

楚千里道：「怎麼樣？」

李慕嵐目光一凝：「老人家既然通醫術，應該知道毛病出在何處？」

楚千里沒說話。

李慕嵐道：「老人家已經摒退左右了。」

楚千里說話了：「難道閣下知道……」

李慕嵐道：「只能說我料到了幾分。」

楚千里道：「那麼我這麼說，跟閣下所料一樣，只是我自配藥吃，一直未見好轉，我就不知道爲甚麼了？」

李慕嵐道：「老人家不明白的，我知道，我不明白，老人家知道，容我先請教老人家。」

楚千里道：「閣下只管問。」

李慕嵐道：「老人家應該也知道，老人家是過了度，以常理論，到了老人家這個年紀，似乎不該再像年輕人……」他住口不言。

楚千里也沉默了片刻，之後，他道：「我是到了這個年紀了，只是她還年輕。」

李慕嵐微怔：「夫人……」

楚千里道：「拙荊已經過世多年了，這個是我的繼室。」

本來嘛，楚少主楚天秋都多大了，楚千里的夫人怎麼可能還年輕？既然還年輕，那就不是少主楚天秋的生身之母。

李慕嵐又一怔！道：「原來如此……」目光一凝，接問：「老人家續絃多久了？」

楚千里道：「一年前的事。」

李慕嵐道：「老人家這位續絃夫人，是經人說合，還是……」

楚千里道：「是我自己認識的，那是一年多以前，我上紫金山採藥碰見的，她在山裡打獵，丈夫是個獵戶，新寡不久，丈夫就是死在紫金山裡，她爲夫報仇，日日進山尋覓咬死她丈夫的一條巨蟒，正好我遇上，助了她一臂之力，殺了那條巨蟒，爲她丈夫報了仇，她算是感念我援手之情吧，後來經常採藥給我送來，日子一久，就這麼……」

李慕嵐道：「老人家這位續絃夫人多大年紀？」

楚千里道：「三十五、六吧。」

李慕嵐道：「能否容我見見？」

楚千里目光一凝：「閣下敢真懷疑，她也是『日月教』……」

他倒明說了。

李慕嵐也明說：「『日月教』的手法無所不用其極，不是楚家的老人，

都值得懷疑。」

楚千里道：「她不會，絕不會！」

李慕嵐道：「何以見得？」

楚千里道：「她是個打獵人家的女人，不是武林人，進楚家一年多了，她也沒有怎麼樣。」

李慕嵐道：「老人家不是不該體弱而體弱，不該多病而多病了麼？」

楚千里道：「閣下這是怎麼說的？那是因爲……」

李慕嵐道：「那是因爲甚麼，因爲誰？」

楚千里道：「可是……」

李慕嵐道：「究竟是怎麼個情形？老人家清楚。」

楚千里沉默了一下，道：「你我都通醫術，都清楚，在她這個年歲，正值……」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李慕嵐沒讓楚千里說下去，道：「老人家何妨這麼想想？老人家續絃之後，體漸弱，病漸多，接著，『脂粉三郎』進府爲令郎伴隨，不久之後，老人家不得不交由令郎當家，到那時候，『日月教』是不是就掌控了楚家？」

楚千里道：「閣下這是說，『日月教』對楚家雙管齊下，分頭並進？」

李慕嵐道：「老人家何妨這麼想想？」

楚千里道：「真要如此，白玉卿事敗，僥倖保命而去，一定會知會她，她怕不早已逃跑了。」

李慕嵐道：「白玉卿事敗，她並未事敗，再說白玉卿，甚為惜命，未必會，也未必顧得知會她。」

楚千里搖了頭：「不，她不會，她不是，她絕不是！」

李慕嵐道：「我沒有說老人家這位續絃夫人一定是……」

楚千里道：「那……」

李慕嵐道：「老人家，見見何妨?!」

楚千里沒說話。

顯然，他是不想，不願讓李慕嵐見他這位續絃夫人。

李慕嵐道：「難道老人家不認為小心為上麼？倘若不是，我不動聲色，於她何傷？」

倒也是！

可是，楚千里有他的顧慮：「無論如何，以閣下的身分，我沒有理由讓她跟閣下相見。」

說得也是，這是理，也是禮。

李慕嵐道：「我受令郎楚少主之邀，進府來指點棋藝，歇息時陪少主花園散步，與老人家及夫人不期而遇，有何不可？」

楚千里遲疑一下：「閣下說，倘若不是，閣下不動聲色？」

李慕嵐道：「老人家，倘若不是，我有甚麼理由動聲色？老人家不是不知道，我是為天下武林來解楚家之厄的，不是來為楚家招惹笑禍的。」

這，楚千里知道，絕對知道，剛才的事就是鐵一般的明證，他沉吟了一下，道：「這倒可行。」

李慕嵐道：「那麼就請老人家去安排，我跟楚少主隨後就到。」

楚千里沒再多說甚麼，一抱拳，走了。

李慕嵐道回過身，一掌拍活了楚天秋的穴道。

楚天秋倏然而醒，先左顧右盼，然後站起：「閣下……」

李慕嵐道：「少主是問，原來在這裡的那些位？」

楚天秋道：「是呀！」

李慕嵐道：「都走了。」

楚天秋道：「都走了？」

李慕嵐道：「是的，都走了。」

楚天秋道：「家父……」

李慕嵐道：「走了。」

楚天秋道：「小卿……」

還不錯，他先問的是乃父。

李慕嵐道：「也走了。」

楚天秋道：「就這麼都走了？」

李慕嵐道：「不這麼都走了，少主以爲該如何？」

楚天秋道：「我記得，是小卿搬來了家父……」

李慕嵐道：「少主沒有記錯，實情確是如此。」

楚天秋道：「難道家父跟小卿，就這麼都走了？」

李慕嵐知道楚天秋想知道甚麼，道：「令尊是個明理的人，在了解真相

之後，帶著人走了，少主那名伴隨不明理，可是老主人都走了，他又怎麼能不走？」

楚天秋沒說話，但顯得很不安。

李慕嵐道：「少主可以放心，專心學棋了，只是，少主剛醒過來，尚不易立即用腦，我陪少主花園走走，等血脈流暢，神智清醒後再說。」

說完了話，轉身往外就走。

楚天秋不知道他的血脈是否已經如李慕嵐所說的流暢了，可是他知道他的神智已經清醒了，絕對知道，而李慕嵐說要出去走走，他沒有一點異議，急忙跟了出去。

他認爲，在精舍裡沒有機會見到小卿，一旦走出精舍，他絕對有機會見到小卿。哪知，李慕嵐出精舍只在小跨院裡走動。

楚天秋道：「閣下，這裡算不得花園，不好！」

李慕嵐停了步，道：「怎麼說？這裡算不得花園，不好？」

楚天秋道：「楚家另有大花園，那才稱得上花園，奇花異卉，美不勝收，我陪閣下到那裡走走。」

李慕嵐欣然同意：「好，那就偏勞少主。」

楚天秋也欣然，當然是因爲他認爲可以見到小卿。

不許小卿進精舍打擾學棋，如今是在精舍外，也沒在學棋，怎麼能不讓小卿伴隨？

這是個機會，好機會，這好機會還是李慕嵐自己給的，不能怪他。

楚天秋愈想愈喜，簡直就爲之激動，他喜孜孜，興衝衝，急步出了跨院。李慕嵐也高興，欣然跟上。

一路走，楚天秋以爲小卿隨時會出現在眼前，當然，小卿沒有出現，楚天秋愈走愈心不在焉，愈走愈急，不管多心不在焉，不管多急，卻苦在不好說，也不好叫個人來問，更不好叫個人把小卿找來。

這位楚少主算是個老實人，李慕嵐的條件，他的承諾，只在精舍內，只在學棋的時候，如今已經出了精舍了，也不是學棋的時候，有甚麼這不好，那不好的？

李慕嵐不管那麼多，一路左看右看，看楚家的房舍，看楚家的人，看楚家的氣勢，看楚家的美侖美奐，看楚家的金碧煇煌。

一直到大花園在望，小卿就是沒有出現，楚天秋忍不住了，他停了步，道：「閣下……」

李慕嵐知道他要說甚麼，不讓他說，道：「那裡就是少主所說的大花園？」

楚天秋道：「是的，閣下……」

李慕嵐還是不讓他說，道：「的確好，少主，咱們快走一步吧！」

邁步就走，而且走得很快。

楚天秋忙叫：「閣下……」

他只得跟，而且是快步跟，這麼一來，他根本沒有機會問他想問的，說他想說的了。

很快的，進了大花園，李慕嵐不是來賞花的，不是來散步的，他也爲眼前的百花所吸引，不錯，這才稱得上花園，在這個花園裡散步，真能讓人心曠神怡，塵念全消，神仙居處不過如此。

一直到進了花園，小卿就是沒有出現，楚天秋對眼前美景根本就視若無睹，他往昔不知道來了多少回了？今天來，又完全意在能見著小卿，一直

到這一刻，小卿就是沒有出現，他自是大失所望，哪還會把這不知道看過多少回的美景放在眼裡？他追上李慕嵐，就要問，就要說。

但是，這時候他又不能說，不能問了。

無他，只因爲迎面來了兩個人，這兩個人一男一女，灰髮紅顏，竟然是他的父親跟他那位繼母，他不滿父親再娶，尤其不滿父親娶這麼一個繼母，他從不叫她繼母，也盡量避免跟她見面，如今怎麼能當著父親跟她的面問小卿？一心只惦記著小卿，沒有早看見父親跟她，來不及躲了，他是陪李慕嵐來的，也不能躲，他好生懊惱，恨不得跺腳。

當然，李慕嵐也看見了，楚千里身旁那位續絃夫人，穿著十分素雅，一身白，但人卻長得艷若桃李，十分嬌媚，尤其嬌得惹人憐，媚到骨頭裡，那一身白，不但無損她的美艷、她的嬌媚，反而增添了她的風韻，醉人的成熟風韻。

原來續絃夫人如此，難怪！

只聽楚千里發了話：「怎麼閣下會在這裡？」

李慕嵐迎過去。楚天秋不得不跟。

近前，李慕嵐抱拳：「老人家。」

楚千里道：「沒想到閣下也到這裡走動來了。」

李慕嵐道：「少主的好意，趁歇息，邀我來此賞花，真好，令人有置身仙境之感。」

楚千里道：「好說、好說。」一頓，向他那位續絃夫人：「玉娘，這位秋兒請來教棋的李先生。」

那位續絃夫人含笑微點螓首，輕輕一聲：「先生。」

楚千里又向李慕嵐：「閣下，這是內人。」

李慕嵐抱拳欠身：「夫人。」

楚天秋始終未叫繼母，甚至沒看父親這位續絃夫人一眼。

楚千里也沒讓楚天秋叫，她那位續絃夫人也沒在意，而且也像沒看見楚天秋。或許已經習慣這樣相處了。

李慕嵐未動聲色，楚千里當然知道這表示甚麼，他臉上本堆著笑容，如今笑容更增添了三分，而且還泛現了真歡愉，道：「閣下請隨意看，我夫婦失陪了。」

他帶著那位續絃夫人要走。

不期而遇也就是如此了。

楚天秋也巴不得有這一刻。

李慕嵐卻道：「老人家可否請留一步？」

不能說不，楚千里停住了，他停住了，他那位續絃夫人當然得跟著停住。

楚千里臉上仍堆著笑容，卻笑得有點提心吊膽了：「閣下……」

李慕嵐道：「老人家能否容我跟夫人請教一事？」

楚千里更提心吊膽了，忙道：「閣下是要問……」

李慕嵐不答，還問：「老人家是否允准？」

還是不能說不，楚千里只得道：「閣下這是說哪裡話來？只管問，只管問。」

李慕嵐轉望那位續絃夫人：「先請夫人恕我唐突。」

那位續絃夫人倒是落落大方，泰然從容：「先生好說，不知先生要問甚麼？」

一雙是以攝人魂魄的流波妙目，緊緊盯在李慕嵐臉上。

李慕嵐道：「夫人可有姊妹？」

那位續絃夫人不答反問：「先生何做此問？」

李慕嵐道：「我行走江湖，曾經遇見過一個女子，年歲略小於夫人，相貌與夫人相仿，簡直如同一人。」

那位續絃夫人道：「原來如此，我沒有姊妹。」

如此而已，而且一點也不覺得驚異。

李慕嵐道：「怪的是那名女子也跟夫人一樣，唇邊有一顆痣，大小、部位也跟夫人一樣。」

那位續絃夫人誘人的香唇邊，長著一顆美人痣，益增嫵媚。

那位續絃夫人依然從容泰然，依然沒有一點驚異之色：「是麼？那真是巧，想不到世上竟有長得如此相像的人？」

楚千里的提心吊膽增添了三分，道：「閣下……」

李慕嵐轉向了他：「老人家身為武林之主，應該知道我說的這個女子，當今武林四大金釵之一，『東美』、『西醜』、『南嬌』、『北媚』的『北媚』『九

尾狐』阮香玉。」

楚千里道：「聽過，沒有見過。」

李慕嵐道：「老人家何許人，怎會見過這種女人？」轉望那位續絃夫人：「夫人不是武林人，想必連聽也沒有聽過。」

那位續絃夫人依舊從容泰然：「還真是，我沒有聽過。」

楚千里道：「閣下……」

李慕嵐就是不讓他說話：「老人家可知道，自從我遇見過阮香玉之後，她就失踪不見了。」

楚千里不得不應付：「我不知道，這是爲何？」

李慕嵐道：「沒人知道，這麼一個女人突然自武林失踪，難免招人議論，惹人猜疑，議論猜疑終究只是議論猜疑，誰也無法肯定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其中有一說，倒是有可能，頗可信。」

楚千里道：「哪一說？」

李慕嵐道：「她隱名埋姓，改頭換面，做不欲人知，但一旦爲人知，必然震動武林的事去了。」

楚千里道：「隱名埋姓，改頭換面？」

李慕嵐道：「我說的改頭換面，不是化裝易容，而是以非武林人身分出現，知她名的不少，見過她人的不多，她這一隱名埋姓，改頭換面，很容易掩人耳目。」

楚千里微揚雙眉：「閣下說，這一說，有可能，頗可信？」

李慕嵐道：「不錯。」

楚千里道：「怎麼見得這一說有可能，頗可信？」

李慕嵐道：「因爲事隔許久之後的如今，我再次遇見『九尾狐』阮香玉的時候，她已經不叫阮香玉，也不是武林人了。」

這話，再傻、再笨的人也聽得懂。

楚千里臉色變了：「閣下……」

李慕嵐索性說得更明白些：「不錯，老人家這位說是獵戶遺孀的續絃夫人，就是武林四大金釵之一的『北媚』『九尾孤』阮香玉。」

楚千里驚怒：「你……」

那位續絃夫人臉色也變了，冷怒：「你究竟是甚麼人？竟敢跑到江南楚

家來，當著老爺子的面如此亂指，究竟是甚麼用心？」

李慕嵐道：「我是不是亂指，妳知道，我的用心，楚家老主人知道。」

那位續絃夫人霍地轉向楚千里：「老爺子，怎麼讓這麼個瘋漢進府？還不快把他趕出去。」

連生氣、發怒的時候都不減她的媚，難怪能讓人醉，讓人迷。

楚千里要說話。

李慕嵐道：「真要把我趕出楚家，楚家就完了，相信老人家不會把我趕出楚家去。」

那位續絃夫人自是不信：「老爺子……」

她這是催促楚千里召人，下令。

她可不知道，片刻之前，楚千里還不知道該怎麼謝李慕嵐好呢？

話雖如此，楚千里究竟還是愛這位續絃夫人，也難怪，這麼一位續絃夫人，誰能不憐？誰能不愛？他爲之兩難。

那位續絃夫人當然看得出來，道：「老爺子，不是他走，就是我走。」

不知道她這個「走」，是指離開花園，還是離開楚家？

前者，楚千里不願，後者，楚千里更不願，這麼一位續絃夫人，誰捨得？

楚千里忙向李慕嵐：「閣下……」

這似乎是要李慕嵐讓一步。

李慕嵐道：「老人家可以讓，楚家不能讓，我爲了楚家，爲了天下武林，也不能讓。」

楚千里急了：「閣下……」

那位續絃夫人道：「老爺子居然不願意趕他走？好，那我走！」

她轉身要走。

楚千里一把拉住：「玉娘……」

李慕嵐道：「老人家不會讓妳走，我也不會讓妳走。」

那位續絃夫人嬌聲叫：「老爺子，你究竟……」

楚千里向李慕嵐：「閣下，你不能這麼說說就算。」

這是說，李慕嵐不能空口說，該拿出證據。

李慕嵐道：「老人家，我也是說令郎那位伴隨，我說錯了麼？」

楚千里還沒有說話。

楚天秋聽出不對來了?急問:「閣下是說小卿,小卿怎麼了?」

李慕嵐不再隱瞞,實話實說:「少主那位伴隨小卿,是當今武林邪人『脂粉三郎』白玉卿。」

楚天秋叫道:「『脂粉三郎』白玉卿?怎麼可能……」

不知他是不是真不知道。

李慕嵐道:「『脂粉三郎』白玉卿不打自招,令尊在場,親眼得見,少主不信,可以當面問。」

楚天秋急望乃父:「爹……」

楚千里道:「沒有錯,小卿就是那個邪人。」

楚天秋急了,霍地又望著李慕嵐:「你把小卿怎麼了?」

真急了,「閣下」換成了「你」。

李慕嵐仍然實話實說:「我把他趕走了……」

楚天秋道:「怪不得我離跨院至今沒見著小卿,你憑甚麼?」

李慕嵐道:「他到楚家來,別有用心。」

楚天秋道:「不管他有甚麼用心?是我楚家的事……」

李慕嵐道:「他爲一個神秘組合『日月教』所用,『日月教』分派人手至武林各家,陰謀掌控各家,進而席捲武林,這不是楚家的事。」

楚天秋道:「我不信,你趕走我的小卿,才是別有用心,我不學棋了,你給我走,馬上離開楚家。」

李慕嵐毫不在意,淡然笑道:「少主對我做過許諾,不能不學棋,不能趕我走。」

楚天秋暴叫:「還我小卿來!」

他就要撲向李慕嵐。

楚千里急喝:「秋兒!」

楚天秋收勢停住。

楚千里道:「李先生是爲天下武林,他救了你,救了楚家,你怎麼能……」

楚天秋激動暴叫:「你可以再娶這麼個女人,爲甚麼我就不能有小卿?當初你聽誰的了?如今你還護這個女人,爲甚麼我就不能要回我的小卿?」

楚千里驚怒急喝:「大膽,你要造反……」

楚天秋道：「許你不許我，還幫他趕走我的小卿，這是逼我造反！」

他撲向了李慕嵐。

楚千里怒極：「你……」

楚天秋出了手，但是他剛出手就突然停住了，因爲他出招那隻手的腕脈，落在了李慕嵐手裡。

堂堂江南楚家的少主，沒能走完一招就被人所制。

楚千里怔住了！一雙老眼都瞪圓了。

那位續絃也妙目圓睜，面現驚容。

楚天秋既驚又急、更怒，人在這時候，往往會不計利害，不計後果，他就不顧一切，要掙。

李慕嵐道：「身爲楚家少主，將來還要接掌楚家，凡事要先學冷靜。」

這話說完，楚天秋悶哼一聲，矮下半截，臉發白，眼發紅，額上見汗，顆顆豆大。他沒再掙了，也不敢再掙了，就是想再掙，就是敢，恐怕也沒那個力氣，沒那個能耐了。

只聽楚千里驚叫：「閣下……」

李慕嵐道：「聽見了麼？兒子造爹的反，做爹的卻還是顧兒子。」說完了這句話，鬆了楚天秋的腕脈，收回了手。

楚天秋站直了，臉上有了血色，眼也不紅了，但是一身衣裳讓汗濕透了，他沒再撲擊李慕嵐了，當然，是不敢，他霍地轉身要走。

李慕嵐道：「楚少主，請留一步。」

楚天秋停住了，恐怕也是不敢不停住。

李慕嵐道：「少主哪裡去？」

楚天秋道：「這種是我楚家，我愛上哪裡上哪裡。」

李慕嵐道：「當然，這裡是楚家，既不在精舍裡，也不是學棋時候，少主愛上哪裡上哪裡，只是，我請少主等我辦完眼前事後再走。」

楚天秋道：「我爲甚麼要等……」

李慕嵐道：「因爲我要少主等。」

楚天秋臉色又變了，一雙眉梢也爲之高揚，但他沒說話，也沒再動。

李慕嵐轉望楚千里：「老人家跟我要證據，我這就給老人家證據。」

那位續絃夫人往後退，可是只退了半步就停住了。

不知道是不是身不由主，不自覺的往後退，退了半步才警覺不該退了。

李慕嵐像沒看見，道：「阮香玉，我的所學，妳看見了，妳自己估計，一旦動手，有幾分勝算？」

那位續絃夫人道：「老爺子，你可不能讓他對我動手。」

她沒說她不是武林人，不會武。

楚千里道：「閣下……」

李慕嵐聽若無聞：「阮香玉，妳沒有甚麼大惡蹟，縱有些小惡，那也不能都怪妳，只要妳承認妳是阮香玉，我願意放妳走。」

那位續絃夫人也像沒聽見，叫道：「老爺子……」

顯然，她還指望楚千里能幫她說話，爲她做主。

也難怪，楚千里是她的丈夫，疼她、憐她、愛她。

楚千里只望著李慕嵐叫：「閣下……」

他沒說別的，恐怕他是說不出別的。

李慕嵐仍然聽若無聞，道：「阮香玉，如何？」

那位續絃夫人還是不理，叫：「老爺子……」

李慕嵐這回沒等楚千里叫他：「阮香玉，答我問話。」

那位續絃夫人依然不理，還要叫楚千里。

李慕嵐這回也沒讓她叫，道：「我已經是仁至義盡了。」

話落，抬起了手。

那位續絃夫人嬌軀一閃，躲在楚千里後頭，嬌呼：「老爺子，這人先奪你兒子所愛，現在又來奪你所愛，究竟是甚麼用心？難道你真能眼睜睜看著他殺你的愛妻，難道你真不要我了，你就忘了我對你的好處？」

前幾句，句句打動人的心，後一句，更是像一把刀，刺進了楚千里的心，正中楚千里的要害。

楚千里爲之臉色連變，最後是一臉痛苦，灰花的鬚髮皆動，顫聲道：「閣下……」

卻仍是這一句，有求情之意，說不出求情的話。

李慕嵐淡然道：「老人家，請讓開！」

楚千里終於說出了一句：「也許她不是……」

李慕嵐道：「她是，我會讓她承認。」

續絃夫人忙在楚千里背後叫：「老爺子，他想屈打成招，我受不了嚴刑！」

那話聲，生似她正受嚴刑。

楚千里也受不了，急道：「閣下，你不能……」

李慕嵐道：「老人家，令郎在這裡看著呢。」

楚天秋臉上沒有一點表情，沒說話。

這表示他看不起乃父的表現，卻不願意再「造反」。

楚千里叫：「那不一樣，小卿經證實確是『脂粉三郎』白玉卿那個邪人。」

這是說，他這位續絃夫人，不見得就是李慕嵐所說的當今武林的四大金釵之一的「北媚」「九尾狐」阮香玉。

楚天秋仍然面無表情，沒有說話。

李慕嵐道：「她就是阮香玉，我說過，我會讓她承認。」

楚千里道：「閣下不能用武林人的手法逼她承認，她受不了。」

他也這麼認爲。

李慕嵐道：「老人家，你是要楚家，還是要她？」

這是逼楚千里做抉擇！

楚千里道：「我……」

那位續絃夫人叫：「老爺子，你要有情有義有良心呀，我是你同床共枕，跟你這一輩子的人，堂堂楚家，你這楚家主人，難道連自己的愛妻都保不了？」

李慕嵐前後碰上這麼三個，以眼前一個最難纏，無他，只因爲眼前這一個是女人，是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倒不是李慕嵐下不了手，而是有人阻攔李慕嵐下手。

楚千里臉上閃過抽搐：「我……」

他捨不得她，他護她，可又不願，不能跟李慕嵐起衝突，因爲他知道李慕嵐是爲楚家，是救楚家，已經得到過明證了，所以他矛盾，所以他爲難，他怎麼不痛苦？他自是痛苦，而且痛苦已極！

李慕嵐道：「老人家，我不得已，請你原諒！」話落，閃身，往左閃。

楚千里忙抬右手。

那位續絃夫人自然的反應，往右躲，但，她陡然一驚，因爲，明明往

左閃的李慕嵐，就在她眼前，她想再躲到楚千里背後去，已經來不及了。
這，嬉戲的時候常用，如今，武林高手用，誰又能說不宜？
那位續絃夫人驚急大叫：「老爺子……」
楚千里一樣驚急，要以身擋。
李慕嵐抬手一揮，楚千里沒提防，就算有提防恐怕也不行，他站立不穩，退了三步，不能以身擋他的續絃夫人了，他急叫：「閣下……」
李慕嵐不理他，問他那位續絃夫人：「妳不死心，不想走，我成全妳，記得有人對妳說過麼？若不改過，不次再遇見，小心妳那張臉？」
那位續絃夫人臉色慘變，駭然道：「你，你就是當年那連誅『江南五通』，獨放過我，只聞聲，不見人的高人？」
楚千里為之一怔！
李慕嵐道：「是我問妳，不是妳問我。」
那位續絃夫人急道：「我承認，我承認，我是阮香玉，我是阮香玉……」
看得出來，她嚇壞了。
李慕嵐道：「老人家看見了，我沒有動刑，她已經招了，這應該不算嚴

刑逼供，屈打成招。」
楚千里定過了神，忙道：「是……」
那位續絃夫人剛才已奉赦旨，如今急不可待，要走。
李慕嵐道：「等一等！」
那位續絃夫人停住了，嬌靨、香唇，都沒了血色，妙目裡滿是驚恐之色，都要哭了，顫聲道：「你說的，只要我承認，就放我走。」
李慕嵐道：「我沒有不讓妳走，我只是讓妳說說『日月教』再走。」
那位續絃夫人，當今武林四大金釵之一，「北媚」「九尾狐」阮香玉，強忍著恐懼說了，說的居然還是跟「辣手即中」司空曉、「脂粉三郎」白玉卿說的一樣。
聽畢，李慕嵐道：「妳可以走了，臨走之前再聽我一句，這些事縱然不能都怪妳，妳還是應該改過，洗面革心，重新做人，否則，不必再碰到我，妳也會毀在別人手裡。」
阮香玉忙點頭：「是，是，我記住了，我記住了，我改，我改！」
話落，騰身，疾射不見。

李慕嵐轉望楚天秋：「少主看見了，也聽見了，阮香玉如此，白玉卿也如此。」

楚天秋沒說話，低下了頭。這一低頭，就夠了，不必再說甚麼了。

楚千里滿臉是驚訝，滿臉是敬佩，道：「『江南五通』，淫惡之最，毀在他五人手裡的婦人不知有多少？江南婦女無不談虎色變，當年他五人一起遭到誅殺，江南萬家生佛，人人額手稱慶，可是沒人知道是誰除了這五個淫魔？江南不少人家，至今都供有無名的長生牌位，直到剛才我才知道，原來是閣下！」

李慕嵐道：「沒甚麼，我到江南來，碰上了。」

楚千里道：「這麼說，閣下不是頭一回來江南。」

李慕嵐道：「從那一回，我就愛上了江南風光。」

楚千里道：「只是，『江南五通』怎麼跟『九尾狐』阮香玉扯在了一起？」

李慕嵐道：「那年，江南一商人，邂逅阮香玉，驚為天人，攜阮香玉返家，商人妻得知，悲憤哭鬧，適『五通』路過，見商人妻貌美，加以淩辱，該商人迷戀阮香玉，竟不顧乃妻，我來江南遊覽遇上，誅殺『五通』，至於

阮香玉，因並非她主動色誘該商人，錯不在她，所以我施以警告後縱之去。」

楚千里道：「原來如此，楚千里羞愧，竟然有幾分像那商人……」

李慕嵐道：「老人家不要這麼說，阮香玉之媚，的確令人難擋，不然她也不會被天下武林稱為『九尾狐』了。」

楚千里道：「閣下這麼說，楚千里就更羞愧了，堂堂江南楚家主人，竟然有幾分像那商人。」

李慕嵐道：「老人家……」

楚千里道：「閣下不要再說了，楚千里知道，也要再次謝謝閣下。」

楚天秋也是滿臉羞愧：「閣下，楚天秋也知過。」

楚千里搖頭苦笑：「好個楚家父子，竟然險些將楚家拱手讓人，一對不爭氣，一對愚昧無知，如今明白木必自腐，然後蟲蛀，人必自辱，然後人辱的道理了，閣下真是楚家的恩人。」

李慕嵐道：「老人家言之太重，我不敢當，不過，老人家總是可喜可賀。」

楚千里依然道：「慚愧。」

李慕嵐道：「我是說，老人家可以再自配藥吃，一段時日之後，就體不

再弱，病不再多了。」

楚千里道：「楚千里益發羞愧，老臉都不知道該往哪裡放了？」

他是真羞愧，也夠他羞愧的。

李慕嵐轉望楚天秋：「少主也可喜可賀。」

楚天秋低下了頭，沒說話。他也是真羞愧。

李慕嵐道：「我是說，從今後少主可以專研棋藝了。」

楚天秋忙抬頭：「我還可以跟閣下學棋麼？」

李慕嵐道：「我沒說不教少主棋了，我說了麼？」

楚天秋驚喜，急道：「我還當……謝謝閣下，謝謝閣下，謝謝……」

楚千里道：「閣下不但救了楚家，對我父子也夠寬厚，的確是楚家的恩人，楚家的大恩人。」

李慕嵐道：「老人家怎麼又來了？」

楚千里道：「我說的是實情實話，句句由衷，字字發自肺腑，楚家不知道該怎麼謝，怎麼報答？閣下也不要楚家謝，楚家報答，我這麼說，從今後，楚家就是閣下的家，閣下再來江南，無論如何請家裡住，倘若閣下有用得著

楚家的地方，楚家上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神情肅穆，真情流露。

李慕嵐道：「老人家言重，老人家言重了，不管怎麼說，我謝謝老人家了。」

楚千里道：「該說謝的是我，但如此大恩，我不敢言謝。」

楚天秋抓住了說話機會，忙道：「閣下，如今無人打擾了，我也可以專心學棋了，是不是可以這就回去……」

他是說回跨院的精舍，他是真急，也可見他還是醉心棋藝，對他來說，學棋還是最緊要的。

李慕嵐道：「當然可以……」

只見白雲飛步履匆匆，進了花園，近前施禮：「稟老主人、少主，有本地江湖道要見貴客。」

楚千里道：「本地江湖道？甚麼人？」

白雲飛道：「回老主人，是『地鼠』江恒！」

楚千里道：「是他？」

李慕嵐道：「聽說此人在江南地面很有些名氣，人如其名，交遊廣闊，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楚千里道：「閣下知道此人？」

李慕嵐道：「聽說過。」

楚千里道：「聽閣下的口氣，不認識此人？」

李慕嵐道：「不認識。」

楚千里道：「那他怎麼會跑來楚家？要見閣下。」

李慕嵐道：「那就不知道了。」

楚天秋道：「會不會是知道閣下棋藝高絕，也想求閣下指點？」

白雲飛道：「少主高抬他了，江恒沒有那麼雅，再說，屬下那外甥也不會告訴別人。」

楚天秋道：「那就不是了……」

楚千里道：「他有沒有說，甚麼事要見貴客？」

白雲飛道：「屬下問過他，他說一定要見了貴客才能說。」

楚天秋道：「他這是有甚麼事？」

楚千里道：「閣下見不見？」

李慕嵐道：「此人算得上江南武林一個奇人，我倒想見見。」

楚千里立即轉望白雲飛：「貴客大廳見他。」

白雲飛恭應一聲，施禮而去。

楚千里轉過臉來抬手讓：「請！」

這意思似乎是要陪李慕嵐前去。

楚千里要陪，楚天秋當然也會陪。

這是禮，這是對李慕嵐之禮。

一個「地鼠」江恒，本不在江南楚家眼裡，一個「地鼠」江恒，怎麼可能在江南楚家眼裡？可是，如今李慕嵐視這個「地鼠」江恒爲江南武林一個奇人，要見見，江南楚家自也就把這個「地鼠」江恒放在眼裡了。

李慕嵐欠個身往外走，楚千里、楚天秋父子果然一邊一個陪著往外走，只不過楚天秋後了一步。

這也是禮，這不但是對李慕嵐這即將爲他師的人之禮，也是對乃父之禮。

身爲人子，不能跟做父親的並肩走，身爲晚輩，也不能跟長輩並肩走，更不能超越，當然，帶路例外。

李慕嵐由楚千里、楚天秋父子，這楚家老主人跟少主陪著來到大廳，來人已經由白雲飛陪著在大廳等候了，白雲飛還給倒了一杯香茗。

白雲飛是楚家一名管事，這種角色都心竅玲瓏，李慕嵐許爲奇人，而且要見，白雲飛他自然也會抬舉。

來人四十上下，身材瘦小，瘦小而精幹，鼠頭鼠腦，兩撇八字鬍，一對精亮眼，看得出來，極具心智，機警滑溜。

李慕嵐由楚千里、楚天秋陪著進廳，來人急忙站起抱拳，輕捷俐落：「楚老爺子、楚少主。」

楚千里、楚天秋沒有答理，楚千里只微微點頭。

白雲飛道：「這位就是你要見的李爺！」

來人向李慕嵐抱拳，也凝目深注：「李爺！」

李慕嵐抱拳答禮：「不敢，李慕嵐，閣下，江南武林江兄？」

來人道：「不敢，金陵地面，『地鼠』江恒。」

李慕嵐道：「我久仰！」

來人「地鼠」江恒道：「更不敢，難登大雅的小角色，下九流。」

李慕嵐道：「忒謙，江兄是江南武林一位奇人。」

江恒道：「那是李爺太抬舉」

李慕嵐道：「我跟江兄素昧平生，無一面之緣，不知江兄來見，有甚麼指教？」

江恒道：「李爺實在太抬舉了，我來見李爺，是受人之託。」

李慕嵐道：「江兄是受人之託？」

江恒道：「我在直隸有位好友，輾轉帶來一信，囑我儘快面交李爺。」

李慕嵐道：「江兄直隸好友，輾轉帶來一信？」

江恒道：「不錯。」

李慕嵐道：「確是給我的？」

江恒道：「確是給李爺的。」

李慕嵐道：「江兄，信呢？」

江恒立即探懷取出一封封了口的信，雙手遞出。

李慕嵐接過信，只見信封上寫的是「煩面呈李慕嵐李爺」沒有錯，確是給他的信，只是，沒有署名，那筆字鐵劃銀鈎，他也沒見過。信來自直隸，他想到可能跟直隸金家有關，但究竟是甚麼事？他不知道，好在離開江南楚家之後，他就要趕往直隸金家，不管甚麼事，他會去解決。

他立即拆開了那封信，抽出了信箋，信箋上龍飛鳳舞潦草的寫著一行字，寫的是：「格格與馬姊及三名護衛均陷身金家，煩請李爺速來救援。」這回有署名了，是兩個字：英奇。

李慕嵐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那位格格玉琪自做主張，帶著馬妞跟她的護衛往直隸金家幫他的忙去了，結果身陷金家，幫了倒忙，四名護衛，三名陷身，信一定是那名沒陷進去的護衛寫的。

他心神震動，卻未動聲色，從容的把信收好，道：「謝謝江兄，信我收到了。」

江恒道：「受人之託，我事已了，不敢再多打擾，告辭。」

他說走就走，一抱拳，轉身就往外走。

楚千里道：「白雲飛，代我送客。」

讓白雲飛送「地鼠」江恒，以江南楚家的老主人來說，已經是給了江恒面子，讓白雲飛代他送客，更是給足了江恒面子，傳揚出去，「地鼠」在江南武林的聲名、地位，怕不立即看漲。

白雲飛忙應聲送客。

只聽江恒道：「多謝楚老爺子。」

江恒也不是個不明白、不通人情世故的人。

李慕嵐也說了話：「江兄走好，李慕嵐不送了。」

江恒已出了廳，廳外傳來江恒話聲：「謝謝李爺，江恒不敢當。」

謝是謝李慕嵐要他走好，還是還有別的？

李慕嵐轉過臉來道：「老人家、少主，我這就要告辭，不能再指點少主棋藝了。」

父子倆都一怔！齊聲道：「怎麼，閣下……」

李慕嵐道：「不瞞老人家跟少主，直隸金家事急，我得立即趕去。」

楚千里道：「原來是直隸金家的事，既如此，我父子不敢再留閣下，有

沒有楚家能效勞的地方……」

李慕嵐道：「多謝老人家，同列三家之內，楚家還是不要插手的好。」

楚千里道：「閣下說得是，我只好從命了，天下武林的安危，就偏勞閣下一人了。」

李慕嵐道：「也不止我一人，我一人能鮮力薄，也分身乏術。」一頓，望楚天秋，接道：「少主是否藏有『軒轅棋譜』？」

楚天秋一怔：「閣下怎麼知道？」

李慕嵐把「掃葉樓」上，「棋魔」西門君跟他那美貌女徒弟莫愁，雙雙找來的事說了。

聽畢，楚天秋驚聲道：「西門君是怎麼知道我藏有『軒轅棋譜』的？」

李慕嵐道：「這就不知道了，無論如何，他總是知道了，我在這裡的時候，他不會來，我走了之後，他一定來……」

楚天秋揚了眉：「讓他來吧，楚家豈怕他『棋魔』？」

李慕嵐道：「楚家是不怕『棋魔』，但是西門君對這一棋藝經典志在必得，一定無所不用其極，少主要小心。」

楚千里道：「聽見了麼？秋兒，咱們在明處，他在暗處，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楚天秋道：「多謝閣下，我會小心。」

李慕嵐道：「其實，少主的棋藝，不必經人指點，只要能參透『軒轅棋譜』，就足以在當今棋壇稱最了。」

楚天秋道：「我就是參它不透，據說棋藝不到一定造詣，參它不透。」

李慕嵐道：「這位古人是位奇人，他在棋譜裡佈了陣式，藏了玄機，少主只要由後往前倒著看，看到中間之後，再由前往後看到中間，就懂了。」

楚天秋忙道：「真的？」

李慕嵐道：「真的。」

楚天秋忙道：「謝謝閣下，謝謝閣下，原來不是棋藝要到一定造詣……」

李慕嵐道：「棋藝是要到一定造詣，否則看不出佈了陣式，藏了玄機，也就看不懂、參不透這本棋譜了。」

楚天秋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我若是能看懂參透，皆閣下所賜，謝謝閣下，謝謝閣下。」

李慕嵐道：「不必謝，也算我對不能指點少主棋藝，有失對少主的承諾，所做的補償吧，告辭！」話落，抱拳。

楚千里道：「我父子恭送閣下。」

李慕嵐道：「不敢當，請老人家、少主原諒我失禮。」

閃身而出，飛騰不見。

楚千里嘆道：「浸淫武學幾十年，到今天才知道甚麼是武學。」

楚天秋道：「只不知道他到底是當今武林的哪一位？李慕嵐，看來是他的真名實姓，怎麼就從來沒聽過？」

楚千里道：「咱們不知道他，他卻似乎熟知天下武林的人與事，他究竟是……」

「對了！」楚天秋忙道：「說起他熟知天下武林的人與事，我忘了問了，他怎麼也熟知『軒轅棋譜』？難道他看過『軒轅棋譜』？他若沒看過，怎麼會熟知？若是他看過，他怎麼會看過？甚麼時候看的？『軒轅棋譜』怎麼會沒在他手裡？」楚天秋有這些疑問？爲之困感。

離開楚家的李慕嵐也有些疑問，不過，他很快就想明白了。

他想：玉琪格格那名叫英奇的護衛，怎麼能託武林人轉信、帶信、送信？很快的，他想明白了，金枝玉葉的妹妹遠離京城，奔跑江湖，做哥哥的焉能不託武林人暗中護衛，照顧？這在「威武神勇鷹王」來說，不是難事。

他想：玉琪遇險，身陷金家，她這名叫英奇的護衛，爲甚麼不往京裡報信？反而捨近求遠，託人帶信南京，找他求援？

他很快也想明白了，玉琪格格出京來，本來就是到江湖上來找他的，往京裡報，能救出格格，護衛免不了受責罰，萬一救不出格格，護衛就得掉腦袋，甚至賠上身家。

就在他也想明白了的當兒，一個話聲傳入耳中：「李爺！」

他看見，不遠處站著一個人——「地鼠」江恒。

（中集完）

老武俠系列

1	玉面修羅	1-5冊	柳殘陽	750
2	天佛掌	1-7冊	柳殘陽	1050
3	瓊海騰蛟	1-4冊	墨餘生	600
4	海天情侶	1-4冊	墨餘生	600
5	金雕龍紋	1-5冊	柳殘陽	750
6	驃騎	1-5冊	柳殘陽	750
7	灞橋風雪飛滿天	1-7冊	武陵樵子	1050
8	丹青引	1-4冊	武陵樵子	600
9	翠巘雙星	1-4冊	武陵樵子	600
10	紅塵劫	1-3冊	宇文瑤璣	450
11	一劍光寒十四州	1-3冊	諸葛青雲	450
12	寶劍金釵	1-3冊	王度廬	450
13	天香飈	1-6冊	臥龍生	900
14	斷虹玉鈎	1-3冊	武陵樵子	450
15	萬里雲羅一雁飛	1-3冊	孫玉鑫/奇人	450
16	墨彈朱虹	1-3冊	雲夢客	450
17	南疆劍影	1-3冊	墨餘生	450
18	霹靂薔薇	1-6冊	諸葛青雲	900
19	青燈白虹	1-3冊	伴霞樓主	450
20	劫火紅蓮	1-4冊	諸葛青雲	600
21	鐵劍朱痕	1-3冊	諸葛青雲	450
22	白骨令	1-3冊	司馬翎	450
23	湘江大俠（正）	1-2冊	石沖	300
24	翠鳳銀燕 (續)	1-3冊	石沖	450
25	幽冥谷	1-5冊	宇文瑤璣	750
26	龍鳳鴛鴦劍	1-4冊	瀟湘子	600
27	武林八脩	1-5冊	諸葛青雲	750
28	劍嘯荒原	1-5冊	雲中岳	750
29	八荒英雄傳	1-3冊	伴霞樓主	450
30	霸海風雲	1-5冊	雲中岳	750
31	傲嘯山河	1-5冊	雲中岳	750
32	驚虹一劍震江湖	1-3冊	臥龍生	450
33	(原版)射鵰英雄傳	1-6冊	金庸	900
34	(原版)碧血劍	1-3冊	金庸	450
35	劍氣千幻錄	1-5冊	司馬翎	75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道西風斷腸人/ 獨孤紅著，--第一版--臺北市：
眾利書店， 民91　3 冊：　公分

ISBN 986-7933-03-6（第1冊：平裝）
ISBN 986-7933-04-4（第2冊：平裝）
ISBN 986-7933-05-2（第3冊：平裝）

857.9　　　　90022880

古道西風斷腸人

著作人 \ 獨孤紅
發行所 \ 眾利書店
負責人 \ 顏顏雲
地　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89 巷 15 弄 4 號
電　話 \ 886-2-25080579　25079721
傳　真 \ 886-2-25068034　25060231
通訊處 \ 台北郵局 27-27 信箱
郵政劃撥 \ 1 9 4 3 8 1 9 1
定　價 \ 每本新台幣 170 元 (全書三冊)
發行日期 \ 91 年 01 月 第 1 版 Jan.2002
http://www.emprise.com.tw

購買單冊零本可洽眾利書店　缺頁空白裝訂錯誤 請洽眾利書店更換